

新進作家集・第三集

太平愿

馬
驪
著



新民印書館發行

¥ 3.00

新進作家集

第三集·集家作進新

原 平 太

驪 馬

新 民 印 書 館 發 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十日印刷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出版

(1—3000)

新進作家集
第三集

太原願

有著作權



著者 馬 麟

發印 行刷 者兼 祝 惺 元

印 刷 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 民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北京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新 民 印 書 館

目次

生死路

太平愿

生髮油

裝幀 王維

生死路

一年頭變了

五月的太陽似一爐高熱的烈火，燒着天空，燒着大地，也燒着人心。

五月的大地衰似深秋，四十里內不見一片碧綠的原野，一個蕪廢的村莊。

祈雨的人們簡直是瘋狂了，拚命地敲打着鑼鼓。關帝爺，甚至土地爺，三義廟裏的張三爺，只要是傳說中能以下雨或者能替人祈雨的神胎全搬出來了，晒在太陽下。各村的人家，門前全是一樣的安置：一罈井水，一束柳條子插在裡面，一個香爐內日夜不斷香烟的繚繞，供着一張黃表紙寫的神牌「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龍王神位」。全村的人，無論男女老幼，在村長的命令下都到神胎前去跪壇，上面是太陽的暴晒，下面是熱地的焦炙。這，誰都沒有抱怨或呼苦：因為祈雨是爲了每個人的吃飯。他們想着：也許這方人不知哪時哪世作了孽，神靈

怪罪了；否則怎麼到現在還不下雨呢？跪壇，一定得在太陽下，這樣就可感動了神靈也說不定。憧憬中的大雨假如一旦傾盆下落，他們一定也跪着不動，一直到雨止後，才再磕一大串頭，歡狂地站起來，唱着隨口小調去耕濕泥，去播穀種，那秋收豐盈的希望，也將同時萌芽在中心。

尤天順是西柳村祈雨的管事人，是村長柳二爺指派他做這事的。不單二爺說，實在，全村誰都知道尤天順是好人，腰彎心不彎，別看行路歪呀歪的，行事却一向頂正直不過。祈雨是良心事，他作管事人，全覺得合適。半月來，他真忙得不得了：守壇、跪壇、燒紙、拈香、祈禱、許愿，不覺倦怠，不說厭煩。

可是太陽的火網撒遍了天空，防止一絲雲烟長起或一陣生雲的風息吹來。

每天傍晚，太陽還總是把火熱留下，夜間的大地和天空仍然火爐似的；也怪五月的夜特別短，剛剛感到一息輕爽，太陽又從東方出來了。

一日好晴天，又一日好晴天，……五月三十日仍舊是個好晴天，這使得尤天順也不禁嘆了口氣，望着神胎發呆。

有些年青人便忿忿地咒天詛神：

「神，啥神呀！騙人的屁神！白費了整半月的勁！」

「哼，如今神心也狠了，眼睜睜要人的活命！」

「早知這樣，奶奶的胸，雨就不該祈！腿都跪軟了！」

「俺不是早說過嗎？神，畫匠捏的泥胎子，就是神嗎？下雨，哼，根本——」

不等他們說完，老年也就以老年的威勢來壓制了：

「混帳！胡說！守着神你們就敢罵——」怒氣堵住胸口，話說不出來，黯藍的眼睛圓瞪着，腦袋一顫一顫地喘粗氣。

還是无天順打開僵局：

「誰也別着急！」輕輕拉一拉那老年，又向年青人揮揮手。「祈雨半個月，真是的，誰也不能不煩，白天跪，黑夜跪，許了一台戲，又許了一台戲，全身，掛袍，修廟，那更不用說，真是的，半個月的工夫，別說雨，連一片雲也沒祈了來。」

「咱就是說這個呀！」一個年青人又插嘴。

「兄弟，你先聽老哥哥說！」口乾得難過。「喝！吐！」什麼也沒有吐出來。「別看沒

有祈下雨來，還不能就埋怨神！咱村的關老爺，一向是再鑿驗沒有的。俺今年六十三了，真的是，還不記得有這末一回。那年，唔——」一刻遐想。「那年俺才五歲，全泰叔，萬興哥全記得呀，那年咱們這裡也是大旱，不用說全省啦，就是咱們一縣，餓死的人真也無數了，真的是，咱村可是一個也沒有死——」

「是呀，就是咱村的地裏，偏下了一場雨，那場雨，就是咱村關老爺回到天宮，偷來的一罐水！」坐在神像旁邊陪座的白鬍子尤萬興很嚴肅地說。柳全泰頻頻點頭。

「真的是，到如今不下雨，反正是咱們這一方人作了壞事，你看整天價兵荒馬亂！真的是，神眼反正看得明白，啥事也是天意。盼着吧，反正總有一天下雨的！」

「是呀，咱村的關老爺，不能餓死咱們！」尤萬興很自信地說。

「今天該收壇了，就——」柳全泰深深吐一口氣。「就把關爺駕請回廟吧！」

於是，在尤天順他們的命令和領導下，大家又狠狠地敲打一陣鑼鼓，碰一陣頭，關爺就由年青人抬着，尤萬興、柳全泰扶着回了廟。

尤天順向家走着，身子歪得特別厲害，兩脚也非常不受用，邁一步，屁股就用力地斜甩

一下，祈雨十五天疲憊的積累掣制着他六十三歲的身子，頭上的汗珠因爲身子的歪斜時時滴在地上。他抬頭看見滿天星沈靜地直瞪着亮眼，一個眨巴的也沒有，銀河明晰地瀉一道白光，河裏的星也亮得耀眼，他知道，這些全是不下雨的徵兆；嘆一口氣，身子一時更覺得癱軟了。

到門前，看見老婆同妮子坐在那裏拚命搖扇子，花狗伏在旁邊迫促地喘粗氣。她們爲着熱鬧的迫害全像不會理會他回來。他也沒有說話，蹣跚地進了院門，一下子躺在院中的床上。順手拿衫襟抹抹汗，喘着悶氣。忽然心裡起一陣慌亂，他以爲也許是餓，就近乎焦急地喊：

「妮子！妮子！」

妮子懶跚地來了。

「妮子，我吃啥呢？」

妮子沒言語，又懶跚地走進屋去。

頂愛說話的妮子，今晚爲什麼對爹爹也似乎不歡喜呢？尤天順明白女兒的心思，他今天晌午從神壇那裏回來，她還拉着他的手：「爹，到多會唱戲呀？」他也仍懷着一線希望告

訴她：「只要過午下了雨，秋後唱對台！」而這時，她一定也是感到失望吧？憧憬中戲台上下的熱鬧全幻滅了。不下雨就不唱戲，娘一定對她說過了。

「吃吧，爹！可是沒有水。」妮子把一隻筐子放在他面前。

「去，叫你娘去打水去！」

妮子拿了瓦罐同繩子出去。

尤天順從筐裡摸出一塊「菜糲」來，鬆散得直掉碎屑，他慣常地兩手捧着吃。菜糲使他搖撼的牙齒很費力地嚼着，可是飢餓的手從喉嚨間焦急地伸出來，貪婪地把些半爛的菜葉拉下去。

「連二爺園子裏的井也沒有清水了，天爺爺，不下雨！」

天順嫂跟妮子抬了水回來，放在他面前，妮子又遞給爹爹一把杓子。

幾杓涼水喝下去，暫時壓壓心頭熱火。涼水在嘴裏留下些鹹臭的泥味，他嘆口氣。

「二爺家這眼井，真是的，活到八十的，也不記得混過。唉，年頭變了！」

猛然，他想起另一線希望，忙問老婆：

「你們「掃碗底」怎麼樣？」

「老天爺，真想餓煞人，往年一掃就下雨，今年可不行！」

妮子聽說掃碗底，就學着娘她們唱起來：

「十個娘們九個女，

掃掃碗底下大雨，

菩薩奶奶顯靈驗，

饑饉餓子供敬你！

一場大雨透了地，

男女老幼——」

「妮子別插嘴，聽娘說話！」

「菩薩奶奶跟仙姑倒都顯了靈。還是老四嫂子，仙魂又附了體，說了一大陣子話哩！」

「說啥話來？」

「說如今的人心壞了！咱們凡人想想，也是真的。如今當朝的，全是些兇星臨凡，兇星呀！」她表示着無限的嚴肅。「再說，那年鄴都城逃出了十萬冤鬼，全投了胎，今年閻王娶收冤鬼了。不下雨，還是好的哩！到七月還有大災大難，下黑水，颶紅風，天坍地陷，人得

死多了！」

「你們沒有求菩薩奶奶想個法子搭救？」尤天順十分驚恐。

「怎麼沒求呀？大夥子千磕頭萬磕頭，到底奶奶答應了，說是回西天見王母娘娘，到七月，叫咱們這方人，全紮糊花船，預備着，等奶奶來搭救！阿彌陀佛！」

尤天順這才安了心，也默唸了一聲阿彌陀佛。向妮子要過來扇子，忙亂地搖着。涼水喝下去，湧出來渾身大汗。扇子亂搖一陣，仍舊搖起些熱風。他再拿汗臭的衫襟揩揩汗。

天順嫂拿起菜糲來，照例就叫花狗。花狗，可不比別家的狗，牠馴良，忠實，更機靈，武勇，跟牠媽媽一樣。無論到什麼時候，尤天順一家人全不能忘了牠。守家，看門，那倒全是小事。就是因為那一年，大約是十二年前吧，一個深夜，來了土匪，他聽見了，出屋門剛要跑，却給土匪捉住了胳膊。那時，花狗的媽媽，那大白狗，狠狠地咬住了土匪的腿，他就趁勢從牆頭上跳走了。雖然那次他摔彎了腰，可是到底比讓土匪帶走好得多；若真讓土匪帶走，化了錢還不算，也許就不能活着再回家來。「義犬救主」，十里八里，提起來誰不知道？老白狗死了，一家人哭了一場，就好好地養着這隻花狗。人吃什麼就喂牠什麼，這些年如一日，總是這樣。

「花！花！花！」

天順嫂連呼三聲，花狗就氣喘吁吁地來了。照例，牠尾巴擺幾擺；雖然熱的呼喘使牠的動作那麼倦懶。

她把兩塊茶糰跟一碗涼水放進喂狗的盆裡，看牠吃了，自己也隨手放一點到嘴裏嚼着。忽地，她想起方才沒說完的話：

「咱家紮花船，要紮四個人坐的，到那時，把花狗也載去！俺跟菩薩奶奶說了，她老人家也許了！」喝一口水，把嘴裏嚼不爛的茶糰順勢嚥下喉嚨。「這事要不是咱家唸了好幾輩子佛，行了這些年的好，菩薩奶奶說，可不答應！真也是，該搭救的人就够多了，那還顧得了狗？菩薩奶奶大慈大悲，好心自有天嘉祐！嘻嘻！阿彌陀佛！」她的手又習慣地打起拱，兩眼虛閉着，腦袋點幾點。

「反正天爺爺有眼睛！啥事全看得見！嚶——」

熱悶和蚊蚤的擾害全抵不過疲乏對於身心的挾制，尤天順長吁一聲之後，不一會，就沈沈睡了，不久，妮子也睡了。父女顛倒着同臥在院中的床上。

夜深了。

天順嫂跟花狗總都睡不着。她關了院門，回來坐在凳上又拿起扇子拚命亂搖。花狗在旁邊迫促地呼呼喘吁。丈夫的鼾聲一陣陣怪響，她把一個枕頭填在他頭下，他也一點不醒覺，妮子給蚊蚤咬得直翻滾，渾身湧着汗，她也順手爲她搨着。遠近一陣陣談話和啾啾傳來，那全是些不能入睡或者守夜的人。實在，因爲大旱，沒吃少用，近來的夜間是叛亂的，常常有盜牛偷驢搶糧甚至傷人逼錢的事件發生。她真也有些爲這事不敢早睡。小心沒過錯，一向她這樣主張。所以，雖然沒有打一個盹，她仍然不信任自己似的，時時到牛欄裡去看看，那頭黑牛在吩咐地倒嚼。

尤天順夢見銀河汎溢，傾盆大雨下落，夢見乳燕騰天，蜻蜓點水，夢見田野是一片深的綠海，……一隻蚊子狠狠釘在他眼上，妮子的腿也翻在他胸上，忽地醒了，忙睜開惺忪的眼，看見老婆仍在揮搖着蒲扇，花狗仍在呼呼喘吁，天上銀河僅僅調轉了方向，還是那麼白那麼亮，沒有黑雲擋壩，也沒有一隻老母豬過河，滿天星斗，還是不眨一眨眼。他胡亂抹抹汗又嘆口氣。

二 生死幾條路

「六月六，看穀秀！」

拍！一個耳光。

愛多嘴的孩子給大人打哭了。今年，大人就怕聽見這些昇平話。到如今老天爺不下雨，穀種還沒有撒到田裡呢，看什麼穀秀？可是當巴掌打在孩子的頭上引起一陣冤屈地啼哭時，大人又悔恨而且憐惜地嘆息了。

本年，前年秋收不好，去年又不好，偏偏村長總是今天斂錢，明天斂錢，沒有錢，要糧食。不拿，不行！城裏的，城外的，這樣維持會，那樣區公所，官的，私的，真的，假的，全比老百姓強硬，全向老百姓要錢，老百姓在任誰的眼中都是最肥胖最馴服的。前天，就是六月初三那天，又不知是哪裏來催什麼款，一畝地兩角，兩天交齊；不交的就帶人走，而且一畝加罰兩角！於是，家家留下來預備下了雨作種子的糧食全也被斂走了，有的沒糧食，又

不知繞了多少彎子才湊够交齊的。

苜蓿，青青菜，羊角菜，早就吃光了。榆樹大半也只騰了光禿的枝條。近來，人們又發現了槐葉可吃，真是開拓了生路。不過，人的喉嚨是無底的深洞，在未閉口死去之前，天天都要有些東西填下去的。所以，有限的野菜、樹葉，在這裏便顯得寶貴極了。有樹的日夜看守着，比往年看守着熟實的莊稼、瓜果還注意。老太太們因為被偷走了樹葉，常常爬上屋頂罵鷄似地拉長了聲音把人家祖墳裏的枯骨都罵到。

飢餓的迫害，死亡的嚇駭，使人間消滅了同情、憐憫、協助與扶持，鄰里間斷絕了一元錢的借貸，至感好友沒有一升米的周濟，誰都有個私心眼：願自己死前的時間比別人延長一段。

姑娘們，十五六歲，甚至十二三歲的，祇要已經說定了婆家的，並不徵得對方的同意，爹娘就要送走她。用一匹瘦毛驢馱着，或者爹背了糞筐走在前面，筐裏放着一個紅包袱，裡面包了她隨身的衣服，僅僅把長辮改做團髻，她羞答答地跟在後邊，就這樣，去見翁姑，去配丈夫。這時，爹娘再不想：自己女兒年紀太小，活計沒學全，到婆家會受氣；或者，女兒娶了

就成了人家的人，再不能乖嬌地守在身旁，她帶走了自己的半顆心，以後自己將寂苦地生活着；或者，女兒出門是她一生唯有的一回大事，要按「行嫁月」才吉利，要爲她備些粧奩才對得住她。爹娘只想：女兒早晚得歸人家去，這年頭，不能久留的原因至少有二：第一，聽人家說，吃糧的就愛抱姑娘，換上鬢兒的總還差一點；出了門就算萬一再有什麼意外，那已經交給姑爺，自己就不負保管責任了。第二，送到人家去，反正自家就少了一張天天要吃的嘴。就是姑爺不在家的，那也一樣要送去；「娶空房」在目下已不再那樣忌諱了。

有些爹娘，因爲女兒早沒定婆家，而悔恨着、苦惱着，忙着託人尋找，再不論路途的遠近，和瞎先生所說的女兒命屬該配到哪方，也不再怕那人的命硬或者年紀不般配。假如那人家能出一袋甚至一斗糧作聘禮，作爹娘養女十幾年的代價，那當然好；不能出的也就罷了。雖然，有人說：某某人家女兒到婆家被帶着出了門，到外面就賣掉了。全也不管那些，反正作爹娘的義務算盡了。自己不見見的事，總可忍受。並且，把姑娘賣了錢，賣進城裏作那些沒臉面的事，在這裡，有些被飢餓壓迫得頂厲害的人們，也不再以爲是最可恥的事了。

有不少的人家，推一輛獨輪小車，或者挑一把擔子，甚或背一捲鋪蓋，携着籃子，拋下

捐稅的負擔，脫開債主的逼索，離開自幼生長所在的家鄉，偷偷遠走了。他們要找到一塊綠的大地，在陌生的門上，呼爺爺喚奶奶，討到一塊塊的餓餓，填充餓腸；或者爲人家作些活計，掙一碗飯吃。如果那綠的大地是在天涯在海角，那他們只要一時不斷行路的氣力，一定也向着那裏趕奔。

更有些人的眼睛被飢餓的烈火燒紅了，望着一家人枯瘠的身子，凹陷呆滯的大眼，灰黃裏泛着菜青色的瘦臉，聽着老人連接死亡的呻吟，孩子叫餓的啼哭；禁不住兩串熱淚沿了鼻子流進嘴裏，那深長的辛澀鹹腥的滋味再不能嚥下去了，兇狠地，猙獰地，腳踩着地，牙碰着牙：

「日他奶奶！反正不能等死！」

於是，有些人忘却駭怕，忘却性命，挺身走了險。

於是，飢餓的群衆結成長的行列，一人一條布袋，常常衝進富戶嚴守的大門。

「分糧食！分糧食！」

在富戶的家人沒有以防盜的手段對待之前，他們僅僅是這樣乞討地喧嚷。

「土匪！要搶嗎？滾出去！」

「誰搶來？不用駭怕！秋後不還你的不是他娘養的！出去？哪裏去？分了糧食再走！」

「不走，開槍！」

「開槍！儘管開！怕死的是婊子養的！」

「窮弟兄們！打呀！打死他娘的！」

「日他奶奶的屁！打呀！」

「打呀！打呀！」

「分呀！分呀！」

餓虎的群咆哮了。

富家深遠的庭院高聳的房牆，像擴音的喇叭，打呀打呀地噪叫，巨雷似地響澈天空。聲聞四野。

到底糧食分開了，從龐大的倉囤裏分裝到一個個小的布袋中，大家搖搖歪歪的身子背着糧袋走出大門來。不過，除布袋中的糧食之外，還有許多別的東西也在同一時間被分開了。

柳二爺是讀過書的人，一向最能諒事度理。他知道慘傷是敲斷必然的結果，近來各村又有層出的事實作證。感到分糧食已勢所必然；所以除了一方面趕忙把大部存糧暗暗地埋進地窖，一方面便招集鄉鄰，集在他家大門前，他以萬分真誠的口吻向大家宣說：

「這樣大旱年，大災年，兵荒馬亂，本是百年不遇的事，受苦挨餓，都是我們必然的遭受，誰叫我們生不逢辰呢？怨不得什麼！我知道：大家天天下鍋的，除了野菜，就是樹葉，吃這些上天生來不該我們人吃的東西，該說什麼呢？也只有忍受認命罷了！按鄉里說，按人情說，我們一村人該有飯同吃，有罪同受；所以，我打算把我家的存糧分開大家同吃，吃淨了，再一同想辦法！」

話在大家心裏真像投下了一付清涼劑。「人家柳二爺真是祖傳的善家財主，憐恤人，積功積德！」幾乎是每個人的意思。可是他們的嘴沒有那樣乖巧，僅僅直爽地喊着「好，好！」一時，禁不住歡欣，臉上浮出笑來。

柳二爺對這群久已失了笑意的瘦黃的笑臉，一時真也覺得够可憐的。於是，向這群對着他的乞憐的眼睛可憐的心靈預備要說的分了糧食寫張借字給他的話，爲了怕他們太傷心以致失却對自己恩德的崇拜，而臨時壓下去了。

「大家都知道，樹大蔭影大，我家的地多，化費也真多，省城的買賣又賠錢，我當村長又常常墊錢，接連兩三年收成又不好，俗話說：不怕災旱，就怕連年，樣樣錢全從地裏出，沒有錢就賣糧食，大家想：糧食還能存多少？今天無論多吧，少吧，三升吧，半斗吧，大家都分一點，也算我的一份心！大家就回家拿口袋，請天順看着分，反正我就是團裏那些，憑大家的心，給我留一斗也算，一袋也算。方才說了，我們是鄉里，有飯同吃，有罪同受！」

大家取來布袋之後，尤天順用着一向忠於事忠於人的辦法，認真地替柳二爺分開糧食，按每家人數領份，大人三升，孩子升半，該給多少，就給多少，平斗平升，對誰都一樣看待。

三天後的清早，柳二爺全家突然搬走了。三輛大車載滿了東西。臨走，柳二爺向早起的村人打招呼：

「送孩子們到省城住幾天，我也許就回來！」

「二爺坐火車走？」

「還不一定；反正走旱路也不過二百里吧！」

「旱路怕不好走！」

「還用說遠路？就是到火車站這七十多里，差不多天天出劫案！」

「哼，哼，反正車上載的也沒有什麼好東西！」

柳二爺對村人的警告，覺得可感激，也可笑！庸人最愛自擾，遇事長首長尾。他忽然又想起一件要緊的事：

「我走了，村裡的事大家維持吧！」

「二爺沒交付給誰嗎？」

「有事跟天順他們商議吧，反正他還老誠些！」

柳二爺沈思一刻，說着，就向村人揮揮手，三輛大車一直向西走去了，鞭搖輪飛，不一會，影子已隱在高揚的風塵中。

三 天爺爺矮啦

尤天順因爲那晚涼水喝多了，肚子疼，兩天沒有出門。老婆昨晚從外面回來說，劉四那壞小子這兩天直吹氣：那天分糧食，不該單單少分給他家一份，他女人剛養的那孩子，十三天了，誰不知道？既然按人頭分，就不該漏下他的孩子，難道他的孩子不算人？再說，糧食

是柳二爺的，關姓尤的啥事？這分明是同他過不去！一不作二不休，倒了葫蘆撒了油！」過不去就過不去，咱劉四從小就不記得怕過誰！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哼，這年月，他娘那屁，有寬現報！哼，姓尤的別總拿柳二爺作祖宗，劉四要駭怕不是姓劉的兒子！……這些話是劉四說給王六，王六又親自告訴她的。

尤天順真像着了筋，中了霹靂，身子和心都在戰慄、抖縮、遍體更冒了大汗，一時竟把肚疼忘掉了。一夜沒有睡着，一直憂懼着：劉四、王六全是壞小子，常常合夥出去搶劫，大概全有槍，全打死過人，也綁過肉票，……。

上午，老婆給他作了兩碗粥來。本來，他要吃水飯，可是當老婆回問他：「不知道？米，不是從兩月前就沒有了嗎？」的時候，他吃慣了菜糲的嘴嚐着玉米渣稀粥也够好吃的了。剛剛吃了半碗，妮子從外面跑來，滿臉帶着驚恐，不等住腳，就說：

「爹，快出去看看吧！十字街頂上那麼些人說話，柳二爺搬家走了！」

「柳二爺搬家走了？」匆匆忙忙，他拖了鞋就向外走。

「吃完了再去吧！不吃點東西，肚子更疼了！」

老婆空拉了他一把，頭也沒回就走了。這消息對他的引力比最強力的磁石對於鐵還大。

他大步裡加着小步，身子歪傾得像步步準備拾東西，屁股斜甩出不同的角度。遠遠地，他就辨清是尤萬興、柳全泰、李和成、黑疙疸、七麻子，還有輕易不出門的三瘋癲，全在十字街頂那人叢中指手畫腳地說話。

當他走到相隔還有三十步的時候，七麻子當先發現奇跡似也乎虎：

「看呀，新村長來了！」

立時，羣衆的視線全投了過來。

「新村長上任來啦，恭喜呀！」是黑疙疸嚷。

「大夥子還沒給你恭掛呢，你倒先步步要磕頭謝了！」七麻子看他走路的怪像取笑他。真的，這時他簡直是一步一跌了。

他們的話在他心裡畫了無限問號：「新村長？恭喜？誰呀？」

走進人叢，他像一隻綿羊投進狗群，感到極度地不安和驚怕。

總是老年人心裏還存有幾分忠厚，尤萬興一五一十把事情的起落告訴了他。

「真是的，真是的，柳二爺搬家，咱真是的不知道，一點不知道，真是的，知道的不算人，村長的事他怎麼會交給咱？真是的！……」他焦急地竭力表白自己，他說話不禁咯叭起來。

「還推辭幹啥呢？柳二爺瞧得起的人！誰不知道？嘿嘿！」黑疙瘩弄個鬼臉。

「平常咱也只是替人家跑窮腿，真是的，咱有啥韜略？真是的，這年月，村長，村長，真是的咱幹得了？咱有錢墊？」更焦急，嘴也更咯叭。

「有啥韜略？好些人全說，替財主分糧食，看你韜略不小呀！」七麻子的麻印像特意點畫的冷笑的圈痕。

立刻，劉四可怕的話又鬼鬼地在耳中響了一遍。尤天順的頭覺得無限脹大起來。

下午。

村人攢三聚五，交頭接耳地講論着，臉色是一團團的驚恐、惋惜和憤恨。

「知道嗎？柳二爺三輛車全讓土匪刮了，就在趙家窪子！」

「咱就知道他走不妥呀！」先伸直四個手指，又連連屈伸了幾下，這兩個表示，對方不用想全知道是指了劉四和王六。「他的車剛走了，他倆也走了。哼，那還不是他倆勾了人幹的事！」

「誰給他倆告訴的呢？」

「說的是呀，他家搬走，昨晚誰也不知道！」

「反正有人傳信！」

「哼，柳二爺，狗咬呂洞賓，不識真人，這年頭，不敬他們，就是不行呀！別說他家這大財主，就是咱們，見他們也得奉承兩句，背地裡說話也得留心！」

「遭劫，真也該！財主，分了點糧食就想逃，上省城去過太平日子！」

「過太平日子？過吧！嘻嘻！」

「一樣，人家還是去享太平！三輛車連東西能值多少？在人家算了啥？到省城，人家有買賣，有錢！」

「如今的話可不能這麼說，天爺爺矮啦！在往年，人們都說，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如今簡直是當天河東當天河西，早晨是財主，晚上就許受了窮，上午好好的，下午就許沒了命，這年頭誰想得到碰着啥事？」

「是呀，天爺爺矮啦，反正神眼看事明白，善得善報，惡得惡果！」

「柳二爺，哼，忠厚，屁忠厚，淨巧使人，暗算人！天順給他出多大力呀，他沒良心！分糧食，省下他的，讓人家挨罵，得罪人！哼，天順真憨蛋，這年頭，爲自家的事，全還不

願認真呢，真憨蛋！」

「是呀，柳二爺把村長推給天順，人家哪知道？再說，人家老老實實的，幹村長，如今哪行呢？整天這麼一方面，那麼一方面，私的官的，大的小的，豈但三面兩面，真够着七八十來面了，人家哪對付得了？就憑這兩節，柳二爺不會碰好事！這就是坑陷老實人！這就是找了替死鬼！挨剋，這是小事，以後看着吧！」

「嗯——」

四 黑牛被拉走了

柳二爺搬走後第四天晌午的西柳村，陽光下像隻倦倒的巨獸屍體。

尤天順躺在院門洞裡的床上憩晌，蒼蠅總來擾亂。猛烈地搖擺幾下扇子，牠們走了，可是在空中繞個圈子又回來了。釘在眼角上，吃眼眵，爬在胸上額上，吮汗污，煩得難受，麻痺更難堪。他憤怒的把掌打在胸上時，蒼蠅已機警地飛去了，徒自把麻疼又加給自己。

「你們也來欺侮咱嗎？」

又猛地地搨扇子。脊背和葦蓆被汗液黏在一起，一翻身，發着刺刺響聲，背上清晰地印

了充血的葦席的紋跡，這對他真像是一種刑罰。頭昏得厲害，胸口似有塊千斤石壓着。

花狗伏在旁邊，直豎着耳朵，紅舌頭恨不得要吐出嘴外，一伸一縮地；白的黏液從嘴角拖落到腿上，直像條細的白繩子在縛着牠的前腳；血絡的眼睛，懶懶地虛閉開，肚皮和腿毛至尾巴全隨着呼吸迫促地抖動着。一羣狗蠅釘住牠，一隻隻爭先恐後向牠的耳朵眼睛及頸毛裏攻擊。牠不耐煩地搖搖頭，牠們走了；走了又回來，仍然死釘着牠。牠猛然仰頭張口捉吞了一兩隻，大口咀嚼着，牙跟牙碰得格格吱響，一點血跡，隨了黏液從嘴角流下。也許牠這樣想：

「你們要咬咱嗎？咱也會吃你們的血呢！」

尤天順正望着花狗凝神，忽然牠猛地站起來汪汪叫着向外跑，他忙忙回頭，兩個人已站在他牀邊了，他忙忙坐起來，跳下牀。

「他就是尤天順，新村長！」

不等他開口，劉四瞪圓着眼也沒同他打招呼就對高個子年青漢子這樣說了。花狗一直汪汪叫，他喝叱一聲，牠才躲到牀下去。那漢子未說話，先作出兇怒的臉：

「你就是新村長呀！舊村長臨走跟我說，五百塊公款存在你這裏了，我是縣裡的，今天是來收款！」

他怔住了，一時像失了知覺。過一會，才焦急地答辯：

「俺哪是村長？真是的，舊村長也沒在俺家存錢呀！」

「少費話，公事要緊！你要吞官款？抗公不辦？」

「真是的，真是的！」

他兩手失措地摸着不受用的嘴。「拍！」那人一個耳光送過來。

「什麼真是的呀！拿錢！」

「這還瞞着啥呢？當村長是體面事！別香臭不知！」劉四閃一臉猥笑。

「四弟，四弟！真是的，連柳二爺走俺也不知道呀！」

「柳家分糧食你可知道呀！你看着誰是爺爺，就多分，誰是孫子，就少分，是吧？俺劉四窮，窮了就是孫子！那時你眼裡只有柳二爺，哪有俺劉四？你替他省下的糧食，還不全歸了你？嘿嘿！村長在家，你替他辦事，他走了，你就不替他辦了嗎？嘻嘻，公款！」

在劉四面前，他簡直似一隻貓前的鼠子。把從那天就成了心上刺釘的老婆聽來的那套

話，跟眼前劉四這副瘦相對證地連在一起，他的心立時突突劇跳，血都湧上頭去，身子畏縮得戰抖得像個臨刑的罪人，恨不能尋個小窟窿他鑽進去。

「把錢交出來，不交帶他走！」那漢子說話蠻強起來，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屋裏正吃飯的天順嫂跟妮子，起初還以為有人在門下說閒話，這時才醒悟了似地慌慌張張跑出來，她沒迭地放下水碗，妮子拿一塊菜糰，嘴裏還嚼着一口沒嚥下去。見勢，妮子真想哭，可是強烈地驚恐又把淚河的閘口關閉了。天順嫂一看情勢臉色不變了，定了定心，才強作鎮定地開了口：

「四兄弟，她四叔，領着客人家來說話，哪還有外人？」

「老娘們家別費話！這是公事！不交錢帶他走！」

劉四沒言語。那漢子這樣說着，手用力抓緊，尤天順疼得咧咧嘴。她再乞求：

「四兄弟，好四兄弟！咱們是老鄉隣了，你還不知道？咱哪有錢？」

「你不明白！不要你家的錢，要官款！」

「官款？啥官款？」她驚異得不知所措。

「誰還騙你嗎？官款，五百元！」

「啥官款呀，俺哪有錢？」她仍不解官款是怎麼回事。「四兄弟，咱們一塊土上吃飯，誰家啥樣不知道？俺家也是連吃的都沒有呀！」

「夥計，你看！」劉四拉那漢子一把，指着妮子。「那就是，嘿！」那人也貪婪地盯住好子。「你看她吃的菜糲，一半菜葉，一半米麵，如今，吃這麼好的你見過幾家？俺西柳村，從柳家分給那點點糧食，家家拿着當香油吃。伙計，伙計，你看！」又指着牀下呼呼喘喘的花狗。「這麼肥的狗！哼，咱這裡的人有幾個這麼肥的？」

「他奶奶的屁，帶他走！」

尤天順路膀一時像扣了鐵箍，那漢子猛搥了兩搥，麻疼立時通過了全身。他一句話都說不出，眼珠呆滯地轉動。

「他家還有比狗更肥的牛呢！」劉四指着牛棚，眨巴眼。

立時，那漢子鬆了手，到牛欄裏把黑牛拉出來了。

「日奶奶的，不交錢，就拉牛走！」

妮子當先哭了。天順夫婦一齊向那漢子向劉四恭揖再恭揖，說話用着哭音，淚也同時掉下來。

「別拉俺的牛，行好吧，行好吧！」

劉四伸手把牀拉到一邊去，閃開路讓那漢子拉牛快走。

牀腳碰着下面伏着的花狗，牠發狂地跳躍着叫起來。

天順嫂趨前奪韁繩，天順拉那漢子的手，狠狠的巴掌被打在臉上，他們跪倒了，張了手攔路，磕頭，哀求。

黑牛瞪圓了眼睛，望着主人失常的動作，似懂事又似莫名其妙地嗚喘粗氣，牠步步後退，鼻環被那漢子緊拉着，痛苦地仰着頭，伸着頸，後腿後蹬着，身子顯然伸展了很多；可是，當劉四拾了根木棒兇狠地打牠的後臀時，牠只得一蹶身子向前挪一步，一棒一步，一棒一步，牠到底被拉出門去了。

花狗躍前撕裂了劉四的褲腳，又咬着他的脚跟；被他迎頭狠打了幾棒之後，牠無奈地後退了幾步，仍然叫，發狂地叫。他狠罵：「早晚打死你，王八喂的！」

尤天順再趕出門去拉韁繩，給那漢子怒拳打倒了。

「日你娘，不要臉的！」

他掙扎復掙扎，爬起又跌了，悽楚地高叫：

「幹嗎？不講理！拉俺的牛！」

「誰不講理？一隻牛也不值五百塊，你還得湊錢！」劉四勝利地發笑。

「五百元，少交一塊也不行！回頭來馬隊抓你，去見縣官！」那漢子拉牛走着，回頭又說。

立刻，西柳村的死寂被高叫和號哭震破了。近隣，遠隣，光膀子、赤脚拖鞋的漢子，兩手忙着扣紐子的小腳婦人，渾身光裸的孩子，全一聲不響呆眼望着這幕惡劇，有的竟爲了免掉對自身萬一的瓜葛從門口探探頭又縮回去了。

黑牛被打着拉走了。尤天三順口子在門外徒自焦急地拍打自家的屁股，亂跺着腳，眼淚，汗滴，鼻涕，漚混在一起，簌簌滴到地上，立時就乾了，連一個濕的影子都沒留住。

黑牛肥闊的脊背上，這時陽光特別爲牠塗染了光澤，每當遲鈍地晃搖着邁一步，光澤的圈子便打個閃亮，光耀四射。那漢子緊拉着，劉四酷打着，鼻環幾乎勾穿了鼻孔，連一回頭的掙擺都沒有許牠如願。

終於，牠痛苦的遲鈍的脚步邁盡了西柳村的長街，轉一個彎，牠的影子便永遠在主人的眼中消失了，同時，主人的哭聲牠也再聽不到了。

五 走到哪裏去呢

黑牛已經爲他家作過五六年的苦工了。種三十二畝地，牠自己拉犁，拉車。牠馴服，健壯。尤天順不在家時，天順嫂就喂牠草，妮子牽牠到井邊或灣邊去喝水。工作時牠努力，犁耕得深，車載得重，無事就拴牠在院裏西墻下，安謐地伏着倒嚼，嘴角白的黏沫拖到地上，徐緩地，靜靜地，飄飄盪盪，像游絲縷縷。長的舌頭時時伸出來舔着鼻孔，舔着肩毛。直豎而稍頂微彎的角，時時回過頭用牠在身上搔癢。繞眼環生着黯黃的細圈，當眼睛安祥地虛閉時，細圈就漸漸扁了扁了。因爲去年穀草沒有收多少，兩月前牠已經就吃完了；今年地裏又沒有長青草，所以，天順嫂跟妮子總是天天跑遍了村前村後的窪地斜坡，拔些乾草或挖些草根來喂牠，她們不怕遠不怕疲勞，拔來的總以牠吃飽爲最低限度，草棚裡邊儲存了一些。差不多，尤天順還天天囑咐她們，總是絮叨着這樣說：

「咱們多吃些菜葉，省下點糧食喂牛，真是的，牛是莊稼人的忠臣，寶貝！天這樣熱，別忘了隔幾天熬盆米湯給牠喝，省得上火！……這頭牛，再好不過，那年好收成，人家上門來買，給一百五十二塊現錢，現大洋呀，咱都不賣！」

有時，背地裏他還特別告訴老婆：

「妮子這麼大了，真是的，能等幾年？黑牛秋後再養了小牛，就給她預備着，哪時定了親，哪時賣了牠，辦粧奩，做衣裳，反正那是現成的！」

這已經失掉了一切，他們只能反復思念着，絮叨着，黑牛被兩個壞小子拉到哪裏去了呢？真像刀子絞心。他們猜度着：也許拉到遠的地方去，賣給殘暴的主人，整天鞭打叱罵，喂草飲水全不注意，不久，牠便瘦得只騰一張皮包一架骨頭，肚皮上，脖頸上，被繩套磨掉了毛，片片的透着血漬。也許把牠賣給屠戶，屠夫蠻兇地拉着鼻環，把嘴裏銜的白刀子握到手裏，照着脖頸下了無情的絕手，牠戰慄，抖縮，眼含了悲淚，當刀子染紅了血色拔出肉皮再銜進屠夫口裏時，牠吶吼一聲，通體一個寒戰，血和淚一同滴進血盆裏，牠僵僵地睡倒，眼睛作了最後的一次眨巴，望不見愛牠的主人，睜眼又閉死了。假如牠被送進城裏的屠宰場，那會死得更慘；因為早聽說那裏是用機器宰殺，機器，多麼厲害的傢伙！……牠死了，還和生前一樣馴服嗎？不會銜了刀子到閻王廟裏告去狀？天順嫂跪在炕上，合手恭揖，禱告又禱告：

「五帝閻王爺，面惡心善！惡有報！劉四拉走俺的牛，閻王爺神眼看清，生死簿上減他的陽壽！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一個長長的下午，他們三口子徒自在家裏抹着涕淚思念嘆息，只有花狗伏在門限裏極不勻舒地呼喘着，像在陪着主人悲傷，另外一個隣人都沒來，爲他打個主意或者慰問幾句。沒有人來，尤天順倒能諒情度理，對嘴裏直怨西怨東的老婆解說着，也算慰勸自己悲傷的心：——不錯，別人有事，他總是歪着身子跑前跑後不辭勞，可是如今，年頭變了，人在家中坐，禍從天上來，近隣至戚遭了事，誰都是惟恐躲不及呢！真是的，這世道，誰肯爲着鬻子燒了燬？

直到夜晚，柳全泰才派了兒媳悄悄來說：

「你們也該快快搬家，不搬，怕——」

「全泰叔聽了啥信嗎？」他們驚奇地追問。

「那倒沒有。只說當下壞人太多。劉四一夥幫啥事不幹？這幾天搶了好幾個大姑娘小媳婦，到遠處去賣。是吧？天順嫂，躲躲好，妮子也十四五了，是吧？萬一——」說着望妮子一眼。他們明白。立時，晌午劉四指着妮子向那漢子說的話跟卑婪的笑全從眼前閃過，心裏像長了蒺藜草。送走了柳全泰的兒媳，天順嫂門上門就哭了。

「柳二爺，屁，混帳老頭子！不是他家咱怎會遭這大禍！他不是有心坑害咱三口子嗎？整天價你替他家孫跑孫顛，說他待你好，這可知道了，狼心，狗肺！」

「這埋怨人家幹啥？真是的，年頭，世道，啥事都是前生造定！」

「不怨他怨誰？天爺爺有眼，菩薩奶奶有眼，閻王爺有眼，坑害人的，死了下油鍋！上錐子山！」

「光胡埋怨，光哭，光叫，管啥？真是的，反正得想法子呀！」

「想啥法子？要是咱虎兒在家，咱也跟萬興哥家似的，推一輛小車走！」

他聽老婆提起虎兒，立時心酸通過了眼睛和鼻子。虎兒，是他們唯有的兒子。前年秋天暴風雨似的戰爭從鐵路線上掃過時，虎兒當民伕去掘戰壕，一直沒有回來。就是春天尤萬興不知從那兒聽來的荒信：虎兒也扛了槍桿了。真的，假如虎兒在家，跟尤萬興的兒子大合同歲，身子一樣粗壯有力，當然也可以推一輛小車送他們走，載上鍋碗、鋪蓋、日常應用的傢具，他自己在車前僅僅形式地拉着繩子就行了，到路上，她們走累了，那就可以盤腿坐上小車，虎兒一定能推得動。可是，如今呢，雖然他明白自己歪彎的六十三歲身子絕不能推小車，但仍壯着氣說：

「虎兒不在家，就不搬了嗎？就等死嗎？」

「你，你這，這大年紀，這身子——」她嗚咽失聲了。

他望着妮子，望着老婆，她們也凝望着他，虎兒也像站在面前，黯藍的燈火搖搖顫動着，愛和憐在彼此間電急地交流，屋裏空氣似暴雨前刻的鬱悶，幾乎使人窒息。妮子到底忍不住，投進娘懷哭了。他却始終強忍着，讓眼淚悄悄滴落在手上和身上。

「唉，真也是的，全走了，家呢？倘若十天半月裏，老天下了雨呢？」還是他先極力忍住悲傷開了口。

「要是，要是虎兒在家，他，他也跟大合一樣地，送走了咱們，再回來！」她抹一把淚，一把鼻涕。

「咱走了，叫豹哥給看家，不行嗎？」妮子在娘懷裡哭了一頓，總不能剖根究底地明白爹娘的淚是爲誰流的，只知道自己是爲了爹娘哭才哭的。搬家，她倒有幾分願意；自己外婆家早就絕了人，從小不會去過，一向聽了同伴們提起住外婆家的事而羨慕，她恨不能自己也離開西柳村到別處看看或者住幾天，帶些新鮮的事情回來告訴給同伴，她們一定也會靜靜地聽着，帶一臉羨慕的神色望着她。

「好！行！把家交給豹兒，行！那孩子老實！真是的，從虎兒走了，他常給作些活，咱家的事他也摸頭緒！」他擦擦眼淚，似乎感到一點欣喜一點希望：妮子真伶俐，豹兒又可靠。

「還是那句話，咱們人走，東西怎麼帶走呢？」

「還管那個幹啥？真是的！反正得走！不帶東西也得走！」

妮子悄悄把豹兒喚來了。他叮叮嚶嚶囑咐了好幾遍：看管着家，看管着櫥，要他就搬過來睡，最後，又貼近他耳朵，像怕萬一有外人聽見：

「下了雨，種地，穀種，豆種，全在後園那草棚裏藏着哪，草棚後牆是雙層的，記着！一共有四斗半，四斗半呀！三十二畝地，反正用不了，真是的，牆下的你家就用吧！記着，可別傳出來！下了雨再拆牆！俺們走了，到哪裏住下，反正給你捎個口信來！……」

豹兒唯唯諾諾。看見嬌嬌忙亂地收理東西，就去幫忙。

天順嫂在屋裏這一把那一把，動動這個又摸摸那個，所有的東西：一針一線，一鑊一杓，一把掃地帚，一個梳頭箱，一架紡車，……：點燈的灰光中全對她顯示着親切的光色。她感到無限剪不斷的眷戀與煩騷，苦惱和悲傷像長齒毒蛇咬着她的心。

妮子把她的小鏡子，兩個紅色嵌綠花的小梳子，一雙露手指的線手套，一雙釘着好幾條帶兒的花鞋，一段紅絨頭繩，一身花粗布褲衫，全包進一個包袱裏，她覺得哪裏也不能丟掉了這些。忽然又想起院中的鳳仙花，立時走出去。西天上六月的上弦月把三株鳳仙花的瘦

影靜靜地畫在地上，她看着真美麗。這鳳仙花從下了種一直到昨天，她總是天天澆水，晌午陽光在地上燒得最烈時，就拿一片破蓆遮起來。所以在早魃統轄的這塊大地上，她的三棵鳳仙花真是三個幸運兒，在水的滋潤中生長着，眼看着就開出艷麗的花了，就可以爲她和她的同伴染出美麗的紅指甲了；可是她能在家裏等着牠開花嗎？原來她會打算着拿些花瓣送給和她要好的同伴，她們一定因而感激她，以後更同她要好；別的女孩子也許爲了討花而親她媚她，意想中到那時她將有的一臉驕色一腔歡喜而今幻滅了！她撫摸着凝望着鳳仙花，竟癡想拔牠下來也帶走。於是，苦惱和悲傷也像長齒毒蛇咬着她的心。

六月的夜的脚步在他們的忙亂中是特別飛快的。

遠處一聲鷄啼，像催促他們急急啓行的號角傳來。

尤天順擱着鋤頭，提着水桶，裏面有碗筷，有鐮刀，還有一串鐵環。豹兒爲他背着鋪蓋。天順嫂跟妮子各携一個筐子，拖一根木棍，筐裏除了幾件衣裳幾塊菜糲都是些零星東西：針包呀，線板呀，剪刀呀，木梳呀……亂七八糟，全裝得滿滿的。臨走，她又隨手拿一雙沒有作完的鞋底，一塊剛洗淨的舊條布填進筐中。出了門妮子又忙忙回去，想起了花荷包，拿出來她要穿在腰帶上，因爲娘的催促，就先放進筐裏了。走出十多步，天順嫂再回去把院

門關齊，環吊也扣上，又向門神拜一拜。

他們脚步走得異常輕悄，怕驚覺別人，怕驚覺別人的狗，決定不走大衙，從自家住的小巷北口出村，轉彎再走向西行大道。心提到喉嚨，頭像搖鼓似的四窺着，氣流好似不經過肺的呼吸，僅僅從鼻孔吸入就由口中呼出了。

當走出巷口時，天順忽然想起花狗，立時住腳問：

「花狗？忘了！」

說着話回頭的當兒，他才注意到花狗已跟在後面了。于是，又驚喜地回答自己：

「呵，來了！」

在村頭西行的大道上，他把穀種藏在草棚的事又在豹兒耳邊重一遍，從豹兒肩upper接過繡蓋捲來，背在自己肩上。他不是背着，是馱着，很吃力地，像一隻蝸牛。

月亮早已西落，黎明前的空間更黑黯。滿天星斗用更明的眼窺視着他們的秘密。

走，走，他們頻頻回頭。依戀，悲傷，心上有比肩upper臂上的擔負更沈重的擔負。夫婦差不多異口同聲：

「走到哪裏去呢？」

六 空的歡喜

三天之後，他們走到生長着綠的禾苗綠的花草的原野了。

這茸茸綠色，對他們真是意外的驚喜。

「阿彌陀佛！也許這裏就有捨飯的了！」

真的，假如不是他們帶出的那幾個菜糲，第一天就會挨了餓，假如不是他馱的鋪蓋擔中的那二升玉米麵，他們也許就僵直地倒在陌生的路上，跟三天中所見到的一些老頭小孩們一樣，曬在陽光下，被一羣蒼蠅跟幾隻餓狗圍着亂伸嘴，再不能見到這樣的大野了。他們經過的田野和村莊，全跟西柳村一樣荒蕪瘠瘦。

在一片大的樹蔭下他們住了腳，坐在草地上立時感到絨氈樣的茸軟。環顧四周，無限的美麗，新艷，像天邊吹來的一陣清風，三天中積累下來的疲憊和失望，一時消失了許多。直反復驚嘆着：「人家這裡人心好，天爺爺嘉祐——」

「真是的，咱家離這裏，才不到四十里，就是一個天堂，一個地獄，真是的，沒有神是瞎說！」

再起來走着到前村的一段路，步子輕快了許多，鋪蓋和筐子全不那樣沉重了。

進村時，正是晌午，太陽把他們的影子短矮地畫在地上。街心有不少提筐討飯的人忙脚亂跑着，各家的院門，有的半開，有的虛掩，有的緊關着。

倚着人家院門，妮子跟爹爹全不言語，像有種無形的東西堵住喉嚨，壓住舌頭，妮子直試量，可是話到唇邊又默聲嚥回了。只有天順嫂哀婉地叫呼着：

「善心的爺爺奶奶，可憐可憐的吧！冷的剩的賞給一塊吃吧！」

喊一遍，立時人家的狗就應聲叫着出來了，花狗直瞪着眼睛睨在他們身後。他們一面悻心地拿棍子攔住那狗，一面靜靜地等着，饑眼貪婪地向門隙裏窺望，希望看見人家正吃飯，也許會無法辭却地一塊餡餅送出來。

呼兩遍，想不到屋裏回聲竟這麼無情：

「不捨飯呀，去吧！」

「賞給一口吧！輕易來不到奶奶門上！」她更哀婉纏綿地呼叫。

「等着吧，等到天黑也是沒有！」

「好心的奶奶，別說沒有！賞給一口吧！俺也不是常要飯的呀！」

立時屋門開了，一個婦人氣沖沖出來，臉像淫雨天的陰鬱，一面走一面咕嚕着：

「俺還好幾天沒下鍋的了！整天應酬你們也沒完啦！俺還要討飯去呢！」

光郎，院門關上了。他們飢餓的饑眼也被擯絕在外面了。

第二家，第三家……挨門挨戶都叫遍了，挨門挨戶都是一樣的吝嗇與無情。

胡同裏西牆的陰影已爬上東牆了。

討飯的都失望地咒嚙着走出村去。

無奈地，他們也蹣跚地走到村頭的樹下，鋪蓋攤跟筐子被狠狠地擗在地上。

「哼，反正等死吧！」

「到門上，你一聲不叫！」

「真是的，你可叫來呀！怎麼也沒要到一口？」

像有誰冒犯了他或者欺侮了他，天順說話帶着氣。他沙啞的喉嚨裏像吞進草葉的疼麻，也沒有多辯說。妮子肚裏咕嚕嚕地怪叫，望望爹爹沒敢說了麼，倦軟地倚着鋪蓋倒臥了，汗流進眼裏是那麼辛辣，流進嘴裡又那麼鹹澀，眼睛覺得有些漲大，一片黑一片紅的影子在面前閃幻着；懶懶地伸出手，她撫摸一下花狗。牠迫促地嚙吁，算是這沉悶的樹蔭下的一息氣。

流的波盪。

刪刪地，那邊走來個打水的老婦人。

「喝水呀！剛打來的！」

「借光吧，喝一碗！」

天順嫂昏一碗給妮子，一碗給丈夫，自己也喝着。涼水喝下去，肚裡嚙嚙響。

「哪裏來的呀？」那老婦人坐下了，水桶放在一旁，以探奇的眼光望一望他們的臉。

「西柳村的，正東，四十里。」

「啥年頭呀！唉！整天價要飯的像趕會的，來來往往，一天不斷！到處荒，到處亂，打聽吧，到天邊也是荒亂！唉，有田有土，不得種，不得吃，出來討飯，真是大劫呀！你們西柳村也荒呀？看你們也不是常要飯的！」

「唉，俺那裏不光荒，還旱呢！從春天沒下場透雨，麥子乾死了。你老這裏，真是天堂呀，滿地青苗，俺那裏還沒下種呢！唉！」

「有青苗更難受呀！人家官家說，旱地就不完糧了，俺這裏替旱地完着，整天斂錢，不拿又不行！」

「你這裡替旱地完糧？俺們那裡可是也沒少拿一點呀！半年，哼，真是的，十塊多了，一畝地！」他沈默了好久，又開口。

「十塊多？這裏十五塊也多了！」

「這裏也是亂要錢呀？」

「可不是？要不怎末拿這末多？今天這裡要兩毛，明天那裡又要三毛，到底也弄不清氣假了，反正誰要也得拿！唉，聽見俺這裏出門回來的說，到天邊也是這樣！真是人劫呀！」

「真是的，地裏有青苗，反正總有點盼望，盼着秋後！」

「唉！當下有青苗，可也不能拿來吃呀！沒錢完糧，賣青苗，二十塊一畝，誰要呀！俺老大老二全出門去了，到如今一個錢也沒掙來。俺當家的，唉，那天在村東鋤地，累得沒氣了，抬回家才醒過來。老鄉親，你知道，空着肚子鋤地，能不眼黑嗎？唉！俺這裏人們不是全說嗎，青苗更是孽禍，要沒有，就乾脆出門要飯去，也沒啥掛戀！盼秋後？唉，吃着啥等到秋後？秋後收成了，也吃不安穩，還不知出啥事呢！唉，天爺爺！」

「要飯吃，也真難熬了！俺們出來四天了，一口也沒——」

「你們上城裡呀！要飯，還是那裏，真有財主！」

「老大娘，看你老行好，能可憐俺姑娘一口餓餒嗎？好心！」

「剛才不是說了嗎？俺當家的還等着喝水呢！」聽說要餓餒，老婦人匆匆站起來，頭也不回地走了。

望着匆匆走去的背影，天順嫂用右手一個食指指點着，牙跟牙碰得格格登登響，嘴角向下彎：「往年，要飯的到咱村上，咱沒有不捨飯過，如今，咱到人家門上，唉！良心！如今可知道了，黑的？紅的？」

「你別這麼說呀！真是的，人家說的也是真話，看她一臉青黃色，也不是有的！唉！真是的，哪世作孽呀！命呀！」

花狗走到她面前，嗅嗅碗中喝剩的半碗水，擺擺尾巴，仰仰頭。這使她感到無限慚歉，怎的喝水守着牠忘了牠？

「喝吧！花！」她爲牠端起碗，一手撫牠的尾巴。忽然發現牠後腿上一塊破傷，她知道這是在村中間那瓦大門口傷的。——那家有兩隻狗，一隻豆青的，一隻灰黃的，全比牠高大。見了牠，牠們就兇猛地跳起來，張狂地叫着。起初，牠尾巴倒曳着，畏怯地躲在他們身後，一聲不響。牠們緊緊趕上來了，躡向牠的身旁狂叫。牠便也張開嘴，露出牙，哼——！

哼——！哼——！繞着他們轉彎子，他們手裏的木棍也幫牠抵抗，牠在木棍的衛護中退出了大門。那黃狗真兇，到底趕來跟牠鬪了一場。被他連打了好幾鋤頭，鋤頭毀了，黃狗負傷了，叫着跑回去，站在門前仍然叫。牠氣喘喘地跟他們匆匆走開那裏。可是，看那瓦大門一定可以送出一大塊餽餽的希望也因而凋謝了。這，他們並沒埋怨牠，只是覺得這是一件必需解決的事。他們要活，要討飯，但不能爲討飯而傷了牠或者捨了牠，可是也不能爲了牠而不再討飯呀！他們苦惱着，肚子咕嚕着叫。走，他們還得走！伸伸懶腰立起來，帶着一身酸軟，再走向西方的另一個村子。

他蝸牛般走着，鋪蓋捲在背上直動彈，一步一把汗，一走兩顫顫。

她們的小脚已難載身子的重量，腿腕後彎着，像要折傷，爲了防止重點後移，身子向後仰過去，就彎腰前傾着，全身顯然因而作出幾條彎子，扭呀扭的，讓手裡的木棍步步支持着全身的多半重量。

花狗的肚子提縮着，充血的舌頭極力伸出嘴外，恨不能吐掉了牠。牠步步回頭窺望，樣子是怕村裡有狗再趕來。

太陽的烈火迎面燒着他們，四隻影子在大路上緩緩蠕動。

七 開槍呀

痛苦中模糊了歲月。

又走過五天？六天或七天了？他們全像不記得。實在，誰也沒理會過這些。只是走着，走着，艱辛地走着。到一個村子，就挨門挨戶討要。經過了多少村子？什麼村子？那更記不得。「一頓飽」在他們心目中像一個永遠追不到的幻影；但是，飢餓對他們又似一種威脅，任憑腿腳怎樣癱軟，步子怎樣遲鈍，總須無息地向西追奔。

災荒的陌生路上，苦難到處爲他們安排着。

在一個黃昏後夜幕已經四垂時，他們用了十足努力的步子趕着路，到底踏到幾天來就企望的何家鎮的街頭了。

放下鋪蓋，放下筐子，他們順勢也坐下了。仰望着黯色中這些更濃深的黑影：丈高的圍牆，圍牆裏簇生的樹木，已經關緊的圍門，他們真疑心這不是到了何家鎮，是黑夜碰到了鬼

堵牆，心不住地悸動。

「這是何家鎮呀？真是的，進城完錢糧，常打這裏走呀？到城裡還有整整十里路，真是的，反正路沒走錯呀！這是東門呀！」尤天順自言自語，同時極力把記憶招來，作想像地判證，腦袋回轉着，對面前黑影作着更詳細地審察。他疑慮，焦急。忽地，粗暴的叫聲從圍門上響起來：

「幹啥的？幹啥的？幹啥的？」

「要飯的呀，借光吧！俺要進街！」他作着溫和的聲音，和靄的笑臉，仰望着。可恨夜色不能爲他遞傳和靄。

「這晚了！門不能開了！」

「行好吧！俺老的老，小的小！」

「行好？這不是那年頭！俺街上吃過虧了，夜裏開門，竄進來土匪！」說着，一支手電筒的光像火箭射下來，直晃動。他們眼睛受傷似地張合着，渾身像通過了電流。

「走吧！快走！開槍啦！」

「開槍！打！管他幹啥的！」

這時，門上人聲多了，亂扳着槍機示威，單刀在磚上碰得「拍拍」脆響。

他們駭怕得像丟了魂似地，要飛腿快跑，筐子也不迭拿了。可是渾身的顫抖使腿腳失了自主，失了本能。妮子緊緊抱着娘，哇地一聲哭了。還是尤天順，他懂得門上扳槍機那不過是恫嚇，扶住她們，忍住悲憤說：

「走吧，等明天吧！唉，真是的，人到難處——」

他們蹣跚躑躅着。門上發出嘻嘻哈哈的笑聲。接着又：

「快走，快走！開槍啦！」

苦惱着，搜盡記憶，他想不到哪裏有座野寺。

在一棵大樹下他們臥倒了。下弦月還沈睡在天邊，沒有醒來。接連有兩顆流星劃破了夜空，他們真疑心是圍牆上的電燈又追索來了。

八 第一頓飽飯

想不到在何家鎮東街上遇見趙老元。

趙老元是東柳村的人，他們是老相知，自幼一塊兒拾草鋤地。異地相逢，尤天順真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見了母親，恨不能立時投到他懷裏作一回放情地哭泣和吐訴，但無限抑鬱湧上來緊塞了喉嚨，除了呼一聲「大哥」，再沒有吐出一個字來，淚珠凝在眼裏，不敢眨一眨。

「老兄弟，怎麼也落到這樣了？看瘦得這樣子！咳，快跟着我家來！這是怎麼說的！」

尤天順聽他慷慨地邀他們家去，心裏真喜歡極了：總是老弟兄們，他在這裏有家了！

天順嫂彎腰呼一聲「大哥」，接着說：

「看妮兒，傻孩子！不認得趙大爺嗎？也不請個安！」

「認的！」妮子羞答答地低下頭了。

「嘻嘻嘻嘻！妮子，好孩子！這麼高了，滿趕上她桂子姐姐了！嘻嘻！長得這麼好！大人人家孩子模樣！總是爹娘的調理好！嘻嘻！虎兒呢？有信嗎？」趙老元眼睛盯住妮子。

尤天順點點頭又搖搖頭，到底眼瞼的淚珠落掉了。

趙老元接過鋪蓋捲，又接妮子手裏的筐子，背着携着頭裏走。西行，北轉彎，再西拐，他們就走進他的家了。

那麼龐大的一片廟，聳高的正殿，東西兩排廊房。廟頂上的瓦有不少殘缺，門窗全沒有

了，簷椽跟立柱還殘存着斑剝的黯紅。院落很寬敞，兩行老松參天，連磚鋪路的縫隙裡也叢生着雜草，這顯然說明是人跡罕到的地方。

「兩廊房也全是要飯的住着，大半都是咱那塊土上來的。咱住的正殿！」

一壁走，趙老元一壁指點着說，樣子帶些驕傲。

進正殿，天順嫂認識迎門坐的是菩薩奶奶，拉一把妮子，一同跪倒，嘴裏唸唸有辭，叩首又叩首。

正吃飯的老元嫂跟桂子，匆忙站了起來。她們也是舊相識，所以，悲歡交集，你姐我妹地亂吵一陣。

說着話，尤天順把粘身的破汗衫脫下來，抖一抖，看看上面層疊的鹼白汗印，桂子攪攪地接過去，搭在神像捧合的手上。

那合抱大柱，頂上的排椽，黯灰的高大神像，供桌上斗大香爐，斗大的磬，殿前比大水缸還大的鐘，在妮子眼裡映上無限的驚奇。同時，方才她們吃着的一大堆餛飩裏僅有的那一塊玉米麵的鮮黃，對她已是一種罕見的誘惑，餓腸咕嚕叫，她凝眼直瞅着，儼似一隻餓狼在盯住一塊肥肉。

「有話咱慢慢說吧！先吃飯！壺裏有白開水，天熱更該喝熱水，走得一心火！」老元嫂關心地說。

柱子倒上水，揀出那塊玉米面餛飩先遞給妮子。妮子就毫無辭却地接了，並沒想到這樣是羞臊，貪婪地咬了一口大嚼着。

尤天順也拿起一塊來，已放到嘴邊，忽地看見身旁的花狗，就順手投給牠了。但他立時又悔恨自己太冒昧：餛飩是人家不知怎樣費力討來的，他們三口子順手拿起就吃，就算是老相知，自己心裏也够不安了；喂狗，是如何不盡情理呀！自己愛花狗，人家還替自己愛牠嗎？於是，他要迅手再拾起來，可是花狗已經衝進嘴裏了。

「還是那大白狗養的那個嗎？」趙老元見勢忙問。

「是！是！」尤天順說着偏促不安。

「嘻嘻，好狗，義犬，跟牠娘長的一樣好！老弟，到那時也別捨了牠呀！人生在世，養氣比啥都要緊！嘻嘻！」趙老元慷慨地隨手又投給牠兩塊。

尤天順感激得要掉下淚來，僅僅「嗯！嗯！」了兩聲，他覺得人間惟有同命運的人才知心的朋友，才有憐憫與同情。

趙老元說：如今簡直再沒有好地方，到處鬧災，到處荒亂。一月前，他從家就出來了，本想到河西去，那知運河向西決口了，河西的人還直往河東跑呢。他就帶一身把戲領本，挑一擔把戲傢具，領着猴子跟巴狗，領着老婆跟桂子，進了城。可是如今城裏的飯難吃極了，討飯的人比城裏人還要多，生意行的人也真不少：西洋鏡，馬戲，刀山，大鼓書，相聲，簞子，利子，掛子，全有。大夥子都集在把戲場，一幫比一幫賣力氣，真他娘的連吃奶的勁全使出來。你要完了，嗓子喊啞了，身子果倒了，那活該！城裏人全是油滑子，有三五個每人投一張一分半分的紙鈔，大家呼一聲「好」，轉身又看別的去。窩窩頭一斤五毛八，要多少次能掙到五毛八？那管場子的，看場子的，街長，巡警，還都要課稅。不拿，你就得出場子。若是沿街要要巡警又不許，說是擾亂城內秩序。他因爲不懂那規矩，在街上擺下攤子還沒要，來了兩個巡警，一棒子把猴子打死了；還說巴狗沒帶狗牌是私狗，私狗在城裡不能存留，又一棒子沒打上牠，那個巡警抱起牠來跑了，幸虧街上人們說着情，不然人也挨打或者罰款的。再說，城裡壞人太多，帶着桂子在那裡，也真不穩當，所以，當天進城，當天又出了城。來到何家鎮，時運真不錯，遇見鎮上的同行，替多方張羅，多方照顧，領他們同鎮長村長全見過了，都看他人不錯，說話有個外場，許他獨吃這集鎮。別的要飯的須同他直接或

間接認識，才得住鎮裏這座廟，意思就是防歹人，年頭不對，不得不小心呀！每逢集上，他就出去擺場子，練幾套「死鼠變活鼠」「琉璃珠子變雞蛋」「吞寶劍」拿手把戲，桂子也學會了幾個曲子唱唱，每回總還賺它塊兒八毛的。平日，早晨和晌午，拉着四根弦領桂子到各門上唱唱，比爺爺奶奶地叫呼好多了，多少總還給一口。有時，也領她在街上唱曲，人家都說她唱的好，都愛聽，聽不俗，也斂餉也斂錢，幫忙的真不少。餉餉斂多了，常常贖下給別人。一個多月的工夫，都是吃這集鎮。出了街，真是不行呀，堅直要不飽。這集鎮，真不小，富戶也多，行好的也多，去年這裏年頭好，家家都有吃的……。

尤天順聽說桂子賣唱討飯，立時心像中了彈，他想：十五六的大姑娘賣唱該多麼害臊！果鎮上壞人總是多的！難道自己也須妮子賣唱才有飯吃？不能！她不會唱，一定也不許她學那個，曲子裡全沒有好詞！可是又想到嘴裏正嚼着填充自己好幾天的餓腸的餉餉正是桂子賣唱討來的時候，自己就同自己妥協了，常言道：真金不怕火鍊，好女不怕人看！只要自己心正，旁人怎樣那管啥？妮子是自己生的，自己知道自己孩子的脾氣，她決不能爲自己丟臉！真的，離家十多天的熬受在他心上鏽下的是：討到一頓飽真難呀！

悲傷地，老元嫂跟天順嫂對照地講些已往的昇平與如今的荒亂，惋惜地各自談起留着眷

戀的家鄉的一切。

寫意地，桂子拿出她在集上唱曲時穿的花布衫和用以幫助扭舞的粉紅手絹還有胭脂粉，向妮子顯弄。妮子也從篋裏拿出她的那些來。她們全傲意地覺得自己的好，同時羨慕人家的更好。是娘的意思，妮子把小梳子送給桂子一個，桂子真樂極了，帶在頭上，覺得添了不少的美麗。天順嫂從腰帶上解下個錢袋，十九枚銅元全倒出來，數了兩遍，遞給桂子，讓她到外面買八枚的黃表，十一枚就送給桂子自己買瓜吃買糖吃或者積放着買衣料。桂子滿臉歡笑，覺得今天的來賓真可愛，直跟爹娘說，願意同她們永遠住在一起。

老元嫂說：現存的餠餠，還够六個人吃兩頓的，他們長途勞累，也該歇歇，大家許久不見，要說的話很多，再說，明天就是集；所以，決定今天不出去要飯了。

尤天順吃飽，趙老元領他四街走了一遭，隨處指點着，哪裏是集場，哪裏是要把戲唱曲常在的地方，哪家是村長，哪家是鎮長，哪家開發飯，哪家不開發。這真像個嚮導領着個遠來的遊客閒情地在觀奇探勝。

老元嫂伴着天順嫂先在菩薩面前燒了黃表，又挨次到東西廊房十殿閻王面前去燒。在五閻王那裡，磕了最多的頭，別處燒二張黃表，那裏加倍，天順嫂一片心誠，反復禱告，請五

閻王顯靈顯聖，生死簿上減劉四的陽壽，若現在就差派大小二鬼去勾魂，那更好！

桂子告訴妮子，她會唱的曲子很多，全是爹教的，什麼「賣扁食」「綉兜兜」「十二個月」「送情郎」「劉二姐逛廟」「王大娘探病」「小寡婦上墳」「二十四糊塗」二十多個全會。一個一個唱給妮子聽。並且，還願意教給妮子，以後二人一同出去唱。妮子羞答答地默念在心裏，兩朵紅艷的霞彩飛在臉上。

九 走着瞧

太陽慢慢西落了。

兩廊房住的人們陸續從外村歸來了。立時，呼爹喚娘，啼哭罵，廟院裏響起一片喧囂。「該死的！哭！哭！叫你哭！」

一個大肚子女人憤怒地把懷中的孩子連打了三巴掌，又指着跟在身後嗚嗚哭着叫餓的一個個罵：

「娘那屁的，還有你！到明兒不領你出去了，抱着你？搯死你！」再向那攜筐的女孩：

「小妞，你也混帳？不給他一口乾糧吃！」

「不是早吃完了嗎？一天同共要了幾口！」女孩委屈地說。

大肚子女人沒再說什麼，放下懷中的孩子，任他貓叫似地哭着。拿一塊燒黑的磚頭支起洋鐵筒來，點着火，嘴裏得像個喇叭筒，低頭焦急地吹着，煮那筐裏帶回來的青菜跟一些豆花。

接續着兩廊簷下支起兩大排鐵鍋或者洋鐵筒，煮的全是採來的野菜跟偷來的豆花，有的裏面摻一些乾的餛飩。骨突骨突泛着泡，菜葉變得黑綠了，像淫雨後積水裏漂浮的被人稱爲蛙尿的綠沫。灰烟瀾漫了廟院，籠罩了老松，還有一股股直衝上天空。

一些先熟了吃着的，暫時寂靜了些，只有熱湯在嘴裏發着吃吃的響聲，吃着吃着爭噪又起了：誰吃多了，誰吃少了，大人趕着打孩子，孩子端着碗跑着啼哭，髒污的手背抹擦着眼淚，眼上抹出泥黑的圓圈，像廊房裏的小鬼，也像戲台上的丑角。

吃飽了的，攔下碗就向廟旁去拉屎，屁股眼子像漏斗，像水槍的口，一蹲下綠的稀糞就迫急地瀉一大片，提着褲子再另換一個位置。一片片稀屎真像一碗碗的菜湯灑在地上，好

似吃下肚子饒腸子走一遭就瀉出來了，只是已不是菜湯味的澀苦而是糞的惡臭了。羣羣蒼蠅爬在上面，生下無數細小的蛆；有些又飛到正吃着的碗上去。

大肚子女人的孩子，拉屎，發個昏坐倒了，爬起來，滿屁股都粘了屎，驚急地大哭了。她跑過去狠狠踢他一脚，孩子撲地了，滿嘴啃了髒泥。孩子哭着亂滾，她罵着亂踢。

天順嫂她們吃飽了餓餓，在殿門前望着滿院騷亂的人羣。老元嫂閒適地說這個論那個，兩手指點着。這裏好像存在着兩個世界，她們用獵奇的眼睛睽視着另個世界的大羣。

那些人，天順嫂大半認識，有前張村的張大嫂、萬二姑、三狗嬾，有李家村的馮木匠、孫老九，……大夥子亂向她打招呼，一時，她集中了無數羨慕的眼睛的注視。

大肚子女人是天順嫂娘家的同族姐妹。忙着打孩子，沒有看見她。等她過去挽勸，才滿臉驚詫地住了手。

「六妹妹，別打啦，孩子怪可憐——」

「啊，這不是二姐嗎？從哪裏來？怎麼你也來了？」

「從家來呀！唉！」

「也住在這裏？」

「噫！早晨來到，就碰見老元哥，就跟他來了，住在大殿了。」

住大殿？大肚子女人真羨慕極了，她丈夫趙朋，雖然跟趙老元是族兄弟，都沒有許她住大殿，她吞吞吐吐，不知所以：

「你——住——在大殿——了？」

趙老元跟尤天順從外面回來。剛踏進院門，院中就悄聲互傳着：「來了，來了！別，別嚷——」女人們忙着罵孩子：「敢哭！再哭，打！」男人們亂向老元說話，這個大哥長那個大叔短地，見了尤天順，也全先說話，問長問短，聲音一個比一個響亮，誰都怕自己的話他們聽不見。

「看！這樣嚷，鼓破天了！這樣臭，哪裏也拉！拉！這是怎麼說的！明天全搬走吧，別在這裏作孽啦！搬走吧，全走！人家何大爺說了，誰也不招啦！不要臉！看，嚷！臭！這是怎麼說的！」

立時，全院靜下去了，只有幾個乳孩像幾隻癩貓在哭叫。

趙老元又回頭向尤天順說：

「叫咱真作難，前些天這裏鬧轉筋霍亂，一天死了八九個，還是咱給找地方埋的。那一群

剛趕走了，他們又來了，看，全是鄉親，咱他娘的向何大爺說了多少好話，他們才得住下來，看，這驛！再鬧霍亂，染上人家，怎辦？天天早晨，竊噪一頓出走，剛回來又竊鬧，竊噪，真不懂事，不要臉！再說，見了人家何大爺、李五爺，全不請個安，問個好，要飯的，真好大架子！哼！這是怎麼說的！咱他娘的倒霉，出門要飯也吃不清淨！」又轉向那些人，嚙子再提高：「明天，誰也得走！全搬走！」

「反正遇到這年頭了，真是的，你給大夥子多說好話吧！以後回了家，見面的時候多着呢！」尤天順看着那些人的臉真可憐，同時，更想到自己跟他們相同的命運。

「老兄弟，唉，你不知道，咱給他們留臉，他們不給咱留臉呀！」

於是，更誠懇更親暱地，這個呼叔那個叫哥，都說離開這裏實在不易再找到地方住，各村都有紅槍會，紅槍會看要飯的當作土匪，簡直不准生人住夜。大家真像羣請願的大眾，對着趙老元像對着什麼官長講情似地，那樣虔誠，那樣纏綿。

趙老元却懷有成見，像有什麼用意嗾使似地，話異常堅決：

「不行！不行！你們要是不走，俺就走啦！」

「你走了，俺們更得走哇！」

「那也沒法子呀！廟也不是俺姓趙的呀！」

大家再沒話說，垂頭散去了。

回頭，趙老元跟尤天順悄悄地說：

「趕走他們，一定趕走他們！全走了，嘻嘻，咱在這裏過個清淨的！」

但兩廊房裏，三三兩兩，咕嚕着，向着正殿，向着尤天順他們這裡拋着白眼：

「一家進來，趕走一大幫，橫豎是進門來使上勁了，奶奶的！」

「哼，老塗糊蟲，來送禮了！這個小臊貨，早晚也得爛了！」

「姓何的姓李的兩個小崽子，可別爭了，一人一個，摟吧，弄吧！他娘的，臊屁！」

「哼，走，明了天就走！俺日他二姨那屁的就不服氣！老趙，老當王八的，走着瞧！早

晚叫他認的咱！」

「別大嚷嚷，他們聽見呀！」

「聽見管鳥事！俺姓馮的見過這個！他噪喉眼子大也吞不下活人！走着瞧，他二姨

的！走，大夥子全走，明天不走的是孫子！捨下兩個小臊玩意給人家弄爛了！弄爛了小臊

屁！」

十 原來這樣掙飯吃呀

太陽照射的角度，按錶上說，該是上午九點。

何家鎮的街心，熙熙攘攘，擠滿了各色各樣的趕集人。鋪戶門前，小販們守着攤子高聲喊賣：好呀！大呀！賤呀！一套誘惑地叫呼，頂了葦蘆草帽背了破舊的錢褸的顧客們，一望這攤又看看那攤，要選些最好最便宜的買，爲了一個銅元的爭執常常把講了半天的買賣弄散了。

趙老元拉着弦子，桂子敲着呱嗒板子走在前面，妮子她們後面跟着，六個人簡直在人叢中打開了一條胡同，真像身上有着強磁性似的，立時集合了人們的視線。小販們作出妬恨的表情抱怨着咒罵着；顧客全被她們引走了。

在一家客店的大門洞下喝茶的兩人，一個胖臉濃眉露着胖肚子，一個鑲金牙留着滑光的頭髮，年紀全不過三十歲，衣裳全那麼闊綽。當她們打那裏經過時，他倆帶着驚喜站起來。

「嘿！真添了新貨了！走，走，看看去呀！」

「看看去，這貨還地道！小模顏，秀氣！身段也苗條！咱先講好了，這可是我的一口菜

啦，你可別再——」

「橫豎也得讓我嚐嚐鮮呀！」

「老何，操你鳥的！你真是攔食狗！我操——」

「嘿嘿，嘿嘿！」胖子的眼笑成一條縫。

走着，走着，在一個大樹遮蔭的廣場上，她們站定了。

立時，周圍結起了厚厚的人的牆壁，來的人還正像水在匯流，誰都是爭先恐後，誰都願意擠進最裏層去。真的，今天觀衆們特別高興，也實在因爲趙老元從來不曾這樣高興過。忽然，在嚷和笑的嘈雜裏，轟起一片吶喊，人的厚壁一齊向裏坍塌了。差點兒，裏層的人們碰倒了她們。妮子忙着躲前面的人擠，却又退到後面人的身上了；爹爹爲她攔擋着，十分感到困窘和焦急。桂子却一點不顯驚慌，只是把手裏的唱板向外揮打着；她見爹爹四下恭揖再恭揖，人們仍是喊擠不休，就嬌狠地投下唱板，眼睛翻幾翻，帶氣地說：

「擠吧，擠吧！不唱啦！看你們擠吧！」說着，兩手垂在腰下。

人們擠得更緊，嚷得更凶了，有的喊着笑着跳高起來。

胖臉的跟鑲金牙的用臂肘撥開別人擠進來了，他倆張開兩臂向外推攔着：

「向後，向後！不向後的是——那個！後退！後退！不後退打啦！」

「圈大人薄，得看得瞧！二哥，二哥，俺叫二哥，不叫大哥，大哥在河裏啦，嘻嘻嘻嘻；讓一步！讓一步二哥！」趙老元趁勢也笑着說着，恭揖又鞠躬。

到底，場子打開了，趙老元拿唱板沿着裏層人的脚尖畫了個大圈子，笑着又說：

「請前面的坐下，坐下別進圈子，進圈子的爛脚尖！嘻嘻嘻嘻！二哥，三哥，四哥，五哥，還有大哥，嘿嘿，又叫大哥了，大哥是王八！嘻嘻嘻嘻，進圈的是大哥！」

前面的坐定了，像圍牆打定了地基。後面一層一層圍擁着，身子和身子緊貼着，興奮的心把渾身的汗忘掉了。身矮的眞不禁自詛，腳跟上提再上提，希望把渾身骨頭的環節作一段長地展延，頭仰着，嘴張得那麼大，希望在密的人層中找到一點縫隙向裏面看一看，眞羨慕前面的人看得那麼清楚。

桂子渾身發育的眞不像十六歲的樣子：乳房在胸前把綠花洋布衫子支起像兩把小傘，一走動就那麼搖顫顫，邁一步屁股就歪一歪，紅花褲把裂縫顯得那麼眞切，兩腳纏得不太小，一順歪，可是穿上淺綠襪子粉紅鞋，歪也覺得歪得俏，團團臉，高鼻梁，齊眉穗下靈轉着一雙白睛大過黑睛的眼，兩頰上抹兩片紅，嘴唇也染得像吃血，兩排牙不笑也總是外露着，髮

辮早已除掉了那根上絨繩，梢上却紮了個大結子，今天頭頂新添的紅梳子，她真覺得俏美，手直摸着，怕脫掉，也怕別人注意不到。

妮子比桂子僅僅小兩歲，身量却也差不多，可是她瘦多了，瘦得穿起那身藍花條褲衫，異常不適稱；娘爲她剪作時，本打算穿四季，可以當袂的，也可以套棉的。花荷包空串在腰帶上，被衫襟遮掩了。兩腳瘦尖尖，腿腕細又彎，桃紅腿帶纏起了一大段，娘一向是不許她穿洋襪的，紫鞋帶好幾條把尖頂綉蝴蝶的紅鞋紮緊在腳上，白裹腳條的頭兒藍線密縫着，整整齊齊，縫在腳的裏面。瓜子臉，濃眉毛，方額小嘴，水零零的眼，跟娘很相似，平肩凸鼻，和爹又一樣。紅絨繩紮一大段辮根，一絡頭髮斜掩過頭額，垂拂在右耳邊。當她一垂頭這絡頭髮就散亂地遮住眼，她便習慣地擦一擦。

趙老元今天真高興極了，看見桂子同胖臉的轉忽着眼睛說話，不知他說了怎樣一句，她一些不客氣地扭他一把，他眯眯笑了，眼睛擠成了一條線，她順手到他衣袋裏掏出一張鈔票來就裝進自己衣袋了，他僅僅輕拍了她一把就完事。趙老元想：也許那是一張一元的，一元，十角，嘻嘻！興奮地把一條尺八長的小辮盤在頂上，接過老婆手中的鑼來，高舉着一陣敲打。

尤天順夫婦看着這些真不順眼。他們一向是知道桂子的，從去年外人就都說她些醜話，就因爲這個，他們瞧不起趙老元夫婦，從那時兩家的交往比往常少多了。他們想：原來讓桂子這樣呀！哼，白天當着大眾就這樣，夜晚呢？沒有人的時候呢？離開家六七十里就幹這危險的事嗎？年頭，光這末亂？回了家怎麼再見人？……當他們又看見鑲金牙的貪婪的饞眼死噁住妮子而妮子臉像挨過巴掌一般的紅暈極力把頭低垂時，立時又感到無限的恐怖與憤怒，夫婦彼此瞪了一眼，心裏打算盤：走！不跟趙家在一起，不能讓桂子把妮子染壞了！走，應該走！立時就走？不行！昨天吃了人家三頓飯，現在肚裏還餓着，立時走了不免傷意氣。反正走，回到廟去就走！尤天順故意邁前一步，把鑲金牙的視線遮斷了。

趙老元放下鑷，向胖臉的和鑲金牙的深深鞠了兩躬，露出一臉諛笑，說：

「何大爺，李五爺，今天又仗你老幫忙，人傑地靈！嘿，讓她們姐妹倆謝謝！」

桂子鞠躬，屁股一扭，眼翻了兩翻，噙嘴，笑出聲來了。她拉妮子一下，妮子的頭却更低垂了。

「請板凳上坐！嘻嘻！」

趙老元用衣袖拂拂凳子，讓何大爺、李五爺坐下，老元嫂送上兩支煙，桂子給點着。無

數觀衆的眼光一時全投到他們身上。

「噫，鑼也別敲啦！」

「別打啦！」

「客也來全啦！」

「來得不少啦！」

「今天不要把戲，把戲耍俗啦！」

「看俗啦！」

「俺趙傻子老了，玩意也沒啥可看的！」

「噫，人老了也沒啥可瞧的！」

「俺剛從天津三不管邀來一位姑娘，能拉，能唱，三百六十個曲子，四十八套彈腿，五

十六種唱調！」

「好本領！天津衛也有名！」

趙老元跟桂子作着這樣對答的開場白，突然指着桂子說這話，尤天順立時臉色變了，拉老元一把，恐慌地附在他耳邊低聲說：「她啥都不會呀？你們怎說——」老元點頭哂笑了：

「知道！」

「讓這個姑娘歇歇腿，潤潤嗓子。還是先叫俺桂姑娘唱幾段，新的！好的！」

「噯，咱先唱幾個，新學的，好聽的！」

立時，全場寂聲了，把注意力全讓給耳朵和眼睛，間或有個人說一句什麼，那他必然受許多白眼的裁判。

「王大娘探病」，「二十四糊塗」，「打牙牌」，好幾個全唱過了。忽然觀衆裏有人嚷着，緊跟着響起許多人聲：

「不聽這個！唱新的！」

「唱新的！唱葦的！」

「唱腥氣的！」

「唱「十八摸」，唱「打呼嚕」！」

「對啦，對啦！不唱那個不給錢！」

趙老元停了弦子，笑瞇瞇說：

「行呀！行呀！唱啥也一樣。可是這兩個曲子太葦，唱了俺怕——」

「怕什麼？不要緊，不要緊，不要緊！越寬越腥越好！不願聽的儘管走呀！」

有些女觀衆走了，有些老頭子也走了，場外起一陣紛亂。

「讓他們走，他們聽了反正也是白聽，錢穿在肋骨上，哼！」鑲金牙的李五爺站起來說：「大夥子聽着，聽這個可得多拿錢！不想掏錢的趁早走！」

放下孩子，興奮地，趙老元指手劃腳地講：

「十八摸，不錯，別人也會唱，諸位有的也聽過。可是，十八摸是怎末編成的？管保沒有哪位知道。俺桂姑娘，不是吹牛，唱曲子要有根有稍有滋味，行家聽板眼，外行瞧熱鬧。

瞧嘿，聽完了，可別哈哈一笑就散了！人是鐵頭飯是鋼，一頓不吃餓得慌！俺桂姑娘天天還要擦香胰子，香粉，香水，香膏，香油，香醋！」

「別淨窮費話！快唱呀！」李五爺向趙老元瞪瞪眼，又向桂子歪歪嘴。

「聽完了，誰不拿錢！良心！人是官的肚子還是官的？找便宜的別往這裏來，別聽這個！那乾脆回家叫自家娘們——」何大爺話到唇邊又嚥回了，他真這樣打算：誰不給桂子錢他就罵誰！

「嘻嘻！明白人一點就透，糊塗鬼萬點不通，到裏來的全是明白爺們，不用多費話，俺

就閉頭講這十八摸。」趙老元吐口唾沫，舉起衫袖抹抹汗，拿把破紙扇搖擺着。

「從前蘇杭二州，有個大家小姐，千金之體，丟了一件貼身汗襟，娘罵她，還要打她，說她一定把汗襟送給情郎了，她哭哭啼啼，在綉房裏自編自唱，她唱！」他頸子一伸，眼一翻，扭了兩扭，把嗓子作得尖尖的，假嗽一聲：「光棍漢兒拾了汗襟去——」嘆噓，笑了。他向大家再聲明：「聽完了可得多拿錢呀！」

「快唱吧，多拿錢，不拿錢的是狗——」一片焦急地要求的眼睛。

「光棍漢兒拾了汗襟去，

二百銅錢打酒喝，

同行姐妹拾了汗襟去，

二百銅錢買粉擦，

念書的學生拾了汗襟去，

俺渾身上下讓他十八摸！」

「好，好！」哄笑中夾雜着一片叫好的嘯聲。還有人噴：

「誰是念書的呀，快去摸吧！」

「何大爺吧，李五爺吧！嘻嘻嘻嘻！」

「你別摸啦，趙傻子，讓你姑娘摸吧！」

「嘻嘻，你只當光是窮家的姑娘不害羞呀，富家的小姐更愛讓人摸呢！哈哈哈哈哈！」

「摸呀！」

「快摸呀！」

「你不摸俺摸啦！」

桂子扭扭捏捏，嬌媚媚地笑，張口又閉口，幾次試量，才唱出來：

「左一摸，右一摸……」

伸手摸到姐姐花兒邊呀，呀呼伊呀咳！」

「摸完啦，摸完啦，再打呼嚕，再打呼嚕呀！」

「打呼嚕就打呼嚕，桂子唱打呼嚕！」趙老元興奮地命令女兒。

「伸手掀起了紅綾被呀，

看一看二姑娘還在打呼嚕。」

伸手脫去她那鬚哥綠的褲呀，
看一看二姑娘還在打呼嚕。

伸手就——」

嚙嚙一笑，桂子雙手蒙起臉來。

「完啦，完啦，請諸位幫幾個，有多的多幫，少的少幫，幾個錢不算什麼，面子要緊，幫幾個吧！」

趙老元拉尤天順一把，老元嫂拉天順嫂一把，讓他們也幫忙斂錢。有的人回頭跑走了，有的人吝嗇地好一會才掏出一兩枚銅元來，也有的人高嚷着：

「唱完那一句再給錢！唱呀！」

「給了錢可得讓新來的姑娘唱呀！」

趙老元數一數錢，說：

「再要兩元，兩元呀，够了數再唱那一句，再讓新來的姑娘唱！」

李五爺自己掏出兩元來，焦急地說：

「給你，兩塊，叫她唱，叫她唱呀！」向妮子瞪瞪眼又歪歪頭。

尤天順夫婦聽着真怕極了，覺得自己女兒已似個被趕進屠場的羔羊，趙老元的心像把頂凶的刀子，宰割就在眼前了。妮子也恐慌地拉桂子一下，變了臉色，直搖頭示意。桂子只是笑，看看妮子，又看看李五爺。

趙老元忙接過李五爺的錢，鞠一躬，擠擠眼，更挨近些，鬼祟祟地說：「晚上，嘻嘻！」

他又接過幾個觀衆的錢，搖一搖手，說：

「不要了，不要了，再有賞給的也不要了，自己留着買茶葉喝吧，就當咱請了客。這新來的姑娘，有點病，今天嗓子疼，等下集吧，請諸位包含！多包含！」說着，向四面恭揖。

「那一句可得唱呀，呼嚕不打完算什麼？」

「唱，俺趙傻子替姑娘唱，聽呀！」尖了嗓子。「伸手就唧噥吃卜唧噥，老漢推車過了仙臺呀！」

一片鬨笑，人像水浪般地流散了。

十一 一篇話全當白說

吃着饅頭燒餅，每人還守一碗豆腐腦。妮子樂極了，看着豆腐裏漂的黃油珠子，真想一口連碗也吞下去；方才街上的驚恐，也像被一口饅頭壓下肚去了，一面吃，一面跟桂子說笑着。尤天順夫婦也吃着，嚙着，却不覺得是什麼滋味，渾身冒着汗，心裏可是感到這龐大的廟殿陰森得可怕起來。妮子，爲了她逃出了家，如今又須爲了她逃開這險阱。「晚上！」趙老元跟鑲金牙的那樣鬼祟說的，晚上他們將怎樣？晚上還去唱？晚上他們要——

「吃呀！吃飽了，咱就切西瓜！」

趙老元敲着旁邊的西瓜說。

妮子看看那西瓜，花皮，比罈子還大，她猜想：是紅瓢黑子？黃瓢雲片子？一口饅頭嚙下去，一口饅頭湧上來。

一個大西瓜，一會兒就吃完了。僅僅騰了兩塊，老元嫂讓着天順嫂吃。趙老元又說：到下集買兩個更大的。妮子禁不住直笑。

天順嫂拿着兩塊西瓜給大肚子女人送去了。

「早晨，那一大群搬走，哼，不讓她一窩子也跟着去！」趙老元埋怨老婆。

「咳，他就快了，也就是在這一半天，她天順嬖子也直說情，你們老爺們家總不關心這些事！」老元嫂轉向尤天順。「是吧，兄弟？」

尤天順怔忡着，苦惱着，並不會聽清她向他說了什麼，僅僅苦笑了笑。

大肚子女人的孩子沒吃够，天順嫂領他們來把瓜皮全拿去，大肚子女人寶貴地收起來，一塊一塊分給他們吃。他們啃淨了殘廢的瓜瓢，啃淨了皮的裏層，還貪婪地啃着，啃着，硬薄的外皮，娘也不許他們扔掉。

「桂子，拿着這些瓜子，領你妮子妹妹到松樹底下去玩，那裏涼快，嘻嘻，教她唱幾個曲子！」趙老元命令女兒。

「桂子，桂子，不教她呀，她不會唱，真是的！」尤天順說着，像女兒將被送進虎口似地駭怕。

「不會唱，俺慢慢教她呀！大伯伯，不用駭怕，也不讓她磕頭認師傅，也不向你耍辛苦錢！」

桂子說着笑着拉妮子跑出去了。尤天順沒迭得攔住，他大聲叫：

「妮子，妮子，真是的，咱可不學唱那個呀，不學唱那個呀！」

「老弟，糊塗？不學唱，你們吃啥？」趙老元用比較嚴肅的眼色望着尤天順，不等他答話，緊迫着又說：

「離開家這些天，你們也經着了，別說吃咱們今天吃的這個，就是菜糲，跑一天能要飽嗎？這是怎末說的！沒看見早上趕走的那一群，吃的是啥？你大孀子，是不是？」說着又向天順嫂。

尤天順夫婦窘得幾乎哭出來，想不起話說。

「唱曲，咱爲的是吃飯呀，賣唱，又不是賣人！再說，姑娘大了，早晚也得嫁人呀，誰家留老了她？她們要是早有個婆家，那也就早送走了吧，不是嗎？兄弟，別糊塗啦！」

「大哥，真是的，妮子可不比桂子呀，她自幼沒出過門，沒見過人，真是的，唱那個，臊煞人！」

「呃，老兄弟，別這末說話呀，你一個姑娘，俺也一個呀，你疼姑娘，俺就不疼嗎？還是那句話，咱天天得吃飯呀，若想餓死，還出來幹啥？再說，賣唱不是賣人呀，你知道，今年真賣姑娘的就有多少？」

「是呀，大哥，可是，咱可是不能賣姑娘呀！」

「不能賣？還沒到那時候！這年頭，事情可依不得自己！」

趙老元的臉色像有陣暴雨將臨，尤天順夫婦感到了雨前空氣的凝滯。

一刻之後，想不到趙老元的臉色自己漸漸晴朗開來，恢復了平常說話的聲調：

「兄弟，這是怎末說的！你總聽不清，咱不是賣呀！咱是爲的吃飯呀！今天你看見了，那何大爺，是村長何大老爺的兒子，李五爺，是鎮長李大老爺的兒子，他們全替他們老子管事，手頭全那末大方！昨天領你出去，指給你了，看何府跟李府的大門，全五六頃地呀，城裏還有買賣，還有混差事的。他們全是有錢有勢的呀，四外八鄉，誰不敬，誰不怕？對咱可是真好，今天就給了三塊，三塊呀！要不蠟桂子唱曲配啥吃饅頭，吃西瓜？那一窩子，啃瓜皮還是咱給的呢！這是怎末說的！不明白！」

尤天順夫婦覺得吃了人家的東西，理短，嘴也就不受用了。

「你們看見了，集上有別的討飯的嗎？早晨走的那夥子，住在這裏，白天也得出街去要吃的呀！出了街，哼，要飯的真像螞蟻，到哪裡去要飽？哼，哼！」

他們儼法官面前只能聽判的罪徒，屠場裏只好待宰的豬羊，眼前一片黑，又一片紅。

「元嫂看他們眼中的淚無法再含住了，向丈夫眨眨眼，說：

「那末隨妮子吧，她願學就學，不學就罷，嘻嘻！日久了，就不臊了！沒法了，就不臊了！」

「你看，那裏不是學着了嗎？姐妹倆在一塊，够多末好！」

尤天順夫婦隨了老元的話看去，妮子正在那邊唱着哈哈笑了，他們一時真憤怒，破題兒地覺得女兒可惡：「混帳丫頭，不給爹娘爭氣！」他差點兒罵出口來，真有心掣過她來狠狠地打一頓，他們陷進了無底的懊悔、沮喪與自恨。

這時，大肚子女人焦急地喊叫傳來。

老元嫂拉着天順嫂忙忙跑了。

趙老元也讓微笑替換了滿臉的嚴肅，拉住尤天順：

「老兄弟，別生氣啦！一片話全當白說！走哇，外面喝茶去呀！」

拉拉掙掙，他們走過大肚子女人住的廊房門口時，老元嫂嘻嘻嚷着：「養活啦，還是個小子呢！」

十一 菩薩奶奶看得明白

「怎末辦的呀？老趙！讓五爺丟這份臉！」

「奶奶個屁！老趙，你真——」

「嘻嘻，大爺，別火上加油啦！五爺，別生氣！莊戶人家女孩子，羞氣！嘻嘻嘻嘻，五爺，你等好吧，早晚，嘻嘻！」

黑黝中看不清何大爺說話是作了怎樣鬼詐的臉。

黑黝中看不清趙老元是用着怎樣諛卑表情作奸媚地笑。

黑黝中看不清李五爺是怎樣憤怒的臉色吩咐喘粗氣。

黑黝中尤天順三口子戰縮得像三隻被狸貓捕過的鼠子。偌大的廟殿中，找不到一隙可以掩匿，彼此擁擠在一起，壓閉的氣流，把心臟提上喉嚨來，身子也像騰上半空中。

「五弟，嘻嘻，臉丟啦！咱兄弟們自幼誰受過這個！哼！」何大爺又火上澆油。

「日他娘，今晚一定要——」

五爺猛地又撲過來了。趙老元三口子作真作假地後面拉着他。

尤天順死命地攔住，給五爺迎胸打了好幾拳。

「真要俺的命——」話沒說完，接着「哇！」尤天順一口鮮血噴到五爺的胸上跟老元的臉上，五爺更發狂地揮起拳頭來。

天順嫂緊抱住妮子，妮子緊抱住一個神胎。

「桂子，小寶貝，過來，過來呀！再摸摸，玩咱們的呀，管那閒事幹麼？」何大爺用淫迷迷的聲音叫着。

狠打，怒罵，啼噪，慘叫，震顛了這廟殿裏夏夜的黝黑與古舊的幽寂。被這黝黑隱掩了的是臉的猙獰、鬼詐與愴慘。

還是女人的心，老元嫂拉拉掙掙，連跌了兩交，到底把五爺拉過去了，嘴像搖銅鈴：

「五爺，五爺，好個五爺！看桂子的面，看俺兩口子的老臉，五爺，消消氣！五爺，好個五爺！」

尤天順蜷伏在神座旁，像隻負傷的老羊，呼呼地喘着氣，淚沖出眼眶，簌簌掉下來。

妮子緊偎在娘懷中，恨不能再鑽進娘肚去，嗚咽着。娘的眼淚也滴滴串串打落在她額上。臉上。

「嗷嗷嗷！幹啥？」

不知誰怎樣了桂子，她尖叫兩聲，却又格格笑起來。

「看這虛火呀！嘻嘻！」老元嫂的銅鈴鑼稍停又響了。「五爺，還是桂子讓賠補吧，行吧？行！五爺賞老臉！嘻嘻嘻嘻！」

「桂子是俺的呀！這種事，誰替得了誰？桂子，咱不去呀！我還沒够呢！」何大爺又淫迷迷地笑了。

「不够，不够，你總是不够，好大的飯量，從小沒吃過飽奶呀！嘿嘿嘿！別哭，等着，哄笑了他再來哄你，乖乖！」桂子尖笑着。

「看，看，怎末說大爺這話！小賤貨！我剛——」大爺不是生氣，仍然迷迷笑。

「剛怎麼？剛脫了胎毛——」

「嗷嗷！嗷嗷！嘿嘿！嘿嘿！」

桂子又尖叫又媚笑了一陣，再說話，位置顯然變了，話音隨了身子的顫搖也顫呀顫地。

「五爺，別生氣啦！省得有個好歹，讓五太太找來，那俺可受不了，是吧？五爺！幹啥不言語？」

「嘻嘻！嘿嘿！」

五爺一肚子憤氣，一笑全洩盡了，說話也用淫迷迷的聲調了：

「桂子，好寶貝！唱個頂臊的，頂浪的，給五爺消消氣！」

「哼，哼，你的嘴裏才出臊的呢！五爺！屁！自己也稱五爺！五爺聽，不會唱，嘿嘿
嘿嘿！」

「不會唱！我叫你不會唱！叫五爺不叫？」

「啵啵！啵啵！五爺！五爺！」桂子更尖地叫着：「唱，唱，唱就是了！看你這狠心，怨不得妮子不喜歡你，那裏也摸，這末使勁！回頭你摸上了癮，到家裏見人就摸，出了禍，可別怨咱！」

「唱吧，乖乖，快唱呀！」

「聽吧，乖乖，好好聽呀！別哭！」她咳嗽一聲，就用麻酥酥的韻調唱了：

「叫呀一聲，情郎哥，你慢着來呀咳！」

小奴家年青花靡有開呀，

疼痛實難挨呀咳！」

「好麼，好麼！桂子，桂子，跟他唱這個，可不行！」

何大爺一旁不耐了，醋酸酸地說着。擦！一根洋火着了。

「看你倆是什麼樣子！也不怕菩薩奶奶怪罪？」

「啥樣子？光許跟你呀！母雞好了多下蛋，女人好了多養漢！嘻嘻嘻嘻！不管是誰，全是從女人——」桂子表示着無限嬌狠。

由洋火的晃照，五爺發現滿襟的血跡，桂子發現自己身上也粘滿了。他急忙推她，又要爆發起來。她死坐在他身上，連顫了幾顫，弄得他骨子感到了麻軟，沒有動彈起來。她却又裝出十足孩子氣，說：

「五爺，你賠我一身吧，要紫花的！大爺，你呢？你不說還給買襪子？」

「起來，桂子！我的綢衫讓姓尤的賠——」

「得啦，得啦！咱賠你行吧！給你洗好了，行吧！五爺，快走吧，天不早了，等會五太太又找你了，回去又罰跪了，嘻嘻嘻嘻！」

推推拉拉，他們出去了，趙老元夫婦跟出去，五爺直向回裏掙扎，桂子緊攔住。

「五爺，看面子，咱再唱個『送情郎』，算了吧！」

「嘻嘻嘻！」好幾個人的笑聲。

「送情郎送到大門口，

呼嘍嘍颯起了東北風，

颯風不好下雨好，

留下俺情郎過幾冬！」

「挺好的天，什麼時候颯東北風？過幾冬，一宿還不留呢，嘻嘻嘻嘻！」

「等冬天吧，冬天留下你！」

「光留下他，我呢！」

「嘻嘻嘻嘻！」

「也留下你，他吃奶，離不開，你也吃奶嗎？」

唧唧咕咕，說着話，她們送他們走遠了。

九天順動一動蜷縮僵住的身子，吐一口氣，拳頭打在地上格登登，牙跟牙碰着：

「走！明了天就走！天啊！天啊！」

天順嫂回身跪下來，拉着坨子，磕頭又磕頭，聲音却低得只有自己聽見：

「菩薩奶奶看得明白！菩薩奶奶保佑俺妮子！菩薩奶奶替俺報仇！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十三 也出出咱的氣

領着女兒、花狗，背着鋪蓋，携着筐子，帶着侮辱與悔恨，尤天順夫婦從離開何家鎮，六七天之中，心情的遭受比腸胃的遭受更惡慘。

遇見了羣羣夥夥從家鄉逃來的更多的人，柳全泰一家子，李和成夫婦倆，連黑疙瘩、七麻子都來了。

他們是逃出一層或雙層網羅的徼倖者。

拖欠了錢糧的，就速去下黑屋子，三風癩就是。

拖欠了各樣捐款的，就速去下黑屋子，東柳村的孫狗就是。

搶吃了柳二爺家裡的糧食的，也速住下黑屋子，黑疙瘩的兄弟就是。

暗殺了柳二爺的兒子柳榮春的，速住便槍決，劉四、王六都是。

聽說王六、劉四死了，天順嫂連唸幾聲：阿彌陀佛！

對於柳榮的死，尤天順打個驚戰，嘆一口氣。

當柳全泰說到柳二爺也死去的時候，尤天順不禁簌簌落淚了。

「二爺，就因爲在趙家窪子挨劫受了驚，聽說到省城，不幾天就死了！唉，他真也太利心，糧食埋的真不少！」

「埋的？」尤天順吃驚。

「唉，你也準是不知道，埋了好幾百袋呢！他家看門的，王老羣的兒子漏了信，大夥子就給他搶了。榮春，省城學堂不是畢了業嗎？他回家來報了官，就逮人！把人們嚇壞了。劉四他們真賊胆，那天黑夜又活活把榮春宰了，從牆上竄進去的，簡直刀卸八塊啦！人家他們也真是漢子，聽說臨槍決還大唱大罵呢！……」

「俺豹兒呢！也搶了糧食嗎？也跑出來了嗎？」

「搶啦，誰沒搶呀！俺臨來可沒見他，八成也出來了！這些天，從出了這事，咱那裏，簡直是更沒法子混下去了！——新仇，舊恨，也全都翻起來了，到官府告發的不用說；有的竟自己個兒動手暗殺起來了！五個，八個，十一，這些日子，咱那個村幾子就死了十多個，

唉！」

「唉，真是的，人心變了！」

天順嘆吁着，陷進了無底地沈思：柳二爺死了！埋糧食！柳榮春刀卸八塊！……天阿！豹兒一家子呢？出了門遭罪？還在家等死？

「你們怎麼也出來了呢？大殿住够了嗎？姓趙的待你們怪好的！怎麼不跟他家一塊吃飽飯呢？你們來，橫豎有人不願意，也沒拉住嗎？……」

尤天順遇見馮木匠、孫老九他們的時候，他們冷嘲熱諷地白眼看他。他將怎樣辯說呢？滿肚子委曲只能表現一臉苦喪，緘口默聲地用乞恕的眼光向他們凝望着。幸好大肚子女人也趕到那裏了，她剖根揭底地一片解說算是爲他解了圍。

天順嫂拉住大肚子女人的手，對視着落淚，彼此哭着彼此的厄運，實際彼此都在哭着自己。

大肚子女人在他們離開何家鎮的第三天，也被趕出來了。她說：趙老元倆口子，心真黑了！把桂子賣給了何大爺作使用了頭，作使用了頭，其實還不就是嫁給何大爺作二房嗎？他

倆就給何家看園子，聽說，許着管他倆一輩子飯，死了還給買棺材，他真覺着登了天。趕她出鎮的那天早晨，他說，誰也不顧了，年頭變了，大夥子沒良心，可憐不得，他的好心沒人明白！何大爺說了，以後凡要飯的都不准進何家鎮，這也是要飯的自家找的沒臉！……

馮木匠聽着捏緊了拳頭：

「日他閻女！早晚打死老混帳！」

「連當家子都不顧啦！他娘的！」孫老九咬着牙。

「是呀！她剛養了孩子，才幾天呀！」

天順嫂說着，大家的注意都集中到大肚子女人的身上。她儼如陽光中的幽靈，蓬亂的黃髮，覆着灰黃凹陷的瘦臉，一對大眼睛無光地轉動着，她的肚子已不大了，并且瘦得像裏面沒有了臟腑。她說話是那麽用力，渾身顫抖着：

「孩子，唉，死了，又沒有奶水！那天早晨，俺把他投進井了！別看孩子瘦得那樣，眼却那麼靈，俺還喜他呢——」她嗚咽失聲了。

「別哭，你大爺！趙朋兄弟，已經捎信來了，就來！哼，只要他來了，就有辦法，日他娘的！報仇！出氣！」馮木匠拳頭搖兩搖。

「報仇，出氣！是呀，只要他來了，大夥子去打死老元混帳東西，大夥子全出出氣！」
孫老九紅了眼睛。

「打老混帳去，你也跟大夥子去呀，出出咱的氣！」天順嫂望着丈夫。他也似乎因大家的話長了力量：

「去呀！去呀！也出出咱的氣！真是的！」

十四 別哭，有辦法！

田郊裡初秋的夜晚與冷露，給予羣羣露宿的討飯人以渾身的戰慄，滿懷的淒涼，更迫急的飢餓，更悲切的嘆傷。

「天爺爺，要人命呀！」

在這窄狹的飢荒道上，馮木匠、孫老九、趙朋，到處向沒去過何家鎮的討飯的大群傳佈着飽暖地誘惑：

「何家鎮真是個好地方，吃，有財主捨飯，住，有好幾座大廟，大夥子到那裏去呀！」
當感誘的種子在大家心中萌芽時，他們又說：

「只是一件，那得先除掉趙老元一條禍根，他——他不讓大夥子到那裡吃，到那裡……住！……」

爲了自己和一家人生地掙扎，只要有一條能以望活的路可走，誰還願憐受了飢餓地摧毀而殘延的生命，與死亡連結的身子？於是，在他們的領導下，七八十個男人飢餓的群很快地結成了，像入膛的彈，扣弦的箭，大家喊着：「衝進何家鎮！打煞趙老元！吃飽飯！住大廟！……」

這該是如何驚人的事啊！

準備着衝進何家鎮的前夜，馮木匠、七麻子，還有好幾個，突然被紅槍會逮走了，據說，當夜就交了紅槍會總會部去。據說，只要李五爺一句話，他們就會被槍斃刀斬或者零刮的。

飢餓的群很快地就漫散了。

孫老九空各處亂跑着找人，焦急氣憤地罵：

「走呀，走呀！咱們還是要進何家鎮！救回七麻子、老馮他們！走呀！不走？不去的不是他娘養的！婊子養的！反正咱們裏面出了壞王八蛋，透出了信，逮着他，大夥子喝血！弟

兄們，走呀，走呀！」

人們全像沒聽見，儼如有條死的鞭子趕在身後，懷了驚懼四方遠奔了。馮木匠的老婆抱着孩子，哭得死去活來，喊着丈夫的名子，罵天罵人！

「馮大嫂，別哭，反正有辦法！」

勸着她，孫老九又想着：趙朋這時該能到家了，他有不少有槍的把兄弟！有槍的進何家鎮，那還不是容易事？含着悲憤的淚，他苦笑了一

兩天後。

一陣槍聲和爆炸，震碎了何家鎮夜的核心，驚破了無數人的酣夢。

第二天，驚耗像爆竹的火信，飛快地傳遍了各村：

十多個帶槍的進了何家鎮，把紅槍會打死了八九個，趙老元在十字街頭被斬了頭，他老婆投井了，何大爺被逮走了，……聽說，非送去馮木匠、七麻子他們，換不回活的來！還要五萬塊錢！……

十五 還不跟俺唱唱呢

自從何家鎮出了事，各村對於要飯的更嚴防更仇視了，尤天順三口子感到活路更窄，眼看着着臉形更瘦了。

蹣跚着，好容易走到一個村莊，那村頭拿了紅纓長槍的漢子們，總是遠遠地就厲聲叱叫了：

「去吧！去吧！不許進村呀！」

「可憐可憐吧！大爺們，俺是老實要飯的呀！」槍頭在他們眼中閃亮。

「不行！不行！要飯的淨闖禍！」

纏纏憐憐，有時一個軟心人給天順嫂哀言感動了，才許她們進村去。尤天順等在村外，守着花狗。

等着等着，時光像蝸牛的脚步。好久好久，她們才踟躕着出村來。筐裏空空地回來了，要到的幾口餓餓，妮子的腸胃還沒有填飽呢。

一天，一天，飢餓的鈍刀，慢慢地，終於割倒了他們的志氣與羞臊，「爺爺奶奶」叫呼

的無用，使他們切實感到，只好也得試着唱唱曲子討要了，可是仍然保持着這主意：反正不讓妮子唱！

尤天順把年青時會唱的幾個曲子，一句一句想起來，一句一句教給老婆，沒有弦子，也沒有唱板。

一天晌午，在一家大門口，天順嫂有聲沒調地唱起了「打牙牌」。身後一群小孩子隨擁着，她哄他們：

「你們家去拿塊餛飩來，再唱個好聽的！」

「俺不，娘不讓拿！」孩子們誰也不動。

一陣發狂地狗叫，有幾個男人出來了，袒胸裸腿，顯然是勞力的苦工。他們手中拿着餛飩，嘴裏咀嚼着。看見妮子，就鬼鬼祟祟眼問着：

「哪個唱呀？哪個唱呀？」

「大爺們，行好吧！賞一塊吃吧！」

「那得唱唱呀，不唱就給嗎？」

「姐在呀房中呀淚汪汪呀咳，

奴家缺少個丈夫郎呀，

娘娘你想想呀咳！」

嘻嘻一陣笑，他們又說：

「還得唱，還得唱呀！」

「天牌啞，地牌啞，虎頭牌呀咳，

桃花李花一齊開呀，

小奴家掛招牌呀咳！」

唱完了，天順嫂跟妮子凝望着他們手中的餛飩。

「好個小奴家！白頭髮的小奴家！嘻嘻嘻嘻！」

「還是叫姑娘唱唱吧！哼！這老了，有啥勁！」

「是呀，還是聽妞兒的呀！」

他們七嘴八舌，可是誰的餛飩也沒給了她們，有一個還嚷：

「走呀，吃咱的飯去呀！聽這個真惡心！」

「大爺們，賞一口吧！唱了兩段了！」她們駭怕他們真地走了。

「賞一口？讓她唱唱！聽聽嫩的！」彼此眨眼笑着。

「孩子小，不會唱！」

「還小？還小？再小點也使得！嘿嘿嘿！」

有一個向妮子舉着一大塊餛飩，直擠眼伸舌頭。天順嫂搶前伸手去接時，他又縮手回去了，還對她瞟了瞟白眼。他把餛飩雙手分開，又從一小塊上連咬了兩大口，才賭氣似地投到她面前，回身一笑，嘴裏的餛飩全噴吐在地上了。他們全大笑着走進門裡去，臨拐牆角，還有一個回頭來向妮子拋個眼色。天順嫂怔忡着，憤怒着，真想罵他們一頓，餛飩也不要了。可是，飢餓立刻使她的憤氣消滅了，瞅住腳下的餛飩，遲鈍地彎下腰去，不防一隻惡狗跳過來，把餛飩搶吃了，打個驚戰，她坐倒了。妮子望着昏迷失色的娘，望着那人吐在地上的餛飩碎塊，望着發狂的另隻惡狗；心裏剎那的矛盾和衝突，她就拿木棍打退了狗，迅速拾起碎餛飩，迅手又填進嘴裏，亂嚼着，才回身扶起了娘來。

她們走開那裏時，小孩們仍然隨擁在後面，還嬉笑着：

「這老娘們，唱的真難聽呀！一唱，那小髻還直顫顫呢！」

「不跟那天那小媳婦唱的好！那天，俺家王夥計給了她一大個餛飩，嘿，這末大！」兩

手比畫着。

「娘呢！這大姑娘真饒，真不害臊！咱家王夥計吐的，她還吃呢！」

「嘻嘻嘻嘻！」孩子們笑得拍掌。

天順嫂回身去，咬着牙，低聲罵他們幾句，又努力快走了幾步。可是他們還是緊跟在後面，頑皮地嬉笑。

「娘，娘！還不跟俺去接過那大塊餛飩來呢！你搶——」娘子瞪着眼睛，嘴角下嚮着，表示着悔憾。

「孩子，孩子！唉！唉！」

「娘，娘，還不跟讓俺唱呢！俺要唱，橫豎他們給——」

「孩子，傻孩子！你爹的心……」

天順嫂絕不忍責斥妮子無知與無恥，她更感到孩子飢餓得可憐，并且，天真得可怕！她心裏一陣冷又一陣燙，禁不住簌簌落淚了。

妮子望着娘的淚眼，爲着娘哭她也哭了，一手扶着娘的肩膀，一手拭娘的眼淚，娘發癡地木立着，忽地又坐倒了，她驚慌失措，她大哭急喊：

「娘，娘，娘啊！……」

十六 眞希望是一場噩夢

尤天順眞疑心是柳二爺冥中點化或默佑！他們走到何家鎮北面的小周莊時，想起柳二爺的相知周八爺來，更巧在周府門口遇見周八爺，提起當年他陪同二爺進城在周府留宿的事，周八爺不勝今昔之感地問了他好些事。周府已經敗落了，可是仍可以借一間園裏的破屋讓他們住下，他眞不知如何感激才好。合手向天空點頭又點頭：「二爺，登仙！登仙！」

屋子的門戶全沒有了，樑折了，支的立柱也彎了，太陽與夜露全可以直接從屋頂的破洞漏進來。但比起郊野露宿來，在陌生的飢荒道上，在大地受了秋之統轄的今天，這已可稱幸禍的家了。

從聽了柳全泰的鋪蓋衣裳路上被劫的事，他們覺得自己的東西加倍珍貴起來，白天，她們空着筐子出去討飯，東西全放下，他同花狗在家守着。夜裏，衣裳什麼的全壓在身下，被子蓋着，六隻手緊抓住，他還囑咐老婆：「睡覺輕些呀！警心呀！」

聽說桂子被轉賣到城裏去了，何家的人說：她是鐵掃帚星，進門就不吉利。尤天順料想

著：「八成是賣給窩子了！」老婆說：「哼！那下賤孩子，幹那事也正該！爹娘損的德！」同時，自幸好心人總有神保佑，妮子經兩次危險，仍然好好的，守在眼前！她決心：回了家，一定修個佛堂，讓妮子也吃齋唸佛一輩子！

每天她們出去要飯，他總是不憚煩地叮嚀復叮嚀：

「打聽打聽豹兒呀！捎信叫他來呀！務須來呀！來了說說家裡怎樣了！別上何家鎮去要飯呀！有人問，也別說在這裏住呀！」

濃陰的天空像個黑鍋覆蓋了大地，小周莊的夜色凝成立體的濃塊，沈重地壓住這間彎腰的破屋，壓住屋裏的人心。

一隻梟鳥叫着飛來，落在屋旁的榆樹上，叫着又笑了。

按說，這已不算稀奇，梟鳥差不多每晚都來的；只是今晚聽着他特別心驚。索性出去拋一塊磚頭趕牠飛走了，回來叨唸着：「能聽夜貓叫，不聽夜貓笑！」

他剛坐在土炕上，梟鳥又連叫帶笑地回來了。他心上鑄起一百個忌諱和驚疑。

躺在土炕上，三人蓋上一床被子。花狗伏在土炕下。

轉幾個翻滾，妮子就沈沈睡了，一天的疲憊也把老婆拉進了夢中，她們夢見惡狗，羞臊，調笑，餒餒，喝叱，哀求，……。只是他，總睡不着，心裏一陣陣悸動，喘氣異常不舒坦，猛地掀開了被，有道光亮在眼前，凝眼看時，驀然又消失了。他忙忙搖醒了老婆，身子更向她挨近些，可是沒說話。他以爲住在這做空的地方，在這時分，說話怕成爲招禍的緣引。他只附在她耳邊，用最細弱的氣流：「別睡呀！俺心裏總——」

陰霾深夜裡的寂靜，似一曲最溫和的催眠音樂，秋夜的清爽，像一集柔軟的大手，摸摸着他，慢慢地，他也沈入昏朦了。

突然，發狂地叫嘯一聲，被子被擦開了。立刻他以清醒的心猛地坐起來。一集手電燈的晃照，一個黑影攔住妮子跑出去，同時，一隻有力的手扣住他的喉嚨，一塊鐵棒的冰冷觸在他的臉上，老婆還沒爬起來，已被另一人的手死死按住，花狗叫着趕去了。他嘶聲喊叫，死命地掙扎，「敢嘍！敢動！」且有單刀直敲着坑沿，對此，他沒有一分懼怕，掙扎又掙扎，到底滾下炕了。他恨不能一步趕出去，一把就把女兒挽回來，只是受了飢餓蹂躪的殘老的身子，怎能掙得出有力的手的控制呢。於是，擗手踢腳，他大罵了，大罵了。跟着「日你娘！不要臉！」「拍！拍！」兩聲槍響，僅僅又嘶叫兩聲，他已癱廢失主，廻旋在轉盤似的天地中

了。那狠的巴掌，也在老婆臉上不知貼了多少下，槍響使她也昏迷無知了。

完了，完了，他們連女兒最末的一聲哭啼都沒有聽到！

花狗哭似地叫着跑回來。

大清早，冒着雨就有許多村人來了。

炕下一片殷紅的血跡，傷腰的花狗伏在旁邊。看見許多人來，牠畏縮，憤怒，直瞪着眼，牙全露出來，生怕有人再打牠，頑皮孩子把磚頭投在牠身上，只是張嘴，身子顫一下，可是叫不出聲，也站不起來。

天順嫂滿臉浮腫與麻痛，酸軟的手按着丈夫不住顫搖的頭，撫着他慘灰的臉。被子剛剛爲他蓋好，他又瞪開了，腹上和背上的創口不住噴着血沫，心像一團火炭在胸中焦灼，迫促喘吁着，有氣無聲地呼一聲女兒的名子，眼皮就沈倦地擦一擦，創口一陣劇痛，再把牙咬住。好一會，他又眉頭緊皺，用力叫着：

「豹兒！豹兒！」

「他也許今天就來了！」

「來嗎？來嗎？好——」

呻吟，呼痛，喘吁，他哭了，可是沒有一滴淚湧出來。

屋裏和門外，一個上午總是熙往攘來地有不少的人，大家講論着，嘆吁着，也有的逗趣戲笑着。

「可憐呀！這大年紀了，出來要飯，遇見這——」

「不快上點藥，可了不得，兩槍！唉！」

「姑娘大了不可留，留來留去自遭仇，嘿嘿！」

「那姑娘長的真怪俏皮，誰搶去，嘿嘿，真有福！」

「你老婆反正出不了這事，那黑麻臉，哼，惡心！倒貼錢也得找個愛財的！」

「老鴉落在豬身上，笑人家黑，看不見自家！你老婆那吊死臉鬼可好看，是吧？」

「他那一口子漂亮，要不，頸子就伸得這麼長嗎？」

「嘻嘻嘻嘻！」

「幹嗎，這麼喜歡？這年頭，誰也說不清遇着什麼事，笑人家？早晚輪到自家身上，報應！全去吧！去！這些不懂事理的！」

一群年青漢子給一位老太太趕走了。

周八爺又同他兒子走進來。

「爹，爹，早說過嗎？你不聽！這年頭，不能招他們呀，招孽禍！看吧，怎麼着？他若死了，怎麼着？還不趕他們走嗎？……」

「死了，他死了，哼，你別管！……老子的事，你管不了！」周八爺斥走了兒子。

「八爺，八爺！行好，善心！兩槍，兩槍，他動不得了！」天順嫂跪倒了，忙忙磕頭。

「起來，起來，別這樣！如今，青年的，簡直不懂交情了！唉！我窮了，不錯，可是凡有交情的，有了事，我總得盡力幫忙！」轉向尤天順：「好好養着吧，等一會，給你送碗熱飯來！」

尤天順僅僅用最虔誠的眼光望望八爺，感激的笑意已不能在他臉上綻開了。

雨，淅淅瀝瀝，一直下着不停，一直從屋頂的破洞灑進來，土炕的大半都濕透了，也濺濕了衣被。她攤了他挪動了一下，讓他的身子蜷團起來，躲開雨的濺淋。可是他劇痛得疾號一聲，再把身子恢復原樣，任雨水直濺在腿上和臉上，心仍似火炭在胸中燒燙。

風像水涼的細蟲，電速地從脊梁爬遍了他渾身每個神經和血管的迂迴，一條一條，攢積

着。

黃昏時，豹兒拖了兩脚泥，兩腿疲酸，帶一身濕衣裳，一身瘦骨頭，來了。

悲慘地一陣抱哭之後，還是尤天順先忍住了疼痛，舌頭硬直地說：「孩子——你——你來——了！」他像在死境裏嗅到一絲活的氣息。

豹兒拉住叔叔的手，貼近叔叔的臉，訴說他曾怎樣從家中逃出又回了家，怎樣才聽到了他們住在這裏的消息，怎樣在路上受到磨難……淚滴在叔叔的臉上。他輕撫着叔叔的創口，望望嬌嬌浮腫的淚顏，把聽到的虎兒的消息牢牢壓在心底了。

「孩子，你——早來——一天，也——許打——打走那——」他又作了最大地努力，再呼：「天啊！命啊！」

豹兒同嬌嬌商量了半夜，全沒商量出什麼具體辦法，只是決定明天先想法變賣幾件舊衣爲叔叔弄點藥，再想法打聽妮子的下落。

「豹——還不——回——來呀！」創口的劇疼逼他這樣呼叫連聲。時光像一條延長的線，希望和失望的結子，連連交替地結在線上。

「也許就來了！」她頻頻外窺，總聽着外面似有豹兒回來的脚步声。

掩在雨後雲幃裏的太陽，在西方三丈高的雲隙裏向小周莊探一探頭，對人們報報時分。這在他們覺得：從豹兒起早進城到現在，該是比一年還長的時間了。怎麼還不回來呢？俗話說：禍不單行！莫非——？他們真焦急，疑慮……。

周八爺帶一臉驚恐，忙趑忙腳跑了來，說話氣喘喘地：

「糟了，糟了！是你們姪兒去買藥了嗎？唉，唉！怎麼他單往何家鎮去呢？讓紅槍會逮住了，聽口音，唉，唉！人家說那夜搶何家鎮就有他呢！糟了，糟了！怎麼辦？怎麼辦！」周八爺的兒子後面也跟來，氣怒得什麼似地：

「快走吧，快走吧！光速住你姪兒就算完嗎？說不定紅槍會總會部還派人來搜剿你們呢！弄得俺也受瓜葛！平白給俺招禍！快，快，立時就走吧！」說着，直急得拍打自己的屁股。

她聽着發癡，幾乎昏過去，大哭了，一句話再說不出，身子無主地倚倒在歪斜的牆上。「逮住豹兒了！還來搜剿！」像兩顆炸彈投進屋裏來，在他心裏爆炸了。「天——命！天——命！虎——虎——」僅僅喊出這樣五個字，他滾下炕來，一口血噴在地上。她忙忙看他，他

已經呼吸停止了！鼻孔和嘴邊留着血蹟，兩集深陷的眼睛却還瞪得那麼亮。

花狗懂事似地忙偎在主人身邊，嗅嗅臉，又吻吻手，再感不到一絲生的氣息。仰頭望望碰頭號哭的女主人，牠的淚珠從眼角滑落下來，恰恰滴在主人的眼上。於是，他的眼睛慢慢閉緊了！這僅僅的兩滴愛的流傳，使他拋開一切的憤恨、抑鬱、痛苦與惦念把眼睛閉死了！牠癱軟地枕在主人身上。

「快着吧！你快把死的弄走吧！淨給俺招禍呀！別哭啦！別喪門俺啦！」周八爺的兒子說着亂躁腳，憤怒的眼恨不能活活瞪死她。

轟癩了一陣，還是周八爺留了厚道。

一塊破席，一堆濕草，一床濕被，裹了他的屍體，兩個人抬着，埋在村頭周八爺的地頭上了！埋了一層泥土，僅埋一層泥土。掩埋的兩人，還向她要去兩件衣裳，一個筐子，幾件碎東西，作勞力的代價。

天順嫂已變成一個危險的炸彈，有主的破屋子也不許她住下了。周八爺的兒子把她趕出村來，負傷的花狗被一個人拖拉着，腰上創口直流着血水，嗶嗶嗶嗶，不住沒命地慘叫。

在村外古廟的夜裡，她不敢哭，爲防災禍的招誘，村人不許她大聲啼哭。雨後的秋風爲她添

着淒涼，唧唧蟲聲伴着她欲泣嘆傷。孤零，驚怕，她緊偎着花狗，再偎緊些，感到了一絲溫暖。昏迷中她看見妮子被李五爺，一個似乎是李五爺的男人，任情蹂躪着，跟桂子一樣了！夢見豹兒被無情的皮鞭打着，夢見一群惡狗扒開了丈夫的墳土，爭吃着他的骨頭！花狗癱着腿跟惡狗酷鬥着，牠們咬得牠創痛遍體，又張牙舞爪直撲向她來！她驚醒了！滿臉冷淚滴零，已漬濕了蟠枕的臂袖。她昏迷中的哭泣，震驚了花狗，牠也在翹首戰慄了！

拭拭淚，她真希望一切的霉運全是一場噩夢，終於還可以從夢中醒來！

外面仍是淒冷的蟲聲，風聲。

一隻梟鳥鼓振着翅膀飛回廟來。

十七 報仇呀

在古廟裡，天順嫂一直望着嘎啲叫疼的花狗默啞地哭着，一天好幾次跑到丈夫墳邊去，總惦記埋的太淺，容易被惡狗爬出來嚼了骨頭。每次去時總是就地捧些泥土再添埋上。自然幾捧泥土管不了什麼，可是一時也總覺安心些了。不過，剛回到廟中，惦記立刻又來了，就再踉蹌走回去添埋幾捧。

還是周八爺發慈心，給她送來十幾個餛飩，讓她吃着回家；他說一打聽到她女兒妮子的下落，就派人給她送信；還勸了她許多話。她一點沒有主意，她不忍拋下丈夫的墳土，拋下負傷的花狗；然而異鄉的悲悽也使她想起了家，雖然她也知道因為家鄉不能生活才逃出來的。她夢想着：也許虎兒此時已經回到家裡等她！她哭哭啼啼，想了半天，到底聽從了周八爺的勸說，她給周八爺一連磕了好幾個頭。

含着淚，她把花狗拖拉到丈夫墳邊，花狗的叫疼的氣息，已經顯然一刻比一刻微弱了，她撫撫牠的頭額，顫聲說：

「花，你好好守着你的主人——」

她哇地大哭了，泣不成聲了。一位割草的老太太陪她掉一陣淚，才勸她止了哭泣。臨走，她又捧了幾捧泥土添埋上，給花狗留下二個餛飩，又託咐那老太太好些話才一步一回頭地走了；花狗的嗷嗷叫疼一直響在耳中，走不上十步八步就站一站，她好幾次直想轉身再回去。

一路上，她似昏似癡地不知有過多少次，總惦記：丈夫的墳怎樣了？花狗怎樣了？妮子豹兒都怎樣了？

顛顛跌跌，十幾天，好容易望見了西柳村時，她又感到無限驚怕與悽傷了。

走的還是兩三月前離家的大道。心裏除了比那時更傷慘更悲悽，又添了無限的孤零。她儼似一棵郊野秋風中搖着的枯草，扶着一根木棍，一步，一折腰，一步，一抹淚。

走過自家的田地，想起在當年：這正是跟丈夫跟虎兒割穀的時候，穀穗像地端伏着的花狗的粗尾巴，看看太陽，近午了，妮子正該携着飯籃飯筒來了，大家圍在樹陰下，吃着黃的醇鮮綠的豆角菜，還有鹹雞蛋，剝開胃黃油，喝着小米綠豆水飯，有說有笑，虎兒冒着汗的兩臂，鐵黑的肉突着疙瘩，妮子泛着滿臉艷紅，她跟丈夫的心，像古樹逢到春天的喜悅……。

如今，孤零地，她坐在已變爲荒原的地邊，無限甜密的記憶使她落了無限悲傷的眼淚。

走進村子，她感到異常陌生似地，一時，真懷疑起自己的眼睛。

她走在街上，像走進一座深山野寺，陽光中，凄冷，寂寥。

在三瘋癱的門口遇見了他老婆，她倆一刻生疏地默望，就最矚目地悲悲對泣了。

三瘋癱的老婆一股氣告訴了許多聽着心戰的事，最後，還以最惋惜的口吻說：

「老姊妹，你知道，俺那大黃雞跟絨頭雞，多麼愛下蛋呀，下的蛋多麼大呀，全靡了！唉，

規數呀！」

走進自己家門，又怔住了，屋中什麼都沒有了，連牛欄裏的木樁也沒有了，連存有丈夫、虎兒、妮子一點記憶的東西都沒有了！只有那張菩薩奶奶的像還貼在牆上，給塵土封了臉。抹着淚，她怔怔地坐在炕沿上。

一陣急遽的脚步聲，柳二爺家看門的王老群的兒子，三瘋癱的姪子，他倆拿着眼本跟算盤，他們說是本村臨時的村長。

「哼，你可回來了，三個月的花消靡拿了！」三瘋癱的姪子向王老群的兒子：「給她合合，三十二畝現地，一畝空糧，一畝宅園，每畝兩元三毛五分。」

一陣算盤響，他們齊聲說了：

「七十九元九，七十九塊九毛錢呀，你快拿呀，明天還等着用呢！」

她楞癡了，放聲哭了！

「娘呢！天哪！你，你天順叔死了，全死了！唉！錢，哪有呀？」

「死了，死了也得拿錢呀！欵官款還管誰死誰亡嗎？這些日子你家沒有拿錢，俺管事的吃了多少屈呀！」

「唉呀！俺剛回來，哪有錢？哪有呀！俺有地，讓官家要吧！唉！」

「說那費話幹麼？不拿錢不行！……趕快湊吧，明天清早來拿，若沒錢，可——」聽他們向外走着，還說：

「注意她呀，別再偷着走了！七十九元九！」

她悽傷，驚恐，簡直是瘋狂了。

一伸手，把菩薩像撕了下來，揉成一團又撕碎，放進口中咬着：

「菩薩，狗屁！不保佑俺，不保佑俺！」又投在腳下亂踏着。又號哭着：

「柳二爺，老混賬！劉四，小混賬！害了俺，害了俺一家呀！」

恨老天此刻不給投下把刀子，她可以閉煞眼把脖子自己割斷，把一切的悲憤割斷；亂摸了一頓，上吊也找不到一條繩子，解腰帶，碎亂的腰帶又被扯斷了。她跑出去，柳家的大門，已經闔緊，柳家的井闔在門裏了。她用力推，推，心裏一陣熱，她的頭狠狠碰在大門上，碰！碰！她摔倒了！

「虎兒！虎兒！報仇呀！報仇呀！」

八月的夜是深黑的，八月的秋風在西柳村呼叫着。

她微弱悽慘地哭喊，像一隻病傷的寒蟬被投進澎湃的深海中。

（二九年十月）

太平愿

——一個小村莊的春天

第一章

范二虎在劉家鎮同劉福爺直咕嚕了一夜，第二天回來了。打南張店集上經過，留下個既驚人心又快人意的消息。這消息在人們嘴上，像爆竹的火信，不多時，已傳遍了全集。

「范王莊快唱戲啦，看看去吧！」有些人只怕別人不知道。

「瞎嚷吧？什麼年月呀，唱戲！」有些人認爲是謠傳。

范二虎回到家，放下自行車子，連汗也沒擦擦，娘在屋裏叫他吃飯也沒答應，就忙腿忙

脚，又出來了。

先找着鄉副王福臣跟范明德，三個人一齊向鄉長家裏匆匆走來。

鄉長門外的兩隻狗，瘦得像兩隻細腰尖嘴狼，看見他們進大門，只懶懶地抬抬頭，便又倦臥昏睡了。

二虎左右看看同狗一樣倦睡的石獅子，又舉頭端相着那油漆斑剝的兩塊匾：「書英」同「功在粉榆」的金色，黯得幾乎難辨了。他眼珠子圓瞪着，轉了幾轉，閉口之前，故意先從鼻孔粗短地噴一股氣：「哼！」才十分倨傲地說：

「想當年，我范長勝要進這大門，那可得麻煩麻煩，門房傳稟一聲，是當頭的！連狗也不能這末痛快放過呀！他媽的，到如今——哼，哼！」

一時嘴角極力下彎，一時上唇又努力捲縮。連連哼了兩聲，順勢腦袋也歪了兩歪。似乎「到如今」之後的一句話，都給這表情替代了。

王福臣，范明德，都笑着臉只是點頭又點頭，誰也沒想起什麼最合適地迎接他的話。

鄉長王六爺正吃着午飯，看見二虎的臉色雖然這次是帶幾分笑意，但由過去的經驗，不

由得心臟又提到了喉嚨。嘴裏一口沒嚼亂的鹹菜同玉米餛飩，強咽了好幾次，終沒有咽下。從炕上忙忙下來，一面讓二虎他們坐，一面拉開抽屜，翻了一陣，沒找到烟捲，便焦急地向正忙忙下炕來的姨太太叨唸：

「不管事，整天讓他們來隨便翻弄！那天二姪來的時候，買的五盒烟，又讓孩子們翻走了。快！叫小三再買去，快去！」

說着，順勢把未嚼亂的餛飩，骨東，咽了下去。立刻，覺得胸中更滿了。他臉向着二虎做出乞諒與抱歉地苦笑。

二虎全像未理會六爺的表情與說話，只是向姨太太轉忽着眼睛，如同一隻餓鷹作勢要捕捉一隻野兔。等她撩簾走出去，他的眼睛一直還追逐着。

還是范明德把二虎的注意喚過來。

「長勝！」——長勝是二虎三年來才起的名號。雖然范明德按說是他的大叔，但如今也不能直呼他的乳名「二虎」了。

「長勝！把劉福爺的意思，給六爺說說吧！」

「劉福爺說啦，咱范王莊得唱戲呀！」二虎說話如同發命令。

「唱戲？」王六爺莫明其妙。

「是呀，唱戲呀！咱村許的愿，忘了嗎？」

二虎說着，兩腿放在太師椅圈上，不住地顫呀顫地，臉朝着房頂，身子晃盪着，揉的椅子直嘎嘎作響。

六爺窘得連氣也幾乎喘不出，只凝望着范明德與王福臣，像從他倆臉上可以看出什麼話來。

范明德想了一刻才說：

「六爺，不知道嗎？劉福爺今年又組了戲班啦！」

「唔——聽說是——」六爺只說出這樣幾個字。

王福臣張了張嘴，沒想出什麼話可說，望着他們的臉，仍舊沈默着。

面前全像沒人存在似的，二虎一直搖着身子，仰着頭，「浪嚕浪嚕」隨口唱。忽然想起什麼，斜過身去瞅瞅門簾。忽然又兩脚一下子落在地上，站起來，解開袂袍上的足有二十個鈕扣，敞開前襟，紫紅麻綢裡子露出來，襯着周圍八分寬的暗綠貼邊，更顯着一身天藍色麻綢的袂褲袂襖，異常刺目。袂襖瘦得像縫在身上似地，胸前左右三個口袋，一條鑲白的練子從鈕

扣上連到口袋裏。他把腰帶上揸着的手槍掏出時，更露出淡粉的褲腰。手槍放在桌上，聲響真吓人。就從連着白練的那口袋裏，掏出一個紙包，六爺據經驗，知道裏面是「白面」，更知道他抽白面要用烟捲，便慌張着，朝外面喊：

「怎末着？烟捲買來沒有？」

「雜貨舖裏趙黑說，煙捲沒有啦！」小三在院裏答說。

「再回去，就說是你長勝哥哥等着抽！」六爺高聲嚷，一面向二虎笑着說：

「二姪，略等一等吧！」

「不用，不用，有烟袋也行呵！」

二虎說着，要往炕上躺。看見飯桌還擺着，就又笑眯眯地向簾外喊：

「姨奶奶哪兒去啦？來吃飯吧，等會涼啦！我們真有罪！」

六爺忙着收拾飯桌，一面搶嘴說：「她飽啦，她飽啦！」自己把飯桌向外面送着。簾啓時，二虎還狠狠地向外面盯了一眼。

六爺一手掃着炕，一手拿一個枕頭放在炕裏邊。二虎盯住枕上的綉花，先笑一笑，隨後

說：

「姨奶奶真巧手！嘻嘻！」

一頭躺在枕上，直覺着偎近了姨太太的身子。眯眯笑着，把紙包打開。先在烟袋鍋裏裝一點旱烟絲，又捏上兩捏白面，擦着一根火柴，一口氣抽了進去，眯眯着眼，如昏似迷，好一會才噴出一縷白煙來。又裝着烟絲捏着白面時，才大模大樣地說：

「兩個大爺，一個大叔，誰抽哇？」

「不，不，不會抽！」六爺說着話，不由得身子在椅上抬了抬。

「是，不會，不能享這福！聽說，這白面也很養人呢。像長勝這樣，整天辛辛苦苦，各處跑，不抽點這個真也不成！」王福臣說完，才覺得這樣迎逢，頗不合適，一時却也想不起的話來飾掩。好在二虎只管在抽着，對他的話似乎並沒注意。

到底還是范明德，不知不覺中仍擺出「大叔」的資格來說話：

「嘿嘿嘿嘿！」可是笑了笑才說的。「甭說養人不養人啦，反正錢沒少化！長勝，你說，這幾年若不是抽這個，你橫豈頃二八十畝地置下啦！」

「這年頭置那末多地幹麼？自找孽禍呀！就說六爺吧，若不是有四頃地，去年還不至遭那回事啦！」二虎又把裝好的一些抽了，接着說：「白面，其實我沒什麼大癮，整天在外面

跑，朋友們抽的多，應酬吧，年青的，不隨和哪能行？」

「是呀，是呀！」六爺同王福臣一齊點頭。

二虎把五十元一包的白面，一股勁地抽去了三分之二，又覺得使烟袋太累贅了，索性，還是用近來習用的抽法吧。便坐起來，向六爺要一張烟捲盒裡的錫包紙，平了平綳紋，把所餘的白面都倒上，口銜着一個火柴盒的外套，一手托起錫紙，一手擦着火柴在錫紙上面晃着，唸——長又長地抽一口氣，白面都化爲白烟被吸盡了。靜靜地躺着，很久很久，又把一縷白烟吐出時，他已癱軟快適地似昏昏睡了。

他們看着他這樣奇怪的抽法，面面相覷，心裡暗自叫奇。

這時，小三送進兩盒烟捲來，向六爺說：

「爺爺！人家趙黑說，這是留着自家抽的。以前賒的那些，全要鏽！」

六爺苦笑着，點點頭，只是噤了兩聲。

「真也別說，咱鄉公所欠他的烟捲、茶葉錢，從過了年，這還不到三個月，我計算着，一百元還多呢，唉，真也別說！」王福臣蹙了眉頭。

「是呀，是呀，錢總是不好斂！唉！」六爺頭搖着，很爲難的表情。

「到門上斂錢，聽吧，除了告艱，就是叫苦，唉——」

「其實，從過了年，斂的錢少嗎？算起來，每畝地六塊——唔，七塊也多了，咱村三十頃地，三七兩萬一，兩萬多塊，全應急用啦！趙黑這幾十塊錢，跟別的眼比起來，還不是小意思嗎？」范明德說得很快。

「他是小買賣，沒多大本錢，過幾天斂錢，還他，先還他！」六爺仍然心存仁厚。

二虎像甜睡乍醒，惺忪的眼，說話可是忿怒地，分明他們的話他全聽清了。

「他媽那臭的，趙黑，那小子，這幾年很賺錢哪！發財了，就裝他媽的孫子！有烟捲，不除？不用說范王莊鄉公所，就說六爺吧，不是還值幾盒烟捲錢？不懂人情！我不抽他媽的這鳥烟捲，我找他去，我給六爺出出這口氣！給他留臉他不要臉！」

二虎說着，跳下炕來，就摸手槍。六爺搶前一步，忙忙攔住他，一面忙忙把烟捲盒拆開，惟恐他真的拿了去鬧亂子，連累上自己。說真的，從這幾年來，尤其從去年遭了災，對「面子」的尊嚴，六爺決不敢再顧及了，就是覺得不起事算好。二虎被攔下，坐在椅上，抽着烟捲，還聲聲忿罵：

「他媽的，早晚，總得叫趙黑嚐嚐我的！就憑他那孫相，還想出么鴿子？哼，他妹妹那

臭的！」

好一會，六爺他們才舒坦地喘出氣。

二虎又恢復原態了：腿放在椅圈上，身子搖着，又「浪噓浪噓」隨口唱小調。

六爺摸摸鬍子，嘴向范明德呶了兩呶。范明德才又把僵局打開了：

「長勝，剛才你說的唱戲的事，怎末樣？」

「怎末樣？我問你們呢！怎末又問我？」二虎有些不耐煩。

「二姪，二姪！不是說別的，是同你商量呵！」六爺又抬抬身子。

「商量我嗎？我不是說了？唱呀！戲班在別處，明天就騰末一天，後天咱村就唱呀！」

「長勝，你年青的，哪經過這個？後天，今天說了，後天就唱嗎？大戲比不得木人戲，

一條扁担支起台來就行。」

「得，我懂得這個，爺們！」想不到二虎對明德叔也拍起桌子來了。「只要想唱，明天也一樣！如今辦事，還比從前？乾脆，唱就唱，不唱就不唱，那關什麼屁事！我也就是向劉福爺稟告一聲呀，也就是讓人家說我小子鬆包呀！劉福爺，他自己有能耐，就讓范王莊唱戲，沒手眼，就拉鷄巴倒！哼，我看眼下人全是賤骨頭，吃硬不吃軟；驢馬賴虫的，不揜着賴子

不拉屎！好吧，我走啦！」說着，拿起手槍來，開步就走，掀起門簾，又回頭來。「我范長勝丟臉丟在范王莊，也不算什麼草雞蛋！」

范明德的臉色都變了，心騰到喉嚨間，差點兒一下子吐出來。

王福臣跟六爺，真恨不能對二虎跪下來，他的厲害，他們是知道而且嚐到了。他們追出去用着恭揖的姿式遮攔他，討饒似地苦求，聲音有些顫慄：

「唱呀，唱呀，誰說不唱呀？二姪，二姪，長勝，長勝！咱們商量呀，商量呀！不用說還是劉福爺的戲班，就是別的班，只要長勝你來說，咱總得唱呀，唱呀！你坐下，咱們商量商量！」

「甯跟我商量，我在范王莊算鳥毛！你們有鄉長，有鄉副，我配麼坐在這裡裝蒜！」

二虎氣沖沖地，推他們一把；他們歪傾着身子，差點兒跌倒，撞在門框上。

二虎三步兩步，就已跳到院中了。他們仍然緊追着說情。

姨太太聽他們吵鬧，滿臉恐懼，正從東屋跑出來。險些被二虎碰倒，後退兩步，倚住了牆，臉像一張黃紙。二虎却懸崖勒馬地立時住了腳，立時換一臉猥笑，把聲音變細了說：

「姨奶奶，差點兒，差點兒我們——嘿嘿！」

像臨到什麼災難，她一句話說不出，渾身戰慄着。

「二姪，長勝！回來！你回來，咱們商量！唱呀，咱一定唱呀！」

二虎全像沒聽見。走到屏門，還貪饑地回頭看姨太太一眼，嘴裏嘟囔着：

「小老婆，不理我？早晚有那末一天！」

默默地，他們彼此呆望着，像感到災禍的將臨，不知該怎樣措施與承當。

「二虎，這小子！」還是范明德先說話。不過，說着，却向窗外瞅了瞅。「他簡直——
哼，簡直忘了天多高，地多厚啦！他小子簡直沒有了前思後想！」

「唉！甭說了，說什麼？」六爺低了頭，頻頻搖着。

「唉！說也是，終究是天意，天意如此呀！」王福臣緊接着六爺的話，嘆吁不已。

「我說，六爺，福臣哥，你們信吧？反正老天爺，不能總閉着眼睛！」

「那是，那是，總閉着眼睛，那還了得！」

「三兩演戲頭一句，不就是：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嗎？天理循環，古今是一樣的！」

「是呀，老聖人說過：天作孽，猶可爲，自作孽，不可活。千年萬年都不會錯的！」

「對，對，福臣哥跟六爺都說得對！」范明德感到無限安慰與親切。「還有一件啦，俗語說：狗急跳牆，兔子急了咬人，羊馬比君子，一理！誰也不能一味地認定：大車轆溝裏翻不了船呀！」

他們說着，都覺得很开心，可是，也不由得都向窗外仔細瞅了好幾次。

「六爺，福臣哥，甭說別人，就說咱們三家，這幾年，想一想，連遭了些什麼事？日子簡直沒法過了，整天價，這裡也要錢，那裡也要錢。像六爺去年遭的事，大少爺，無辜平白地，唉——」

說到這裏，范明德驚地把話頭闌住了。但，一段慘痛的記憶，立時又像尖刀剗着六爺的心：——

永遠不會忘記，那是去年正月十六的早晨。十幾個背槍的，生虎似的來把大兒子捉去了，說他家中有十個盒子槍，肚子真有鬼祟。范王莊的人，誰都明白又是二虎的勾當。都認得有幾個背槍的是常同二虎往來的。就因爲四年前，二虎犯案被縣裏抓走時，全村不會有一個人去保釋。可是那年秋天，赦罪犯，二虎從獄裏出來了，就口口聲聲要報仇！幾年來，村裏

遭殃的，總有幾十家，綁票，明搶，暗罰，全出過了。而結果最慘化錢最多的就是那一次：十個盒子槍，一個，一千元，十個，一萬元。連人情送禮，起初，估量着總在一萬五以上，後來，還是託了二虎的情面，一萬三千元，了了事。可是，二虎辦的是槍價，不是人命。到底，大兒子被槍殺，埋在距家二十里的河岸上了！後來，還是託二虎，又花了五百元錢，把死屍才贖了回來……

六爺想着，想着，含了盈眶的老淚，一個寒戰，竟失神地昏迷了，枯皺的臉色，像一張經過亂褶的灰白的紙。王福臣、范明德都驚慌着，忙忙把姨太太喚了來。她說：從去年遭了事，這情形是常有的，有時竟至不省一點人事，斷了氣似地，過一刻，口中總是呼着：「文兒！文兒！回來了嗎？回來了嗎？」

好一會，六爺蘇醒過來，苦笑着說了話，才把屋裏緊張的空氣變換了，大家鬱抑在胸中的驚恐，才一口氣吐出。

「可惜我的文兒呀！自幼聰明，仁義，念一肚子好書。唉，四頃地典賣了，我倒一點不心痛，痛心的是我的文兒呀！」

「唉，過去的事，追念也沒用了，六爺，寬自己的心吧！」王福臣跟范明德方才觸發了

六爺心裏的隱痛，十分感到慚愧，只有希望以自己的厄運，再解釋六爺的傷痛。「咱們老弟兄三個，往前推四年，誰都不會想到吧？老了，吃了玉米餛飩，還不得舒心！唉！」

六爺嘆息一聲連一聲地，只隨口應着：「是呀，是呀！」

他們的話再繼續着：

「本來嗎，窩槍，加在誰身上全隨便：富的，自然不用說，貧的，也可以說他是作歹行壞呀。簡直說吧，目下，誰都是過水皮上的日子。唉，天意，說什麼呢！」

這時，六爺的二兒子捋武趕集回來，放下空的口袋和竹籃，就忙忙走進爹屋裡，額上還滿帶着汗珠子。沒迭得稟報趕集辦事的結果，先滿臉驚詫地說：

「今天集上嚷遍啦，咱村後天唱戲，好些人問，我說不知道，他們却說，親自聽見二虎說的呢！」

他們聽着，像恍悟到方才的談話，竟是離題太遠了。

六爺困窘地，焦慮地，吞吞吐吐說：

「看——看樣子——不，不唱——怕，怕——不成了！」

王福臣、范明德跟着嘆了好幾口氣。

六爺忽然轉念起更切身的事來，問振武：

「見着你舅舅跟你姐夫嗎？」

「見着啦！」

「託他們賣的東西，有主嗎？」

「沒有！他們說，桌椅櫥櫃什麼的，這年月，誰還置辦這個呀？等幾天，再到城裏給問問。」

「也沒給取借幾個錢嗎？」

「沒有！他們說，跟咱們一樣，也是借取無門！」

「甯說了，糧食沒能糶呀，鹽也沒買呀！」

「沒——」振武口吃地，僅說了這末一個字，眼中濕零零地，像曾受過什麼委屈。

「老兄弟們！唉！」六爺異常悲傷地。「你們看，還，還逼着還愿！咱范王莊，我準知道，十家就有六七家，跟咱們一樣的！唉，沒法呀！」轉向振武。「孩子，你們吃糠覈，我吃玉米麵，怕以後也難飽了！二虎剛走了，就是說的劉福爺的戲班，非唱不可呢！」

「是呀，是呀，非唱不可！」范明德、王福臣應和着。

「咱就是不唱！看他嗓喉大，能吞了誰不成？劉福爺，什麼呀，我看整個是——」振武粗闊的臂膀擺動着，眼睛瞪圓着，悲憤地說着。

六爺聽兒子這樣狂放地呼嘯，心裡敏感地又想到了恐怖，一面向窗外頻頻窺視，一面忙忙搖手攔住他的話鋒：

「唉，甭管那些啦，甭提那些啦，人家現成能踏上我們頭頂拉屎！管什麼一張嘴裡長幾條舌頭，管什麼心黑賽木炭！」

接着王福臣的話，六爺吁吁興嘆：

「唉，古書上的天道，於今全失了！老聖若今日復生，一定又要作春秋的！嗯——」鼻孔中半聲半氣地一聲長吁，代替了無限感慨。

范明德還有方才的餘憤未消，張口就帶出些火氣：

「說起劉福，真的，他算哪廟的和尙！根上不好，誰不知道他老輩當屠手？他本人，也宰過豬呀，開過店，當過地保，多少年了，就黑白兩道的。他娘還當過收生婆呢。他老婆是有名破大盃——」不由地，憤慨忘形了。

姨太太禁不住竊笑着闖走了。他仍像沒覺得，依舊忿恨地說下去。而這時他們聽着，却

也不覺得他是放蕩了。

「是呀，誰都知道他老婆是破貨！他這是露臉了，有錢了，窰姐穿裙子，充起他媽的好人！二虎這小子，更可惡，他倒去抱人家的粗腿！」

「他媽的！」振武自幼這真是破題第一遭，守着爹敢破口罵人。「光怕也不行，人善人欺，馬善人騎，我看，反正沒好啦！」

振武握拳怒目，像遇着仇人，躍躍欲試地作勢。

他們覺得他的話是災禍，可是聽着也頗痛快。

沈默。——他們都垂着頭，看自己的脚尖，看地上方磚的裂痕，心裡的思想都是亂七八糟的。

振武又想起話來：

「也怪，集上的人們，還都知道，咱村是唱戲還愿！二虎這小子——」

「是呀，他們湊在一塊，抽起大烟，白面來，足了癮，什麼事想不到哇！」

「真也是，咱們那回許了愿，以後全也沒管得了什麼事！」王福臣說着頓一頓。「當前的事，簡直就够辦不完的了！唉！」

提起許愿，誰然是距今快兩年半的事了，范王莊的人誰都記得那恐怖的日子，尤其他們管事的，更會清晰地想起那時每一時刻內情勢的變轉，以及自己的心潮因情勢會經怎樣地漲落，假如不是目前的苦難比那時更嚴重，也許人們正把那事的經過跟長毛作犯的繪形摹聲地在百談不厭呢。

那是凜寒的臘月天，一場戰爭的暴浪，淹沒了一帶八個村莊，范王莊正當暴浪的中流。槍砲一直響個整天整夜。人們都堵了窗子關了門，屏氣地伏在炕下，或躲在屋角。聽砲彈像旋風似的飛過，又比一百面牆倒還震動地爆炸，誰都怯懼着會落在自家屋頂上。槍砲如同大雹，直打着屋簷屋頂，有時還穿過堵窗的木板，直進屋裡來。阿彌陀佛！在女人的心中口中聯成了珠串。六爺他們，是管事的，可不能藏在屋裡躲槍彈。他們沿着牆根，各處跑着，找人，準備東西。槍彈時時落在他們面前，起一片塵烟，也時時從耳邊或頭頂飛過，像有人故意窺近耳朵打聲最響亮的口哨，使得心一跳，頭昏一陣。夜間，他們更看見彈火像無數大小的流星，滿空裏飛穿，也像大年夜鞭炮無息地爆響。當黎明前的那刻，槍砲聲簡直是迅雷，暴雨，颶風，並且，在屋裏已能分明地窺見前村後村通天大火燒起了。六爺他們，頭昏着，眼眩着，戰抖着，以最虔誠的心，最虔誠的話，在鄉公所的屋角，跪着，頭在地上磕得響又響，向

着本村關帝廟所在的西方，祈禱着：「關聖帝君，關聖帝君，關聖帝君！保佑，保佑，保佑，太平了，明年春天，就唱戲，修廟，金身！關聖帝君，千靈萬靈！保佑，保佑！真心，真心！保佑，保佑！……」等戰爭完了，他們又到廟上，禱告了半天。僅僅砲燬了九間房，死了五個人，比哪個村子都好得十倍八倍。他們燒了十刀黃表，祈求關帝爺以後永遠這樣特別保佑，挨過這次大難！……

王福臣又把話重複一遍：

「到如今，比那年許愿時更不如了！」

「是呀，神也不能保佑人們了！」

「如今還靠神保佑嗎？那比作夢還愚蠢！」

六爺覺得光這樣牢騷，任憑磨薄了嘴唇，全沒有一點用；所以，先攔住兒子的話，叱他瞎多嘴：不靠神還能怎末樣？又把話頭轉回本題來：

「兩位老兄弟，說別的全不中用，我看這戲——不唱，反正是不行了！那末簡直就作打算吧！」

王福臣翻來復去又想了好幾遍，這戲無論如何不能唱；但又想不出什麼可以脫過去的辦

法。唉嘆，躊躇，終于只得說：

「還是明德老弟找二虎去商量一下吧！」

「商量？——」范明德默唸着。真的，提起二虎，就恨不得一口吞了他；連骨頭也嚼碎才消恨；再去找他商量？再仰了臉看他的眉眼？這大年紀了，受他的喝叱嗎？作大叔的，那怎好去！只是，事已如此，爲着范王莊一時的平安，爲着六爺跟王福臣老兄弟們的爲難；反正跟二虎是同姓叔姪吧，弄僵了弄壞了，也自然有個諒解。唉，天意造就的，有什麼法子？思索了許久，才淡淡地說：

「唉！也就——只好——這樣了！」

六爺給唱戲的事苦惱着，今天沒有睡午覺，却也不覺得困乏，只是在屋裏來回踱圈子，抬頭看見北壁上曾祖所繪的「漁樵耕讀」那幅安樂閒適的畫屏，和先人書成懸在迎門作爲家訓的對聯：

忠厚留有餘地步

那些景色，那些筆劃，都似在濛濛霧雲中，影跡模糊了。

二兒媳悄悄進屋來，恭恭謹謹，帶着笑說：

「爹，借個牲口，明天接姐姐跟外甥來看戲吧！」

他一向總是誇獎她乖嬌、知理，覺得自家娶到這樣好的兒媳，是祖先的陰德，所以，就是有些愁苦，見了她也會消掉。今天，他却厭惡她了。假如是別人，他定會因而發作起來，把滿懷鬱憤，藉題作一次傾洩。但是，他沒有。只以最不耐煩的口吻與表情對她說：

「唉，有什麼閒心呀，看這戲！」

二兒媳沒精打采地走了。

不一會，孫女慧貞又帶笑帶跳地跑來，還沒進門，就嚷着：

「爺爺，爺爺，黑了天再明了，就唱戲了嗎？你抱我去看，抱着我！」

慧貞說着，張開兩隻小手，偎到他身邊，嘻嘻笑笑，兩腳躁踏着，兩臂舞動着，仰着臉，

張着口，是天真無邪地乞求。

慧貞，三歲了，是振文的女兒。振文死了，僅僅留下這一條根，因之，喜六爺看着比別的孫兒可愛。看見她，就會想起慘死的兒子。也就因爲在她身上留着兒子聰慧僅有的遺存，由她可以保持着無限可愛的記憶的清晰；從兒子死後，他覺得不能一天不看見她，見了面，總是要抱着，嘴裏嘖嘖唸着：「慧貞，好孩子！給爺爺親臉！給爺爺搔搔頭！給爺爺理理鬚子！」

可是，今天他沒有抱慧貞，任她焦急地乞求着。他又想起她爹的慘死。不禁兩串枯淚滴落了，落在她的頭上、臉上。

第二章

范王莊，果然如期唱戲了。

也沒有敲打鑼鼓，關帝爺便被兩個漢子沒精打采地抬進了神棚。

也就是因爲這幾年中，關帝爺並沒有十分靈驗地保護人們脫除災難，它在神棚裡異常寂寞，只有王六爺他們得暇時，來守它坐一會，點三炷香插在香爐裡。別人打棚前經過，都只是有意無意地向裏面斜瞅一眼，便過去了。女人們間或有一兩個來到棚裡，磕一串頭出去，那

還會遭到男人的白眼與別人的哂笑。時時倒有大群孩子跑來，坦然無忌地把桌上的香拿去，點着火，一人高舉着一枝，四處追跑，這除了六爺他們遇着叱喝幾句，別人看見只是笑他們淘氣，甚至他們的父母，看見了，也沒那樣罵他們：「你敢拿關老爺的沉香，混帳！送回去，省得神怪罪你！阿彌陀佛！」有時，孩子們還把神棚的葦席扯開，故意從席縫裡鑽來鑽去，打打鬧鬧，嘴裏罵着最污濁的話，什麼雞巴蛋的。

從昨天上午，王福臣、范明德就同着五六個人歛錢，每畝地三角。到誰家門上，誰都是以最難堪的表情應答着：

「嗷喲！兄弟爺們來啦，甭說唱戲還愿，是行好的事啦，就說你們幾位到我門上來吧，我也應該痛痛快快拿出錢來。可是，錢比不得土塊呀，伸手就隨便拿來。嗷喲！正項花消就辦不了的了，這，這怎末又唱戲？這戲捐，我，我——唉，真是，可一時交不出！」

他們極力地解釋着，像自己向人家討錢用似地，話說得那末懇摯。可是，當他們懶懶緩緩地走開人家的門口很遠之後，還聽見人家一連聲地唉嘆。

按門挨戶，歛了一遍，結果，共計歛得：一元票五張，角票二十一張，銅元五十四枚。

跟六爺商量了許久，誰也沒想起什麼好法辦。惟有的一條路：「再斂吧！」

下午，當斂錢的再按門挨戶到各家門上時，大半的男人都退避了，讓女人出來答一聲：

「沒在家呀，等會回來我告訴吧！」

「明天就開戲啦，就用着啦，今晚務須送到鄉公所呀！」他們斂錢的比第一次增添了這

末幾句。

「天爺爺！錢，還沒有取到呢！唉，天爺爺！要人命呀！」各家的回答不約而同，像早就準備好了的。

第二遍結果，斂得：一元票四張，角票十八張，銅元四十二枚。

昨晚，大家坐在鄉公所裏正發愁，二虎進去了，他問明了斂錢的經過與結果，立刻，咆哮起來：

「我日他妹妹臭的！」說着，拿手槍在桌上一拍。「明天，你們跟着，我領着去！他媽的，沒錢？哼，打鍋賣鐵也得拿錢！這如今，」聲音略變緩和些。「辦事，摸不着人們的脾氣，瞎費勁！你要眼珠子一瞪，那就事事如意了！哼！」

他們心像被圍的困軍，也像被釋刑的犯人，連聲暗呼：「天爺爺，天爺爺！」

這消息像陣狂暴的風雨，不多時，范王莊已被淹沒了。家家戶戶，忙亂着，焦急着，驚恐着，七湊八湊，把女人紡線賺的錢，賣鷄子積的錢，預備給外孫作生日用的錢，也都湊上。許多人連覺都沒有睡好，許多人出村去，把錢借了來。

今日斂錢，開頭就很順利。

二虎拿了手槍，走在前面，扳着槍機，雄糾糾，氣昂昂，高聲喊着：

「今天拿錢，都按完糧的地畝，一分一厘誰也不能少！這唱戲還願，是行好，良心事！大夥子聽呀！」

這樣一來，許多人又着了慌。差一角，或者差五分，就又東跑西借，或者趕到戲台下，找着孩子，把他袋裏的幾個銅元也掏回來湊上。有的，昨晚上好容易湊够，今天忽然發現孩子偷去了幾個，忙氣憤地找着孩子，可是他已經花了，立時無情的巴掌狠打一頓。但是，孩子哭了，也抵不了錢，仍須忙着再去借來。

上午，剛剛開戲的時候，便斂完了。亂七八糟，那末一大堆色色樣樣的鈔票，大家數完了，共計：九百一十三元五角六分。

二虎一伸手就拿去二百元。他說：唱戲啦，他長官們也許來，要買點「藥」——白面之

別稱——預備着。又一伸手拿去一百，他說劉福爺晌午來到，應該預備點「大烟」。

當他走到門口時，六爺忽地想起來，問一句：

「二娃，長勝！够了哇，這些？」

「先湊合吧！錢，怪難斂的！」二虎連頭也沒回。

一群群孩子，圍着糖菓攤子，空打轉轉，凝眼盯住那包着各色各樣花紙的糖球，心裡想：那一定很甜，很有滋味，假若能買一塊放進嘴裡，手中還可以玩弄那亮亮的花紙，舔一舔，貼在眼上，向同伴們扮個鬼臉，那真美極了！於是，他們便再走進攤子些，恨不能眼親在盛糖的玻璃盒上瞧一瞧。花生豆，胖胖的，在洋磁盆裏也向他們閃着誘惑的紅色；他們記憶中也知道那是很脆很香的。

「買呀，買呀！香蕉糖，橘子糖——光看不買饞得慌——！」

賣糖菓的老頭子，拿鷄毛帚在玻璃盒上揮一揮，拉長了聲音唱着，孩子們的小手在口袋裡強掏了一頓，快頓地又縮回了。偶而有一個把僅有的一枚銅元投在玻璃子上，噹啷一響，老頭就拿出一塊糖來，遞給他，他剝下紙，放進嘴裡，吝嗇地含着，不讓它亂動，希望它永

遠甜在嘴裡，化不完！別的孩子們的眼睛，一直瞞着他的動作，盯住糖球在他嘴裏把臉皮支得高隆隆的，同時，一口口的唾液，像流泉樣湧上又咽下，覺得人家的爹娘真疼他！

「一大枚，買一塊——，買兩塊的送一塊——！你看糖，糖看你——不拿錢來不給你——！」

孩子們被老頭子趕走了。可是繞了戲台走一個圈子又回來了。糖菓對孩子們已似強磁的吸力。

吹糖人的，賣玩具的，相繼都來了。又給孩子們添了無限的驚喜與無奈的愛羨。

「一大枚吹蜜罐，帶喝蜜，兩大枚吹黃鼠狼拉雞，三大枚吹老虎吃牛，拿錢來，吹呀，吹呀！」

孩子們看見吹糖人的把黃鼠狼老虎都吹成了，還染了顏色，插在架上，這樣叫着。轉身又聽見賣玩具的也高聲叫呼。那泥娃娃，豬八戒打鼓，吹響的小雞，還有花蛤蟆，銅喇叭，比糖人更好看，更好玩。心裡也直叫好。有的向大人去討銅元，被打了耳光，哭着仍然跑回來。有的猛地想起來，賣泥人的要餽餽，一個餽餽可以換一個。就悄悄跑回家去，背着大人把餽餽偷來換了。拿着泥人，到沒人的地方，響亮的吹着，小小的心上真似開了花。回家連

餓餓也偷不來的，就只好悲悲啼啼哭了。有的在地上一陣一陣打翻滾，樣子是對大人示威。可是當大人又給一陣踢打時，只好無望地再去聽別人吹哨了！

慧貞買的糖人，給一個孩子奪壞了。要娘再買，娘摸摸袋裏，已經空空地，便騙她：

「好孩子，乖！沒有錢了，等會你姥姥來了，給你買好的！」

「不，不，我要，我要！」天真地慾求。

慧貞哭了。娘的巴掌，試量了好幾下，到底，在衆人面前，狠狠落在了她身上。同時，娘的心像受着刀割：從她爹死了，還不記得這樣打過她！娘要抱她回家放情哭一場。

半路上遇見爺爺，他慈祥地接過慧貞來，一面替她擦着淚，一面問她受了什麼委屈。

「我要糖人！我要——」慧貞還抽搭着。

「唔——」六爺知道自己衣袋裏沒有銅元。「咱不要那個，要那個的不——」想不起什麼理由。「咱買塊糖吃吧！好孩子，聽說！」

「嗯，我吃糖！」她總是聰明，乖嬌。自己舉起小手抹眼淚。

賣糖的老頭子，想當年，吃過六爺家十幾年的飯，作活總那來不正經，六爺跟老太爺却
能原諒他，勸說他。後來，他自己不願幹莊稼活了，還讓他看過好幾年大門。他娘當着面，

常這樣說：「黑柱，無論到什麼時候，不能忘了六爺家的厚道！」

六爺看見黑柱滿臉參白鬚子上帶着塵土，守着糖菓攤子坐着，心裏想：黑柱看見我抱了孩子走近他的攤子，一定會站起來，拿起幾塊糖或一把花生米，親暱地說：「六爺，抱的是大少爺房裏的孫小姐嗎？快拿點這個吃去！」也許不勝今昔之感地再加上一句：「真快呀，我在府上作活的時候，大少爺才不過這樣大呢！」自己將毫無愧慚地接過糖來，放進慧貞的袋裏。這在六爺，並非覺得自己當初待人家有恩德，希望人家物質的報答。只是覺得這次同往常一樣，見了黑柱，不禁會喚起許多古昔的記憶，自自然然地從心底發生無限親熱。

但是，黑柱沒有。似乎是因為看見他抱了孩子走近來，故意把頭低下，裝着思索什麼了。

六爺想：也許他是真沒有看見吧？可是，又要招呼他除幾塊糖給孩子的時候，自己心裡懼怯起來了。凝視着孩子祈求的眼睛，心情無限紊亂。僵住孩子的臉，腳無自主地從攤前走過去，自知步子是錯亂的。忙忙定神四顧，像別怕人看透自己的心情似地。

這時，二虎抱着他妍頭的孩子迎面來了，泥娃娃，糖人，啦叭，什麼的，拿了好幾個。身後跟了一大群孩子，都把視線集中在那些好玩的玩具上。

「給慧貞這一個吧，咱再去買一大些好的！」

二虎先求得了孩子的允許，把一個糖人遞給慧貞。

「慧貞，拿着吧，謝謝你二叔！」六爺立時作出笑。

慧貞拿了糖人，連連向二虎點頭。此刻，她在別的孩子們眼中，比二虎抱的孩子還可羨慕。

從身後突然響起了黑柱的喊聲：

「勝二爺，抱的是——是——是——嗎？眉眼還有點像你，吃糖呀，吃花生豆呀？」

「黑柱，嘿，嘿，老小子，你來得很早呀！願意孝敬孝敬嗎？」二虎笑着，走過去。

「別這末說話！嘻嘻嘻嘻！如今，混了差事啦，別再像從前放羊那時候——」

「我日你兄弟媳婦那塊臊氣肉！淨跟大叔鬧！來，來，孝敬幾塊糖吧！」

六爺趕忙向前走着，心顫得連頭都沒敢回一回。

第一天的戲目，還是循着昇平時代的舊例：第一齣「大賜福」，第二齣「香山願」。

台下的人真是不少，二十里以外，來看戲的，有的是。熙熙攘攘。未開戲之先，看着戲

台，戲台上慶昇平的紅紙匾聯，都覺得異常新鮮，心裡是說不出的興奮。三四年來，這真真實實是第一回看戲。

大夥子談論着：這班裏的角色，唱腔怎樣，裝扮怎樣，青衣是誰，鬚生是誰，花旦，武生，文丑，老生都是誰，還有坤角誰誰誰。雖然那都是往常俗不可耐的了，現在說來却覺得興緻萬分。彼此搶說着，誰都以爲自己知道得多，而且正確。

「大賜福」上場了。大笛兒吹着幽雅的曲子。那天官出來，帶了粉白的假臉擺呀擺地逗幾個圈子，嚴正地宣示了「天官賜福」，黃布上的大黑字。

台下人們的心，興奮得簡直要跳出口來，真像置身於昇平天地間了。

有些人，尤其是老年人，一面看戲，一面不住向別人講說着：

「天官，天朝的官呀！賜福天下，萬民得安呀！」還怕別人不明白。「那就是天子的告示呀！年畫上不是也常有這賜福天官，跟招財童子畫在一起的？」

「我村裏有出門的，前天回來說，真龍天子，就快出了！出了真龍天子，天下可就真享太平了！」

「個白鬚老頭兒認真地說着，感到無限的興快，以爲這事是千真萬確的，更希望別人都

相信。

突然一個青年放蕩地笑着，從鼻孔裏哼了好幾聲氣，斜睨了白鬍老頭子一眼，回頭向他的同伴那個中年人說：

「聽呀，又造謠了，老而不死的！整年價是胡嚷：真龍天子，哪裡的娘們懷胎三年了，造謠！」

「謠言？事實上不是已經應驗了嗎？」中年人表現着無限感慨與憤懣。

「天爺，佛爺，竈王爺，還是不再出真的才好！若是那樣，老百姓更——」

聽青年人說到這裏，中年人像忽然感到失言似地，拉他一把，搖搖手，把他的話鋒截斷了，同時，眼還老鼠似地，四下裏飄轉着。

白鬍老頭子簡直覺得他們是在侮辱自己，氣在肚裏急遽地打轉轉。他年老，他懂得事情多，他在有真龍天子的時代，進過考場，考過秀才，到如今，他仍然自認爲天朝之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細麻繩樣的小辮兒還珍惜地存留在腦後，他要爲天子辯護，保持朝廷的尊貴。「你懂什麼！你懂什麼！」也斜睨了侮辱他的人們一眼。正想再多說些什麼，抬頭看見「香山願」已出場了。不自禁地，他又擺出述古的風度說：

「這香山，是在河南的那座香山呀，古來，有一位王爺——」一刻沈想，手摸摸腦後的小辮。「是哪一朝的哪一位，我忘記了。他有三位公主，大公主二公主都招了駙馬，那位小的，其性與人殊，性是天命之爲性，與人殊，就是天性與別人異殊呀，她不招駙馬，不貪富貴，富貴于她爲浮雲，自己到香山修仙去了。一去就是好些年。父母勸她好幾次，她終不回來。父母怒了，怒就是生氣呀，就派大臣去割取她的手與眼。大臣去後，果然把手眼都取來了，可是那公主已成道化仙，立時生了千手千眼，那就是千手千眼佛呀！」說完，露一臉矜倨地笑，對四周一面看戲一面聽他說話的人們。

那青年又開腔了，眼睛還是斜睨着：

「狗皮膏藥，還拍賣啦！」

「也是，手眼越多越好！」

中年人的話却引集了大家的注視。他說話時，作的兩個手式：先把兩手在肚前比一比，同時肚子也鼓了鼓，又把左手伸出兩個指頭；大家明白那「鼓肚子」與「二」的表示是拍了誰與誰，不禁會心地苦笑了。其中高身材的一個，還像不這樣咒一句不痛快似地：

「手眼越多，怕——」

話未說完，忽然身後的人群起了大地騷動。立時，連前面的人們，也都回過身來了。連台上的人，也都窺望着，驚疑着。

年青的女人，都帶着驚恐紛紛跑走，胆小男人也多半散去了。緊接着，一群擗槍的陸續走來，向跑走的人們罵着：

「媽的！跑什麼？」

二虎領他們進了茶棚，分桌坐定，煙捲茶葉，每桌上都放一大堆，瓜子，糖，花生豆一盤一盤，接接連連端不完似地。

二虎登上台去，高聲嚷着：

「大夥子別跑呀！隊伍是來領會的，跑什麼？再跑就開槍啦！」

有些人還帶着滿心的驚跳，躊躇地又集到台下。一部分的人，這時已跑出一里之外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戲場上，都有許多擗槍的打轉轉。

除了些老婦人同小孩子，從第一天下午，年青女人就少了。有的幾個，都是擦胭脂粉，頭髮亮得像貓舔的，嘴角綴着媚笑，故意用多半的白眼睛轉忽着看人的女人。擗槍的三三兩兩尾隨着她們，說說笑笑，還作了些外人莫明其妙的手式。有的裝做無意地擠她們一下，或

站在她們面前，再回頭，也把白眼睛翻兩翻，同時邊吹一聲口哨，弄個鬼臉伸舌頭。立時別的就哄哄笑了。更有的，故意拿了煙捲，向她們正抽着的煙捲上去借火。遞煙時，順勢，手指會搔了一下手心。于是，一對一對，便到賣洋布、洋襪、頭油什麼的攤子去會了。

自從第二天，孟家寨的孟財主，劉郎村的少四爺，趙家集的趙德昌，路上被劫綁；孫錢龔的孫二，張家堤的張癩子，兩人被劫殺；末兩天戲場上，簡直輪輪臂膀打不着三兩個人。疏疏落落，一些老的、小的、身上發着污臭的汗氣的，寂寥難堪地東瞧瞧西探探，好一會，才向戲台上看一眼。

熱鬧的只有茶棚裏。劉福爺胖得像隻牛，坐着正位，端了大茶碗一口一口喝茶。只要茶碗向桌上一放，立時就有人拿茶壺給他倒上，即便是僅僅滴上幾個水點。王六爺，王福臣，苑明德，換班兒常陪着，向他說一句話，總是點頭又彎腰。送茶葉煙捲的，送瓜子糖的，接連不斷，雖然有許多人不住地吃，他面前總還堆得滿滿地。

坤角一出來，陪着劉福爺的那些擗槍的，總有人問：

「這個就叫「上白麵」嗎？福爺，怎末樣呢？嘿，嘿，嘿！」

「青年的，淨娘的琢磨這個！哼，我這老頭子了，」捋捋鬚子。「人家才十八，還是囫圇一塊玉呢！」

「別說啦，福爺！廂主跟坤角，哪有不那個的呢！」

「福爺，這大年紀，就算老嗎？人老心不老，人老骨頭硬，越老越——嘿黑嘿黑！」

「福爺甯醋氣！我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偷吃「上白麵」！好意思啦，爭福爺的嘴！」

「你看，你看！這群東西們！」他做出自尊的樣子。「沒正經話！跟大爺胡說八道！」

大夥子哈哈大笑起來。引集了棚外人們的頻頻注視。

大爺他們聽着人家說笑，自己的唉嘆與氣憤，真脹得肚子疼，可是仍須坐在那裏，也陪
着笑。

每天晚上，六爺他們總是反來復去打算盤。打一陣，相對着唉嘆一陣：

「這些爺爺們，天天來，這筆招待費，哎喲，我的天爺爺！」

「可是，任憑你打鍋賣鐵，能說不招待？」

末一天晚上，當他們合完了賬的時候，彼此面面相覷地，注視着算盤上驚人的數目：「

千八百九十五元！

「一畝地再按三角欸，還不够呢，唉——！」

「不够，不够，戲價還不知多少呢！」

「噫，這大煙，白面，真要命呀！」

「那末，咱們就去請劉福爺吧，讓他說說戲價，好想法子呀！」

「天爺爺，這四天戲——」

他們正說着，劉福爺來了。大家忙忙讓坐，倒茶，點煙，又派人到二虎家把大煙燈端了來。

「福爺，反正咱是老交情啦，那客氣話就甭話啦！——這四天，甭說對福爺啦，就是對各位掌班的，真的，也是慢待！還有各位官長們，也多虧請福爺給招待！嘻嘻嘻嘻，反正是老交情啦！」

「那就甭說了！若是到別村，那就——」劉福爺說話，直弄眼，直點頭。「咱這一夥子，還有什麼說的！長勝見了面，張口大爺，閉口大爺的叫，哼，哼！」鼻孔出着氣。「若不，我這班，早就遠處去啦！這個，一家人，沒什麼說的！」喝茶，又抽煙。

他們彼此凝怔着。屋裏一時陷進了沈默。只有劉福爺粗聲地呼吸，像陰沈中的陰雷。隨了呼吸，他胖胖的身子，顫顫鼓動着。

他們剛想張口問戲價多少，却給劉福爺的話攔回了：

「我問問各位：就是長勝，我知道，他在四外八鄉，很有人望；在你們貴村，不知怎末樣？」眼睛翻白着看他們的臉。

「好呀，好呀！」他們毫未遲疑地同聲答說。六爺獨自又解釋：

「長勝，別看年青，很場面呀！無論是村裏哪一家，有了事，總是極力維持！這幾年，這小村子，借他的光着實不小！」

「唔——」劉福爺點頭。「聽說，他老太太今年整六十，明天又是生日，各位該趁這機會祝祝壽呀！」

「怎樣？福爺說怎樣？」他們都不知話從何來。

「哼！」劉福爺覺得他們心眼真愚板。「怎樣呀？就是說這樣！」摸摸光禿的胖腦袋。

「愿戲不是完了嗎，就機會，什麼也甭麻煩，再添兩天戲，祝祝壽，那不很好！」白眼睛翻翻。

「那，那——」他們面面相覷，一時又想不起說什麼。

「那不要緊呀！」劉福爺有些不快了。「添這兩天壽戲，算我個人的，戲價我不要！班裏吃飯，花前四天的戲價！也就是借借貴村的地皮呀！不要緊，再不行，我就拿租價！」說着，站起來，手拍了胸膛好幾下。

「哪裏話？哪裏話？正格的啦，我們這群人都不知香臭嗎？福爺是向我們嘴上抹蜜呀，我們能咬手指頭？是給我們開路呀，我們能不走？反正福爺多多照顧吧！」他們都恭恭謹謹，躬身又點頭，燈光中，臉色比那天跟二虎說話的表情還難堪。

劉福爺總比二虎年紀大兩倍，沒像那天二虎那樣一味地頑橫。他看他們說話的樣子，心裏雖也習慣地罵聲：「莊稼人，天然賤骨頭！」可是，臉上忽然消隱了嚴肅，話勢是隨波而下了：

「我說呢，你們都是懂事知理的，這一舉兩得的事，哪能不辦呢！」忽然像想起什麼。「你們幾位安排吧，我跟長勝還有點事商量。」要走又住腳。「這幾天，我心裏着到這裏來看看戲，懣懣心。這不是，從前天，五六樁事又來託了。孟財主，趙德昌，劉郎莊四少爺，不是遭了事嗎，都說非我辦不成，平常怪好的，不辦又推不開！還有那天出的那兩條人命，

還有我東鄰夜裏丟了牛，還有一家拐了娘們，還有頂要緊的一檔子，是我盟姪夜裡中了黑槍，唉，唉，這一些，全等着辦。可是我全推下去了，辦也得慢慢等着！長勝他老太太上壽，我走了，那還對？嘿，嘿，嘿！」一陣矜矜地笑聲，煞了尾。

六爺他們一直笑着臉點頭，一直連聲答着：「是！」氣喘得異常不舒坦。

送他到門外，看送他的燈籠走遠了，他們才把悶氣噴出來，又像過了一道鬼門關。但立時，嘆息與困苦又來了：

「嗷，嗷！再上壽！天爺爺！唉！沒辦法！」

第三章

這一夜，在范王莊過得真緊張。

二虎家真準備明天的壽筵，派出二十幾個人，趁夜四處分發：買肉的，買饅饅的，找廚子的，找傢俱的，進城的，上街的，紛紛忙忙。

全村人家，都在爲了明天驚恐着，苦惱着，焦慮着：——送什麼壽禮呢？不送，人家怪罪了，那還了得！錢，誰家有？戲捐還是七湊八湊的呢。再說，送少了，人家也看不起呀！

好，送壽桃吧，送壽麵吧，那是合適的壽禮。可是當女人說家裏從過年就沒有白麵時，有的男人聽着憤怒了，對女人狠狠斥罵着，恨她爲什麼單說沒有白麵！恨她爲什麼不赶快弄得來白麵，假如她委屈地咕嚕幾句，抱怨幾句，那他狠狠的拳頭，會無怨地打去了。女的躲到一旁，帶哭含怨地，悄聲咒罵：老養漢精，養了這挨罵的兒子，還露臉呀，還浪着老屁的上一壽，讓別人跟着挨罵吃拳頭！她恨不能拉過那老東西來，扯亂她的老屁！而男人仍舊苦惱着，焦慮着，滿心盤算着能把壽禮送得重重的，讓二虎看着特別滿意，庶幾以後自家不遭什麼意外，即便遭到了，他也會特別幫忙；真的，假如這願望能以把穩，就算送他幾畝自己家傳的宅田作壽禮，那也情願，但是，那不是不可能的妄想嗎？所以，大家都癡望着這夜的脚步無限停滯在范王莊！甚至爲了脫過明天的難關，倘若真的立刻來一次天塌地陷，從此毀滅了自己，也沒有不可！——只是，暮春夜的脚步，已是快速了呢！

天還未朦朧亮，振武便被爹喚起了。

他跑到十里外的舅家，又轉彎到了不同方向的十五里外的姐姐家。拖着跑過足有四十多里路的腿脚回到家來時，已過早飯時分了。六爺見了他帶回來的八斤白麵與十元鈔票，喜

得真覺着是出乎望外！好，作壽桃壽麵，買點心什麼的都够了！一連串說了好幾聲：好，好，好！又望着兒子，笑嘻嘻地說：

「快洗臉吃飯吧！吃了飯，二虎還讓你去給他收壽禮，寫紅眼呢！」

振武等爹出去了，粗悍地舒喘了一口悶氣。四十多里路行的疲憊驚然襲來了，一骨碌躺在炕上。妻讓他洗臉，姨太太讓他吃飯，全沒有回應，他心中正被無限憤懣充塞着，振盪着。

他方才回來的時候，從幾個村子經過，有許多人問他：

「聽說范長勝老太太上壽，又添了兩天戲呀？六爺總是老鄉長了；說唱戲，就一句話！我村裏也派人進城辦壽禮了，等會我們也去呀，拜壽，連看戲！大夥子都說呢，甬說范長勝這幾年對我們這些村子，爲力不小，事事關照；就說憑六爺發起這事吧，也不能不到場，不能不送份禮呀！……」

他既驚嘆二虎的聲威如此遠震，如此深入人心；又爲爹的冤枉與窘苦而無限傷慨；更憤懣人們的趨炎赴勢。並且，他還進一步疑慮着：人們在鬱悶得喘不出氣的時候，總是說「莊家人，生來就命苦，還是耐心熬受吧，天道必有彰明的一天！」——這無奈的幻覺，一定可

靠嗎？再說誰保準能熬到災難的完結呢？這時，他又想起哥哥的慘死，立刻從炕上跳下來，握緊拳頭，舉到胸前又揮開，怒目切齒地說：

「死抱住一個忍字的，壓根不能存在這人間！」

姨太太和妻都驚恐莫明地望着他。慧貞嚇得跑出去，投到娘懷裏，幾乎落下淚來。

關帝爺又寂寞地隨便地被拾回廟去了。收壽禮的賬房，就設在神棚裏。紅賬釘了兩本一本寫禮，一本寫錢。振武跟范明德的兒子范維義，各拿了筆，守着一本。

劉福爺，對六爺他們講說，不，該是訓示：

「長勝，別看年青，辦事很懂場面！今天準備的席酌，可真不錯！這年月，東西都大貴的，唔——咱們就替他說了吧：今天收禮定個章程，送東西的，領到茶棚喝茶，可不便再吃飯；送錢的，那三元五元的，簡直就是不收，收下又管什麼用？還不够寫賬的筆墨呢！你們說是吧？」

「是呀，是呀，是呀！」謙恭聆訓的六爺他們，一連串地答應着。

悄聲地，振武向對座的維義說：

「你們府上，不知哪代積了陰功，到如今有這樣的後代，光宗耀祖！」

「不，不，不！」維義帶些怨惡地辯說。「我跟他不姓一個范字，我可不敢希望沾這份子光采！」

說著彼此會心苦笑了。

還不到開戲的時候，送禮的人們已來得很多了，圍擁在神棚外，爭着擠到裏面去寫賬。真像錢糧開徵時，完糧的百姓一樣爭先恐後。

來的人都穿着新的大褂，滿身的褶痕全帶着，足見那是常年疊得齊齊地放在箱底裏除非有什麼婚喪大事輕易不露世的衣裳，他們今天穿起來是爲了給范長勝的老太太拜壽。

有代表村鄉的，有代表家長的，也有老頭子自己來的。有南北鄉的，也有東西鄉的。有五六里的，有七八里之外的，還有二十幾里的。

有十元的，二十元的，更有一百元的，還有三份是五百元的。

他們報賬時，總都是把自家的莊名姓名與錢數再三地絮說，唯恐萬一寫錯了，在范長勝眼中掩埋了自己。有的出了欄門，還再擠回去，看看賬上的字真的沒有寫錯，才算放了心。

還不到開戲的時候，茶棚裏的人已經坐滿了。

六爺他們好幾個，來往招待着，張羅着。

攢三聚五，唧唧噥噥地，論道着各自的錢數，又商量着晌午拜壽該行什麼禮。

送錢多的人，說着很興快，以爲：長勝看賬時，一定很注意自己的名子，以後說不定就因之得到無限的便宜。送錢少的人，這時可真後悔了，後悔早沒問別人的數目就寫了眼，否則還可以再借幾元添上呢。還惦念着：送這麼幾元錢，說不定更會觸怒了主家，以爲自己不是爲省錢，分明是瞧不起他！

有人主張一鞠躬，有人願意三鞠躬。更有的堅持着行跪拜禮；說鞠躬禮僅僅點幾點頭，連個揖都不作，那實在太不恭敬！

直到戲台上敲起了鑼鼓，他們的辯論才終結。

台上鑼鼓敲過一陣，又定了定弦子，試了幾聲笛兒，祝壽的開場例戲，「獻瑞」，便開場了。

茶棚裏一時呈現了沈靜。

看着，看着，那最愛講戲的白鬍老頭兒，再也不甘沈默，前張後望，看見六爺走來，就一把拉住他的袖子，很親切地說：

「六哥，六哥，老哥哥，多日未說了，你坐下，坐下！」

六爺只得點着頭，坐在他身邊的板櫈上。

白鬍老頭兒的話，不說說，像感到不快似地。先笑了笑：

「六哥，是吧，你知道，這齣「獻瑞」也叫「麻姑獻壽」呀，那皇上是叫司馬炎！」

「是，是呀，就是「白逼宮」中的司馬炎，他代魏有了天下，稱晉武帝呀！」

六爺說着這些，一時又覺得未免多餘似地，突然闌住話頭，環顧左右，悵然若有所失，渾身感到無限不自在。

白鬍老頭兒，却興緻勃勃地，接着：

「白逼宮，是，是三國戲中的好戲目！」

戲台上掌班的，捧了「戲單」來了，請鄉長老爺們點戲。

大家誰都不言語，彼此覷望着，有的慢慢低下頭去，對當前的局面，誰都不知該怎樣應

付才好，只是聽着掌班的的嘴舌像畫眉或者百靈鳥在啾啾巧叫。

好，劉福爺鼓着肚子走來了。立時像有誰喊了聲「立正」，大家都忙忙站起來，笑臉裏噙了一陣。事情像早已有預計似地，他指着掌班的，向着大家說了：

「今天，按說，凡來的，都該敬一齣，才對。可是說真的，也沒有那末多時間。我說一句，不知各位認爲怎樣？」稍停一刻。「六爺他們幾位，早就要看「上白麵」的「走雪山」，實在，她唱這齣走雪山，是頂拿手的！唔，我看，大家也就隨着共點這一齣吧！」

不等他說完，就有好些人搶先應着：

「行呀，行呀！好呀，好呀！」

六爺他們望望劉福爺，望望大家，簡直莫知所以地臉色變轉着。

「若是別的事，直提錢呀錢的，也沒意思，我一人替大家墊出，也沒什麼不行。掌班的們要向大家當面謝賞，今天來的，不是鄉長，便是財主，大家是化錢做臉的，唔——就這樣吧，有一位算一位，每人十元，這戲算公點，謝賞時也公謝，倒也很捷便！」

「好呀，好呀！」

大家有的說着就掏錢，可是大半的却立時紅了臉，慌了心，忙忙向別人悄悄地問：

「我說，你帶來的錢多嗎？借我十塊！」

劉福爺畢竟是老江湖，眉眼看得清，向掌班的擺擺手說：

「你先謝謝各位，先回去吧！等會讓王六爺給斂齊了，一總兒送去，放心吧，一份也少不了！嘿嘿嘿！」

掌班的鞠躬又恭揖，同時還連聲說着：謝謝，謝謝！臨走，還斜着彎彎腰，右手垂到右膝的下面，打了個「半謙」。

「嘿嘿嘿！各位看戲吧！」劉福爺眼睛眯作一條縫，說着回頭望望台上。「看戲吧，走雪山出場了！嘿嘿嘿，回頭兒！」鼓着肚子，搖搖擺擺地走了。

「走雪山，是明朝的戲呀，聽曹金蓮不是直提魏忠賢嗎？」

白鬍老頭兒禁不住又講了。

大家全把注意給了台上裝扮曹金蓮的坤角「上白麵」的唱白與表演，鄰坐的人們，誰都沒心情聽他咕嚕些什麼，並且，還覺得他擾亂了自己的注意，不由得都斜睨他一眼，心裡罵了一聲「扯淡」！

他却一點兒沒覺得，仍然左顧右盼，津津有味地講：

「魏忠賢，綱鑑上都有呀！別看是老公，可是——」

「哼哼，又瞎扯淡！」

這傲慢的語聲使他突然感到無限忿恨，停了話，回頭看看，只見又是第一天駁他講戲讓他生氣的那青年，還在向着他卑賤地笑着呢。他立時憤氣填胸，心裡咒道着：如今年青的，什麼也不懂，敬長尊老之道，沒講過！在長者面前，這樣放蕩不恭！假如是自己的子孫或者門下，那即便不命令「小子鳴鼓而攻之」，也必要「以杖叩其脛」，最輕也得拿戒尺重重地打他一頓手心！——這些都是心裡話，一句都不會出口。只是他的頭直顫顫搖動，白鬍子抖呀抖地，全身也覺得在顫縮不寧。當他又注意到周圍的人都對他閃着哂笑時，立時更無限孤零地嗟嘆聖道無存了！眼前像充塞了無邊的黝黯。

「曹金蓮那時的天下，比起來——」

六爺的話總算使白鬍老頭得了救。不等說完，他已覺得眼前重現了光明，親暱地望着六爺，心中湧起了「高歌得和」的快適！

振武忍着羞懣，好容易忙過了半天，數數錢，共計兩千四百二十五元，連賬一齊交給了維義，讓他給二虎送去。覺得頭腦委實有些昏沉，需要輪輪歇一歇。

進家門時，正遇見二虎忙忙張張走出來。

二虎沒停腳，只是笑着說：

「武弟，今天受累啦，等會，那邊去吃飯呀！」

「嗯，嗯！」

振武也只這樣答着。却住了腿，異常厭惡地瞅着他遠遠走去。走進屋裡，便問妻：

「二虎又來幹什麼？」

「說是他的官長太太來了，請姨太太去陪客！」

「她去不去呢？」

「也許是——」

「她要去嗎？」

「不，不，不去！」

「誰在那屋啦？」

「光是姨太太——自己吧？」

「二虎早就來了嗎？」

「你說是——二虎呀？」她想了想才說的。「他——他剛來！」

「哼，她媽的！」

振武躺在炕上，覺得白紙的頂棚，像染了什麼顏色，那麼最不調和的顏色，還紛雜地幻動着。

昨天晚上，他從外面回來，二虎正同姨太太在屋裏說話。他驀然進去，二虎有些不自然地說：

「我來找六爺，六爺沒在家。」

「不知道嗎？在鄉公所啦，有事去那裡商量吧！」

「往那裡——？」二虎站起來，舉腳又住腳，不但顯得不自在，簡直是不興快。

「有事同我說說也行！」他氣流很急促，不，有點近乎是暴烈，還不自禁地哼了一聲。

「同你說？」二虎眼珠子轉了轉，又像扯不起忿怒的頭尾的樣子，想發作而又和緩了。

「嗯，明天說吧！」盯了姨太太一眼，拔腳便走了。

他只跟着出了屋門，一句什麼都沒說。回來，看見姨太太臉上還滿帶着驚恐。委實，方才的空氣，是太森嚴了。

他的頭低垂又低垂，沉默好久，才無端無緒地說，像自言自語：

「這小子頂不是東西！」

姨太太對着他的話，滿明白，要以坦白地解說，洗淨自己：

「可不是嗎，不是好東西！哼，看他那兩隻壞眼睛！總是說有事商量，問他又不說，這幾天老爺又整天整晚不在家，昨晚，前晚，他來——」一刻遲疑。「來過好幾回了，不理他也不走！……又不敢同老爺說，唉！……」焦急地，她眼淚簌落了，順手拿一塊手巾遮了臉，俯在桌上，哭得出了聲。

畢竟，她的眼淚在振武心中救起來自己。

原來，她從「丫頭」改作了「姨太太」，從老太太以下，誰都覺得有些不滿。湊巧，不久，老太太死了，一家人都覺得是被姨太太氣死的。尤其振武每想起這事來，就氣憤得不得了，不但恨姨太太，就是對爹爹，也覺得不免有些糊塗。姨太太在振武心目中，早就像一棵有毒

的惡草，假如不是顧戀到自家的門第與爹的臉面，那他早已毫不容恕地剷掉她，給地下的親娘吐一口氣！……：「天生的賤骨頭！作姨太太的總沒有好東西！」此刻，他却沒有再那麼感情地罵她下賤，也沒有恨她爲自家招來這侮辱；只憾愧着，苦惱着，一時沒法把侮辱雪掉！

想着，想着，振武看着頂棚上亂動的顏色都變成了血紅，胸中的憤氣催騰他驀地跳下來，近乎瘋狂地叫着：

「哼！我就服氣！一忍再忍還能一輩子忍？二虎，二虎他太不睜眼！」

「這些日子，你總是發脾氣！光我們一家嗎？如今就是什麼也別認真呀，要躲是非，裝糊塗！」妻挽勸着，惟恐他真地要去鬧什麼事。「你坐下，也該歇歇了，就因爲從去年，你性情變得這末暴，什麼事我也不敢多告訴你，你在炕上綸綸，生氣管什麼用？還是自己勸自己呀！」

「我就納悶，你們總是年頭長年頭短的！再則就是認命，就是叫天爺爺！去年春天，若不是你們，二虎他——哼！」

他更暴怒了，簡直就拿妻作了發作的對象。

「武兒！武兒！」

「別發瘋啦，聽爹叫你啦！」

要不是妻告訴他，他不知還要說些什麼。

他走出去，看見爹在院中，直眼瞪着他，樣子像有些焦急。

「我心思你拜過壽呢，問他們才知你沒有，你，你真——」六爺白眼睛一轉一轉。「你看已經晌午轉了，人家都拜過壽入座啦，你，你還不快去嗎？」不由地右手連連拍屁股，脚也順勢躲了躲。

振武沒言語，心裏有一萬分憤慨、感傷與委屈，舉起脚就向外面走，可是又被爹喚了回來。

「你也不換件新大褂，就這樣子去？」

振武進屋去無奈地換了新衣出來，爹還站在院中，並且，還跟了他走出大門，還跟他一直走到二虎的門外，嘴裏還咕嚕了好幾遍：

「行跪叩禮呀！跪叩呀！」

等振武以赴法場似的心情，磕頭起來回身時，看見爹又在院門下看着他了。同時，在笑

着臉和二虎說些什麼。

這時，六爺才算放了心。二虎滿臉堆着矜倨的笑，像勝利的英雄對着面前的敗虜似地。

對振武說：

「嘿嘿嘿，武弟，替我去招待客呀，都入座了！」

這笑聲含着無限陰毒，在振武覺得。

「是呀，替你二哥去斟酒！去吧！」

委實，振武此時滿心裏埋怨爹的柔懦。假如是別人，那簡直是可咒、可卑了。

筵席上，他看着大家大吃大喝着，分明是吃喝着自己的血與淚。

整整的下午，振武悶悶地坐臥不安，一會兒倒在炕上，樣子似強要睡去，又睡不着，

會兒起來滿屋繞圈子，兩腳像恨不能在地上一步踏下一個坑，一會兒又坐在椅上，渾身死死地用力，椅子便嘎嘎叫苦似地響，有時強力地伸伸胳膊，或捶捶胸，粗暴地聲聲噴着氣，眉頭總是繃得那末緊。妻同他說話，讓他喝水，全沒答應，孩子一哭，她就赶忙抱着出去，只怕他萬一因而再發作起來。

晚上，由姨太太，嫂嫂，妻，好幾個人的勸說，他抱着慧貞到台下去看夜戲。

台上已經鑼鼓管絃加雜着清脆的梆子響得很熱鬧了。

路上有兩三個人告訴他：

「快看看去吧，戰宛城，張綉他嬌娘，上白麵裝的，嘿，看那對眼睛吧，轉呀轉地，正跟曹操吊膀啦，看那勁兒，甯說曹操，連我也怪難受！嘿！嘿！嘿！」

振武望着台上的演唱，注意着張綉的表情，心不禁突突劇跳。

三國演義他早就讀過好幾遍，戰宛城演在台上，他也看過了許多次。可是，從來不會這樣感動過。

對於鄒氏被罵爲淫婦，此時他竟似義不容辭地予以最大的惋惜與憐憫；她僅僅是個弱女子呀！

振武想着想着，有意無意把張綉的命運放在了自己身上。一時他也覺得不應該，可是感情的門戶既然被撞開了，自己却又無法自主關閉呢。他隨着張綉表情的緊張，也不自主地躲脚晃膀，差點兒把懷中的慧貞扔到地上。原來她已睡着了，一旦被驚醒，直要哭啼。他讓小三抱她送回家去。自己總不願走開，他簡直像被派定作着戲中的演者似地。

忽然槍聲響地響了，就在村裏村外。

立時，台上台下起了大地騷亂。看戲的人雖然不怎樣多，却似蟻群被踏般，失方迷向亂擠成一團。台上油燈倒了，葦席隨即着起火來，轉眼焰勢熊熊，於是，人們更增了一份恐怖。一時，喧罵，號哭，呼兒，喚娘，杉杆折倒，盞碗摔毀，更加雜着遠近的犬吠，呼叫，打鬥，驢鳴，鷄啼，槍響，嘍嘯，百聲齊發，深黑的春夜，整個的范王莊，從根上都已搖撼了，大地亦似在動盪。一時，人們都感到死的帽子扣在頭上，恨不能一步逃開，女人，孩子，老人，被擁倒了，被踏在脚下，被踏破了頭，踏折了腿，被踏得昏痛過去；強壯的男人，便從人堆上踏過去跑走了。乍逃開戲場的亮光，夜色頓時更顯得漆黑，人們時時觸到樹上，碰到牆上，跌到崖邊，陷進坑裡，疼痛不覺得，什麼都不顧，只是跑呀跑呀。那戲台上的人們，帶着粉臉的，穿着綉衣的，也都沒命地跑走了。任那火勢旺騰，蜿蜒，任那扮戲的衣帽導具都毀于烈火中。

振武隨大家跑出戲場，跑出村莊，在一個松林裡伏了好久。

村裡的騷亂稍稍消沈了，槍聲斷絕了。

他忽然意識到家中災禍的遭受，很可能的遭受。——爹是鄉長，如今有事總愛連累上鄉

長。——無論如何，他覺得應該立時回家去。問別人，誰都不肯一同走。人們心裡的意思都是願意別人先回村探探危險，自己却仍然留在村外觀動靜。

他一個人往回裡走着，大踏步地走，忙快地跑，竟分毫沒顧忌響亮的足音是會招來不測的。

在村頭，遇着許多人扶老携幼的仍向村外奔走。男人焦急着，緊縮了喉嚨，催促女人快走，女人拚命用手掌堵住孩子的啼哭；有的女人，因為懷中的孩子與包袱不能兼顧，向男人哆囉，抱怨，忙手忙腳地，喘着粗氣。振武問他們是怎樣回事？他們都茫然莫明究竟，滿懷只有驚恐。有一個顫着嗓音悄聲說：

「噯喲，武少爺，還回去嗎？放槍——綁票呀！」

「這時，還在村裏嗎？」

「也許——走啦，可是，誰——保準不——再回來？」

那人說着，已隨大群走遠了。

街心裏，亂紛紛地，哭的，叫的，人們都懷着事後更甚的驚恐。

急跑着，振武在屏門外跟爹正撞個滿懷，幸虧他一下抱住了。爹滿身戰抖着，努力將胸

膾壓縮，才把一口氣喘出來：

「老——爺——」

「怎樣了？爹！爹！我是小武呀！我是小武呀！」

「你——？你是——？」六爺在黑暗中，極力鎮定自己，以非常的注意盯住兒子。經過振武又叫了好幾聲爹，才再有氣無聲地顫抖着說了。「武兒，武兒，你沒有——好，好！可是你——」

「爹爹，你老人家慢慢說！」振武驚急着。

「你——你——」

「姨太太讓土匪逮走了！」

妻抱了孩子已從後院跑出來，一句話把振武心裏的謎底打開。

「武兒，別人全沒有什麼，就是她——」六爺又壓出一口氣。「她，她讓人家逮走了！唉——！」

振武扶住爹，覺得爹的身子戰縮得更厲害了。「姨太太被逮走了！」像無數惡狼侮辱的巴掌打了爹的臉同他的臉，熱辣辣地，連額頸都覺得冒火：

「爹，爹，這，事實還不明擺着？」

「武兒，武兒，依你，你看怎樣辦？」六爺簡直沒有了主意。

「爹，反正再怕是不行了！」振武簡直忘了爹是需要他扶持，兩拳握得緊緊地。「去年我哥哥死，若依了我，哪還有今天？」

「唉，那，那，那怎樣辦得到呢？」

「辦不到我也要辦！二虎是人，我也是人！」

「武兒，武兒，你不能！我看，唉，還是去託託情面吧！」

「還託情面？還託情面！」

振武雖然反對爹的主張，可是無可攔住爹的行動。

「劉禰爺也許還在范家，我去看看！」

六爺在前面走，振武後面跟着。到轉角或凹凸處，就趕前扶他一把。

衝心的人更多了，亂嚷嚷。振武聽清的，有這些：

「趙黑他老婆，讓人家打的可够受！大腿根子破了好幾塊，是踢的，拿出二百塊，還不行，又要讓她坐火車——」王德全說得很快。

「坐火車？想吃烤人肉？」五秃子打趣地說。「那娘們真是一攤骯髒肉！」

「五秃子，嘴上留點德！你家遭了事，也是一樣！」

「他搶我的烏毛呀！」

「我的牛，范明道的騾子，聽說還有十來個牲口，不知全是誰家的，全拉走了，他奶奶的！」王福和的兒子四順說的。

「你們聽說嗎？王福臣的小兒，也帶走啦！」沒辦清是誰說的。

「還有范明德的二兒媳，也搶去了，范明德還挨了打！」聲音像王狗。

「這回逮走的人多了，我在門縫裏看，黑洞洞的看不清，聽哭聲，反正還有趙懷廷，還有王小文，還有范明仁家的——」范和說的。

「我也聽見呢，」王狗又接着。「還直打直踢呢！」

「還——還——」四喇叭說的沒聽清。

振武跟爹進二虎的院門時，院裏的人已經擠滿了。二虎正站在屋門口喊着：

「你們聽什麼，這裏又沒唱戲？去，去！」

一些人走了，悄聲咕嚕兩句什麼。有些人只是挪挪腳，又站住，像屋裏有什麼奇跡似

地。

二虎見了六爺，就做着又驚嘆又惋惜的聲音：

「六爺來啦，正想看你老去呢，聽說姨奶奶，怎末着？唉，想不到！」

「唉，可不是嗎！反正二姪還得費心哪！」六爺這時又強作出笑來，雖然在暗中人家並
看不見。

「那邊用說嗎？屋裏坐！」二虎的話音高朗起來。

裏屋裏，劉福爺坐在圈椅上，二虎他娘蹣腿在炕上，范明德，范明道，王福臣，好幾個
全擠在炕沿上。

振武在外間裏，看見爹進去，向劉福爺深深拱了個揖，才說話的情景，他劇跳的心，酸
了一下，兩滴悲慨的淚噙在眼中。

「話甭說了，事情還得求福爺費神呀！」

「我們正說着呢，好在同福爺是老交情了，有事總麻煩！」王福臣他們說話都站了起
來。

「是呀，是呀，沒什麼說的，咱們這幫人們！」劉福爺眼掃了他們一下，隨意說着。

燈光中，他們彼此覷對着，各自眼中都凝注着淚滴，不敢眨動一下。望着劉福爺，望着救難的菩薩。

劉福爺在椅上，身子稍稍動一動，椅子就連響了好幾聲。燈光下臉閃着油膩的光，狡獪的光。喝一口茶，吐一口痰，說了：

「好吧，大家既是求我辦，就等着吧！」

大家不等他說完，就先連口應着：「好，好！福爺，福爺！」

「明天我就讓長勝去，拿我個片子！唔——」又停一停。「可是有一件，我使得了面子可是墊不了錢！——若是一家，那好說了，我墊也可以。這一回，唔，這末多，不是件小事呀！」

「當然，當然！大夥子反正得趕快辦錢呀！」

二虎這時從外面一步跨進去，把手中的盒子槍插在腰間，腦袋歪了兩歪，說：

「剛才，唔，要不是我打了那兩排盒子，說不定，唔，還得逮幾個去！」

「那還說？俗話常說，好漢護三村！這幾年，若不是長勝，咱村——噫，人們不是常說嗎，你一人給咱村擋了多少災呀！」

「也不知道，這次是哪一部分？」六爺仰臉向二虎。

「六爺，你可說得好！哪一部分，誰知道呀？誰知道，誰不就是——」

六爺感到自己失言了，慚愧地，驚懼地，忙忙改嘴，攔住二虎的忿怒：

「是呀，是呀！我是說猜着呀！」

「誰猜着不就是誰知道！哼，明白人說糊塗話！」二虎又歪腦袋。

這時，振武眼前一片紅光裏又爆了金星，簡直無可再抑制壓在心裏的憤怒了，話衝出口

來像一支翎箭離弦：

「我看你就知道！」

「我知道你能怎樣？」

二虎轉過臉，盒子槍立時又拿到手了，語聲像狼叫。

振武向裏屋猛地衝去。可是剛舉起兩臂，二虎的槍已經發響。連連三響，「你媽——」

振武的罵聲沒全出口已經倒地了。

立時屋裏橫煙迷漫了，人們心上像突然榨了石頭塊，全失魂喪胆地頭昏眼眩了，要逃開又覺得兩腳似有繩索在羈絆。

同時倒地的，是王六爺。

一刻之後。

六爺抹着不盡的枯淚，用一萬分焦急與驚駭止不住一家人的號哭。

一刻之後。

六爺他們在鄉公所裏，又以最虔誠的心，磕着響頭向關帝廟所在的西方：

「關聖帝君！千靈萬靈！」

六爺說到這裏，放聲哭起來。王福臣，范明德，繼續禱告着：

「保佑平安！等太平了，金身，掛袍，唱戲，還愿！」

(三十年六月)

生髮油

「日你媽的，這幾天，你準是變了心！」

王江踏進屋門，劈頭就對妻罵了這末一句。眼向四下裏觀察着，簡直像個偵探。

妻驚慌得一時像失去了魂，手裏的生髮油瓶子，已經藏匿不迭，只好忙忙縮進衣袖裡，

強作鎮靜地說：

「幹嗎？回來就這樣子！誰變了心？我爲了求人家去保你——」

真像隻猛虎要捉一隻小獸，他撲過去，一把抓住妻抹了生髮油的頭髮，一把奪過妻手中的油瓶，就拿油瓶亂敲着妻的腦袋。

「這是什麼？哪來的？哪來的？說！說！你這壞了良心的老婆，要跟着那老混帳，儘管去！去！去！去！去！去！」

喊一聲「去！」狠狠敲一下。

去！去！去！敲！敲！敲！

王江的牙咬得格格登登響。——妻鼻孔湧湧流血了，他也不顧。狗子從炕上跌下來，大哭着，呼爸，喊媽，一脚踏了孩子的手，他也不顧。心裏像吃了磚頭塊，眼似給熱火炙燒着。妻悲哭着，向他求饒，對他跪倒，他也不顧。

「狗子爸！狗子爸！你行好！你別打！別打！你，你不明白！不明白！」

她焦急着要使丈夫明白她的心，但沒有被允許。

「我反正沒有你明白！我就打你這份明白！你養漢老婆婆！」

更狠地敲！敲！敲！又加上踢！踢！踢！

「狗子爸，你怎末拉？咱們六年的夫妻了，從來你可沒有這樣過，不看夫妻面，也該看狗子呀！」

「六年夫妻？一百年夫妻你也不能讓我長頸子！」

「你不明白，狗子爸！從你進了黑屋子——」

「我才明白呢，我明白我不能讓你吃飽飯，我明白老混帳給你買的生髮油！生髮油！生髮油！生髮油！」

髮油！生髮油！」

敲！敲！敲！踢！踢！踢！

趙三嫂來了，李福媽也來了。

「什麼生髮油，生髮醋的？你看，媽呢！媽呢！」

聽見來了人，索性，狗子媽就地滾起來，媽一聲，爺一聲，直喊着：打死人了！快救命呀！

「江兄弟，你瘋啦？怎末這末狠心腸！」

王江看見趙三嫂，立刻火氣更旺起來，手頭也放得更吃勁。

「六年的好夫妻，今天怎麼啦？王江叔，看我的臉面，你放手，放手！」

「江兄弟，你回來，不正是一大喜嗎？怎麼啦？怎麼啦？天呢，媽呢，你看，你打得她這樣子啲！狗子媽，起來，你起來，天呢！」

趙三嫂俯下身子攔護狗子媽。

李福媽用力拉住王江舞動得更起勁的胳膊。

王江掙扎着，兩脚忙亂地前踏後倒着。一下子投下去，生髮油瓶子碰到炕沿磚上，摔個粉碎，油點子濺個滿屋。

「不行，不行！今天非得要死的！」

「王江叔，別說傻話啦！夫妻倆，有點差錯，說過就完啦！別吓着孩子，你看他哭得這樣子！」

李福媽一手用勁推王江，一手拉住狗子。

「不行，不行！非得要死的！我姓王的窮，不錯，窮煞是個人，短煞是根棍，你養漢老婆壞我家門風？日你姥姥家那幫閻女！今天非得揍死你！揍死你！」

一聳一聳，王江又罵又跳躑。瘦瘦的臉色，簡直發了青。身子的躍動，全像未由己意。氣憤在他心裡，像汽油在汽車裡燃燒，只是自己已沒有了把握機關的意志。

李福媽拚命拉住他，好幾次差點兒被他拖個大跟頭。

趙三嫂見勢也過來，拚命拉住另隻胳膊，歪嘴又弄眼，嘴像幾爾肅：

「哼，哼！江兄弟，別想得不錯啦！一個還沒吃的呢，還想弄那一幫？真的，那一幫全來了，還吃了你啦！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模樣兒，瘦得皮包骨頭，還有那末大勁？哼，哼！」

這時，院中已集來許多人了。

又有三四個進來勸王江。

說着，推着，拖着，王江倒退到屋門口去，嘴裏還不住地罵。

院中幾個年青小夥子亂叫着：

「嘿，聽吧，趙三嫂這兩片嘴，真受用！萬人迷的外號沒錯送，真會灌米湯！」

「好麼，甭看那臉粉，鬢上兩張俏皮膏，那一縷風流毛，就憑這張嘴，到天津落馬湖，也得吃紅的好麼！」

「那還用說？要不，劉德爺也迷上？嘿嘿！」

「嘿嘿嘿嘿！」

「嘻嘻嘻嘻！」

趙三嫂一下子跳出屋門，兩手插腰，豎眉瞪眼，嘴像機關槍：

「誰呀？誰呀？裝什麼婊子養的！你媽跟劉德爺灌米湯！人家這裏要出人命啦，婊子養的湊熱鬧，德行！快回家看看，劉德爺把你媽弄得拉屎啦！」

院中鬧起一陣囂亂的笑聲。有幾個哆啞着笑罵着跑走了。

狗子媽却趁機更高聲哭叫起來，她無法把心剝出來使丈夫看明白，覺得挨打太委屈，爺一聲，媽一聲，如同遭了喪事似地。

狗子望着媽血淚模糊的臉，蓬亂的頭髮，吓得直打戰，很想投到媽懷裏，可是不敢，倚着炕沿，舉着污黑的手背不住地揉眼睛，臉更畫成了逼真的小鬼相。

任憑別人怎末拉，怎末說，王江總是不出去，一直執拗着，倚在竈門邊，咄咄喘粗氣，全身跟着一鼓一顫的。

「夫妻倆，不比跟別人，有錯慢慢說，別真打呀！氣是好生的？這年月，一條腸子，倒空着多半截，毆什麼氣？你剛回來，也該憩憩了，別再開啦！要不，就跟我去，消消氣！」

院中站的人，這個進來勸一遍，那個進來說一遍，反正來回總是這末一套話。可是都像覺得不進來說說，不够鄰里的味兒似地。

趙三嫂拉起狗子媽，讓她坐到炕上，遞她一塊破手巾抹着臉。又走出屋來，對着院中人們，像替主家致答謝，那末滿臉含笑地，說着，像隻百靈鳥：

「姐妹，娘們，兄弟，爺們，都回去吧！看天陰得這末厚，說不定要下點什麼，眼看着天就黑啦，回家也該收拾收拾，省得下雨下雪的。江兄弟是明白人，總會給我們留面子！是吧，夫妻倆，還是有什麼說的？沒有一夜的仇恨，只要上炕脫了衣裳，那硬氣的說合人，就自然過去啦，也不用絮叨着，多說什麼廢話！是吧？嘿！嘿！嘿！」

王江聽着，氣在心裏又一股勁地脹，當着許多人，總算暫時壓了壓。

「好麼，好麼！可把好說合的罵透啦！虧你萬人迷的嘴！」

一個個打趣着，說笑着，都走了。

李福媽也走了，說是李福爸進城完錢糧，這時怕已經回來等着吃飯了。

只有趙三嫂沒有走。她明白這場慘劇的底細，也覺得自己無論如何不能露形色，更意料到這回王江一定不會馬馬虎虎就干休。她眼珠子轉呀轉的，瞅瞅狗子媽，瞅瞅王江，又瞅瞅碎碎的生髮油瓶子，心裡暗暗打主意。

「江兄弟，你活了四十歲，老老實實半輩子，怎末今天變脾氣？你這回可屈了狗子媽的心，從那天，保衛團來逮走了你，她呀，天爺爺，簡直哭成李三娘！恨不能想法讓你一時就回來。這幾天，她還到老爺廟上燒過兩回香呢！」

「她燒香幹嗎？禱告我死呀！」

王江張口就像噴着火。

趙三嫂總是裝着一股勁兒，她要以溫涼的水慢慢澆滅他炙旺的火。

「你看，傻了吧！幹嗎說這喪氣話？沒有過不去的火焰山，你放心！連狗子媽也是這末

死心眼，哭哭啼啼，這幾天，我總來勸她！」

「哼，不是你來她還壞不了啦！」

王江說着，從竈門邊又站起來，瞪眼盯住趙三嫂，同時，拳頭又握緊了。

「幹嗎？你又想——」

她搶前攔住他，怕他再進裏屋去打狗子孀；也看着風頭似乎要轉換。

「我幹嗎也用不着你管！」

他簡直向她進一步，眼瞪得更大，握緊的拳頭直抖動。

「看你這不懂人情的——管你家的事還有糖有蜜呀，不讓管就不管！」

趙三嫂說着就準備走，眼睛轉呀轉地，黑眼珠子時時翻到裏面去。

「你早就不該管，不是你，她總壞不了！」

他又向她追一步。

她臉色立刻也變了，回轉來也向他進一步：

「幹嗎直她壞了壞了的？我給你家勸架是爲好呀，向你嘴裏抹蜜倒咬手指頭！若是你老

婆養漢，還是我扯的皮條啦？」

「我也沒說別的！你說，你們說——」

一轉身，他進裏屋又把妻拖拉出來。妻像隻被咬傷的耗子。

「你們說，生髮油，哪裏來的？」

趙三嫂眼珠子一翻就又開了口：

「生髮油，是我的，你狗子喜歡那瓶子，他媽還罵他，我就把油也給了他媽，幹嗎？這就把你老婆勾引壞啦！」

說着，她再進一步，更神氣地，直衝着他的臉。雖然他是個男子漢，在她眼裏却滿沒當回事。

「狗子！狗子！」

他一把又拉出狗子來。比量着拳頭：

「你說，那瓶子是誰送來的？」

五歲的狗子，望望爸爸，真駭怕，從來沒看見爸爸這樣生氣過。他不懂得爸爸打媽媽是爲什麼，也不明白爸爸跟趙三媽吵些什麼，眼睛直瞪瞪地，極力想掙脫被爸爸抓緊的胳膊。

他年小，還不知道說謊：

「那瓶子，是，是德爺爺，財主家那個德爺爺，拿來的，還，還給我兩個大燒餅，還有肉，那末些！三媽也吃，媽也吃——」

王江滿眼是紅光，紅光裏又直爆金星，頭也覺得轉起來，回手拿起一根木棍，沒頭沒臉地又向妻打來。妻一把拉住趙三嫂。趙三嫂向前再遮攔，木棍也打着她了。她咆哮地罵起來，同時腦袋猛力抵住他的胸。索性，木棍也一直打了她的頭背和身腰。他簡直是瘋狂了：

「今天非讓你養漢老婆們一道去，打死你們無非就是償命！」

打！打！打！打！

「好嗎，好嗎，王江，你小子打我？」

趙三嫂一面倒退出屋門，一面大罵，在院中跳起高來：

「你算瞎了眼！要讓你小子活到明天早晨，我不是姓趙的老婆！你這孫腦袋打我？劉王莊這些年也沒人敢生這份心，你嗎？好，你軟蛋皮裏生的！」

院中，這時，人又集來了許多，有的拉這個，有的拉那個。

忘命忘天地怒罵着，暴跳着，王江的心裏再沒有一分驚駭與顧忌了。在好幾個人的挽拉中，還托擰着妻追上去再打趙三嫂。

「我打你臊屁啦，現成打你啦！你就是憑着姓劉的呀，憑着有個老混帳乾漢子呀！趙三是瞪眼王八頭，憑着老婆浪屁使勢力！劉老頭子也就是有點臭錢呀，有錢就欺侮人？就霸別人的老婆？」

許多人聽着他的話，心裏直打鼓，直覺得他真是瘋魔了。有的抱他的腰，有的張着手遮他的嘴，真怕這事情弄大了。這年月，真的，什麼事不許出？可是，他此時已全沒有利害計較，在許多人的挽拉中，仍然像隻難羈的生虎：

「姓劉的老混帳，跟趙三兩口子使的心眼，我早明白！咱村欠下地畝捐的不光我一家，怎末不稟報別人？送我進黑屋子，好霸我的老婆呀！我拚啦！」

趙王嫂強被拉出院門去，也還高聲罵着，語尾提高又拉長：

「你小子甭裝蒜，要叫你活到大天亮，我不是姓趙的老婆——！你小子，非叫你死王八活王八一齊當——！送你進黑屋子，是便宜了你——！王江你是死王八啣——！王江你是活王八啣——！」

人們拉着直拚命掙扎的王江，這個叫江哥，那個叫兄弟，全焦急得什麼似的，簡直就似看見災禍已經到來了。

「別說啦，別說啦，越說越難聽啦！我們全明白！」

「你們明白？怕你們不全明白呀！我種的劉家那八畝地，誰不知道呀，老天爺爺，一年沒下場透雨，籽粒不歸！可是我姓王的沒有跟他說反的，租穀坐了價，給他立了字據，加一利！他還送個大人情，天天藉着這事，往我家來，擠眉弄眼的，我看不出來呀？後來我說個比仿趕了他，他就使陰計，叫團丁抓了我！弟兄們，要是這回黑屋子，我死了，那可趁了他的心！可是，我回來了，你們想，我該怎末樣？拚啦，反正就是這末百十斤！拚啦！」

「少說吧！你簡直傻了吧！不光你，誰不是滿肚子磚頭塊？可是吐了又有什麼用——」

「是呀，好歹忍了吧！」

「忍着？你們知道，我家忠厚老實，不是一輩啦。一向，什麼事我都是嚥下肚子去，我常說，就我自己家嗎？這回，可不行，霸我的老婆！還不就是罵我祖宗！我不拚？我——」

大夥子拚命要拉他走，到別處去消消氣；他總是不肯。並且，索性坐倒地下了。

推推拖拖，狗子媽被幾個娘兒們拉到別家去了。

狗子哭得悲切地，抹着眼淚跟在後面。

大群的娘兒們，孩子們，也有些男人們，都跟了去，懷了些好奇的驚嘆的甚至樂禍的心

情。

陰曆十一月時光的脚步，白天走得特別快。

天陰得更厚了。滿空佈着黑雲，樣子真像是沈重地在向下壓。

黑洞洞的街上，聚集了許多人，攢三聚五地論道着，有的替王江抱憤，有的替他就心，更有有的爲了要看這慘劇的究竟，希望那更慘亂的一幕快些兒拉開。

「哼，真也讓人太喘不出氣了！租穀坐大價，加一利，全不說。最不該藉故送人家進黑屋子，霸人家老婆呀！」

「老傢伙真也可惡，咱村的娘兒們，模樣兒好點的，你算算，他竊過多少了！」

「名叫劉德，實在可沒留下德！」

「哼，人家都說他還扒灰呢！」

「是呀，都這末說！」

「不是跟你嫂子還有那末一回嗎？嘿，嘿，嘿！」

「跟你媽，你在席後聽着啦！」

「操雞巴蛋的，別胡搗啦！說正經的。什麼年月呀，還有這份開心！」

「怎末德爺跟趙三全沒出來，這末鬧？」

「進城辦公去啦，就是爲的保王江。」

「呃，看了嗎，送進人家去，再去保釋！」

「這樣才是露手眼顯威風呀！還想要王江蒙他情啦，其實人家滿明白！」

「還算了什麼手眼，威風？拿着莊鄉的錢，到城裏送送禮，請請客，打八圈，故意送送銅，那就成啦！進城穿上大褂兒，搖呀擺地，見了吃官飯的，就點頭彎腰打招呼；碰見飯館裏跑堂的，店裡小夥計，也點頭招呼他一聲什麼爺，那就忘記自家姓甚名誰了！唉！」

「你說這個管初一十五？管誰家公牛不下牛犢子？斂錢到你家門上，半個小錢也不准少拿！」

「這不全是廢話嗎？放這虛屁管鳥事！——他們進城辦公，反正也快回來啦，他們多會也不走黑道！」

「已經回來啦，我看見呢。可是趙三不一會又騎車走了。」

「又走啦！往南？往北？」

「往北。」

「往北？哼，八成又糟啦！」

「那，那王江可不得了！剛回來！化錢不說，還回再遠走，皮肉總得委屈！」

「王河呢？他二大伯呢？怎的還不快出來託個人情，拾起這一場？」

「全進城啦，爲的遞保狀，畫押；還沒回來呢。」

「那末，今天還怕回不來啦！人出來了，事可完不了。請客，找保，那全不用說。俗

話說：閻王好見，小鬼難纏。沒打過官司的，不知道。各處亂張手，處處都得燒香，大份的小份的，半大份的，那多極啦！這一回，少說也得五百塊！哼！」

「五百塊？我的媽！不是要人命嗎？」

「五百塊够了，也算他便宜！」

「這幾天，王河沒黑沒白地跑，才這親家那親家湊足了二百塊。」

「按說，王家老實忠厚不只這一輩了，跟誰共事也沒有過差錯，我們跟王江王河，全不錯，理應這時幫幫忙；可是說了半天天黑啦，誰家還有存錢？都是拆了東牆補西牆，也就無法顧交情了！」

「是呀，是呀！比如今晚上，按說，我們該去圓圓這一場，讓兩家都消消氣。可是，你

敢？我敢？這年月，也不能管近鄰厚交，看見人家有事快快躲，粘上就脫你一層皮，誰受得了？有了事，別的不必說，當頭先得墊錢擔債，起碼就得幾百！這年月！」

「哎喲！王河在城裏，那一節還沒了，若是趙三再去報了告，再逮回王江去，那，那怎麼辦？天爺爺！老天爺爺！」

「天奶奶也不會管這些，這是劫數！」

「可是，這幾天，德爺跟狗子媽，真那個了嗎？」

「那，那還有錯？土地爺爺不知道呀，你真——」

忽然，手電筒的亮光，十幾輛自行車飛似地從北面奔來了。

立時，他們話的下半句，嚥了下去。沿着牆根，像鼠子見了貓，貓見了狗，快步加跑步地各自回家去。

劉玉莊各處響起門門聲。

王江一直坐在門限上暴烈地喘粗氣。生髮油的味，強烈地討厭地刺着鼻子。胸中直似吃了炸藥或毒藥，倒覺得假如不爆炸一下或瘋鬧一陣，那也必然會中毒的。握緊了手中的削穀刀，像把住了最真實的真理。他覺得再沒有別的作法比這更痛快更可靠，簡直是在特意等

候慘劇的上演。

當一個個團丁臨敵似地端了槍進院來，手電筒照上他的眼的時候，他沒有像上次似地那樣駭怕。身子如同裝了硬彈簧，一挺腰站了起來。

「好小子，在家等着啦？」

「不在家哪裏去？」

「好，你他媽的氣好足呀，繩起他來！」

一個團丁進前來。

「反正我也沒害人放火，沒犯什麼案！」

手電筒一晃，王江手中的削穀刀閃一閃亮。一個團丁尖聲叫起來：

「好小子，手裏還有刀子啦！」

「我說是吧，弟兄們，這小子分明要行兇！」

王江聽得明白，這是趙三說話。「日你奶奶！」咆哮一聲，他衝過去，舉起刀子，狠狠地刺下去。

而這時，一個最末進門的團丁，剛剛趕到，正忙着向前遮攔，趙三一轉身，刀子正刺在

那團丁的左臂上。團丁高喊一聲：

「姐夫，你怎末啦？」

王江手中的刀鬆開了，也像從夢中驚醒了。

但，這時王江已被其他的團丁開始縛繩了。

「姐夫，你怎末啦？」

等那團丁再呼時，王江哇的一聲，鮮血噴到縛他的一個團丁的身上，定了定神，好一會才說出了話：

「東山兄弟，東山兄弟！」

那團丁是狗子的舅舅，一向是跟王江很要好的。在劉德爺家裡作長工四五年了。就因為地裏沒收成，兩月前，被劉家辭去了。一月前，村鄉裏雇他作了團丁。原來他在城北駐防，今天下午剛調回城裏來。他被派來劉王莊，進村時他還以為是什麼匪案。在村頭放哨，問夥伴，才知道是姐夫家出了事。忙忙跑着，進門來，正遇上這危急的場面，不過，臂上的刀傷，他一點兒不覺疼，雖然血已經瀉透了棉花。一面攔住向姐夫踢打的同夥，一面忙忙追問

「姐夫，姐夫，怎末回事？怎末回事？」

「東山兄弟，不用說啦！」

王河躊躇一刻，才又說出來：

「你姐姐跟劉老混帳——唉！趙三倆口子勾引——這，這回，分明要謀害我——」

趙三拉那班長一把，在耳上咕嚕幾句什麼。

待那叫東山的團丁，恨怒地，右食指扳緊了手槍的機鈕，急回身找趙三時，他已經跑得無影無踪了。

「繩緊了他，帶着走！」

班長高聲命令。團丁們稍稍遲疑了一刻，像等東山說什麼，班長氣怒了：

「他媽的，快走，快走！你這份孫腦袋，還行兇？」

「他是我姐夫，他老實，他刺了我——」

不等東山說完，班長又叫起來：

「他是誰也不成！這是公事！別看刺了你，你可作不得主！公事公辦！快走！快走！」

班長手中的鞭子，狠狠地打着王江，也輕輕地打着團丁們，催他們快走。

王江一肚子話，到舌尖，又全嚥下去了。這時，他的心像被注了麻醉劑，任何威嚇對他

已全失了效用，就算是死。心疼的，只是東山的刀傷。

到門口，狗子媽正匆匆忙忙從別家跑來了，高喊着：

「別帶狗子爸走哇！別帶狗子爸走哇！我們是讓人家欺侮了！欺侮——」

「好，姐姐！你不要臉的！」

「呸！呸！」

東山叫着，同時，右食指動了兩動，姐姐倒下了。他左臂的刀傷立刻一陣劇疼，猛地也倒了下去。

王江掙扎着要趨前拉他，可是被班長的皮鞭打退了。

很快地，找來劉德爺跟趙三。他們跟班長又唧唧咕咕說了好些話，還彼此作出兩聲滿意地笑來。

「劉德，趙三，我死了變鬼也要——」

皮鞭加上槍托，又把王江的話聲截斷了。

東山被兩個人用一扇門抬着，一同匆匆出村去。

這時，連一聲狗叫也沒有。

劉王莊陷進死的寂靜。

天陰得更厚了，滿空黑雲，更沈重地向下壓。

好久之後，才響起狗子的哭聲。像悽冷的荒野裏，豺狼嘴裏小獸的慘叫。

(三十年十一月)